

# 太空堡垒·哨兵

ROBOTECH THE SENTINELS

卷二 暗潮汹涌

[美] 杰克·麦金尼 著  
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译

摄政王和因维军团已经踏上了这条路——

这场战争，只能有一方才能生存下来……

# ROBOTECH

危急联盟！

太空堡垒远征军在银河系遥远的彼端搁浅，太空堡垒在与因维军团的战斗里伤痕累累。他们生存的机会变得非常渺茫。

忽然，一艘前所未见的星船出现了。一群形形色色的生物将它驶来，是为了挑战因维摄政王的霸权！

远征军的志愿者登上星船，他们的战斗机甲紧随其后。他们加入了这场战争，结果或是这些自由战士全部毁灭，或是他们解放这些世界，这些属于……

哨兵的家园！



太空堡垒·哨兵·卷二

# 暗潮汹涌

作者：[美] 杰克·麦金尼

翻译：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2010年1月 [WWW.RTUCN.NET](http://WWW.RTUCN.NET)

# FULL-TIME ROBOT



ROBOTECH UNION © CHINA

致“Big E”——企业号航空母舰——  
上的人们，感谢他们的鼓励。

## 太空堡垒年表

- 1999 史称SDF-1<sup>①</sup>的外星飞船穿越了超太空坠毁在地球上，有效地终止了持续近十年的全球内战。而银河系的另一边，在一次生命之花的播种尝试中，佐尔遇害。
- 2002 火星萨拉基地被毁。
- 2009 SDF-1首航之日，天顶星人（经过对太空堡垒的十年搜寻后）出现并毁灭了麦克罗斯岛。SDF-1意外跳跃至冥王星附近。
- 2009-11 SDF-1历尽艰辛返航地球。
- 2011-12 在地球上停泊近半年后，SDF-1被迫离开地球。多扎的舰队几乎摧毁了整个地表，但最终被SDF-1击败。
- 2012-14 长达两年的地球重建期开始。
- 2012 机器人统治者失去了对其巨人勇士夺回SDF-1的信心，开始大规模远航，穿越广漠星空，前往地球。
- 2013 戴纳·斯特林出生。
- 2014 SDF-1、SDF-2以及凯龙的战舰均毁于激战中。
- 2014-20 SDF-3建成并启航。2020，瑞克·卡特时年29岁，戴纳7岁。

后续事件，包括泰雷西亚战役，在哨兵系列中将有叙述。完整的太空堡垒年表将会出现在卷五也就是最后一卷。

---

① 即太空堡垒1号，SDF为太空堡垒首字母缩写，下同。

已知的史前文化塑造力说明，它不是随意地发生作用，而是存在着一个宏大的构思。我感到，是某种充分的理由带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留下。

然而，SDF-3在泰洛星可能滞留五年之久，其意图如何？这段时间里，机器人统治者会不会不断搜索地球的踪影？

人心易变，即使没有塑造力的作用也是如此。直面那些思乡心切、害怕而失落的远征军战士时，我担心自己有点儿太老了。

——埃米尔·朗博士，《SDF-3任务的私人笔记》

激烈的战斗之后，由人类和天顶星盟友组成的太空堡垒远征军在战利品泰洛星上恢复了元气。时光恰好走到了新年前夜，远征军决定趁此机会欢庆胜利。

但远在泰洛星系的边缘处，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艘庞大的战舰正穿越太空，逼近这颗饱经战火、大如行星的神秘卫星。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庆功会，初出茅庐的苏珊·格雷姆喜形于色。多美妙的宴会！她还不满十六，这就是她眼中人类历史上最浪漫的夜晚。

她一边费力地把一大盒卡带装进摄像机，一边向四周轻快地移动着脚步，寻找拍摄瑞克·卡特将军和丽莎·海斯·卡特将军的最佳视角。他俩刚刚站了起来，身穿军礼服，戴着白手套的双手互握，准备跳舞。传言这两位太空堡垒远征军高官婚姻不稳定，但此时此刻他们真是爱意融融。

苏珊异想天开地轻叹一声，她很羡慕丽莎·卡特。就在这时，磁带卡住了，她用手掌根不停地敲着。身为下级军训生，她只能将就着用从G-5<sup>①</sup>的公众信息部、心理战部、士气部这些地方搞到的器材。

磁带终于复位，她走向追踪目标。

在被破坏殆尽的泰洛首都泰雷西亚，皇家大礼堂里依然灯火辉煌。临时布置的照明设备和装饰物品再次突出了这里的巨大空间感，几乎一眼看不到边。

凯伦·潘寻思：美妙的舞会音乐仍然是慢板，一曲斯特劳斯<sup>②</sup>的作品；连杰克·贝克也能应对。如她所愿，杰克邀请她再跳一段华尔兹。

他跳的不坏。舞步轻捷挺像回事，看得出是位优秀变形机飞行员——她想，几乎要赶上我了。但她仍然态度倨傲，用无懈可击的舞步衬出了他的笨拙；如果不压压他，杰克随时会暴露他那疯里疯气的自大无礼。

他俩一般高，约莫五英尺十英寸。他发色火红、面带雀

---

① 即后文提到的社区事务署，SDF-3上的单位。

② 奥地利音乐家族，以圆舞曲著称。

斑、性情急躁，她发色蜜金、肤色细腻、有模特般的傲人身材——而且早已习惯了心急火燎的男子的注视。杰克两个月前刚满十八岁；凯伦则将在三周后庆祝她的成人礼。

这对冤家以前总是水火不容，从相识起就一个不为所动，另一个激情难抑。但他们也变成了战斗伙伴，现在两人正随音乐翩翩起舞，至少此刻已把友善的敌意抛在了脑后。

太空无畏舰<sup>①</sup>的外表使人迷惑不解，各个舱体中全是草率组合起来的部件：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设计原理、甚至科学意识的不同阶段对比鲜明。由此判断，船上有数十件风格完全不同的武器和各种传感探针。

这艘杂色战舰朝泰洛驶来，进入了战斗警戒状态。

在远离舞会大厅中心的边缘地带，爱德华兹将军幽灵中队和沃尔夫上校沃尔夫战队的队员们像乌眼鸡一样互相瞪着，但没有公开冲突。丽莎·卡特将军的警告和惩罚条例，就是为了管住他们。

傲慢而战功显赫的爱德华兹也在那里，他的右半边脸被面罩遮住了，否则可真算得上是个面带讥讽之色的美男子。

按丽莎的秘密指示，文斯·格兰特和他的陆基机动部队<sup>②</sup>负责照看双方，驱散可能发生的混战。到现在为止，除了个别吹胡子瞪眼的，一切都还算平静。

---

① 二十世纪初期一类战列舰的统称。这里指SDF-3发现的不明星船。

② 即GMU部队。

太空堡垒三号悬停在泰洛星战争废墟上空的轨道中，发现了迅速靠近的不明战舰。

SDF-3探测不明来访者时行动迟钝；地球战舰的系统在先前激烈的战斗中损坏严重，空间折叠系统全部报废，而其他一些系统的功能也远远不能达到峰值水平。

但它已经发现了这个潜在的敌人。按照程序，SDF-3进入了战斗状态，通讯人员立即使用下行通讯联络泰洛星地面分遣队。

晚会上最奇特的一对也许是贾妮斯·安慕和雷，她是可爱而高深莫测的歌星，他是泰雷西亚科学家卡贝尔的助手。

贾妮斯是朗博士的作品，一个机器人，一个人造人，尽管她自己不知道这些。

朗摇了摇头，提醒自己不要藐视史前文化塑造力的作用。两人形影不离，这让他非常开心。

他转身向唯一一名幸存的泰洛科学家卡贝尔走去。

华丽的泰雷西亚城市风景和宏伟的皇家大礼堂外围花园，如今只剩下瓦砾废墟。

天空中挂着一轮翠玉般的新月，那是泰洛环绕的巨大行星凡托玛。明美知道在中央恒星瓦利瓦的阳光下这里一片丑恶，但现在它们被这种异样的美掩藏了。绿色的凡托玛星光一定用全部的魔力施展了法术，否则这充满着死亡和痛苦的景象，怎么会如此难言地美丽？

乔纳森·沃尔夫上校顺势揽过她，她有点发抖。明美感到他靠得更近了，想要吻她；她不知该怎么回应。

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一出戏。温文尔雅、勇猛如虎、英俊的沃尔夫战队头号人物沃尔夫，还救过她的命。但恋爱仍然是危险的，她不止一次领教过。

沃尔夫能看出明美在想什么。他满足地欣赏着她，渴望得到她。他可不喜欢大恶狼<sup>①</sup>这个雅号。

可这次，大恶狼着了魔，手足无措。她是个蓝色眼睛，黑色头发的淘气女孩，她的歌声和天真魅力是第一次宇宙大战中引领人类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个小女人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挥之不去的白日梦，和夜晚情欲燥热的梦境中。

她没有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她只是看着他，睁大眼睛，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沃尔夫俯身靠近她，张开双唇。

我多么爱她，瑞克想，和丽莎一起步入舞池。白手套下她的腰柔韧敏捷；她的眼波中爱意流转。他的笑容中有一些倦怠，而她却那么愉快对他笑着。

没有她我活不下去，瑞克深知这一点。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一定会找到解决方案。不然，生活就失去了价值。

音乐刚开始不久，又一次生硬地中断了，朗博士站在麦克风前示意人们安静。舰队的管弦乐团指挥站在一边，面带愠色但很知趣。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战争。他们多少预料到了朗要说的话：“不明飞船……正驶向泰洛……骷髅中队、幽灵中队……海斯将军和卡特将军……”

战争又来到我们身边了。

瑞克冲了出去，但跑了三步又停下来，发觉妻子不在自己身边。幸运的是，混乱中只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幕。

① 沃尔夫和狼的英文词同音。

他转身看见丽莎正翘首望着他，期待着什么。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就像战斗机飞行员，鲁莽地冲向战机，准备紧急起飞。

这就是他们最近几天、几周来一直争论的问题。白天，争论快速、直接、明了；晚上，争论令人厌倦、磨完了他们对彼此的耐心。瑞克以前是名飞行员，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别的角色。丽莎坚持认为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管机群的军事行动。他必须做这份选中了他的工作，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做到。

瑞克看到妻子眼里满是信心，她高昂着头，骄傲地站在那里。

苏·格雷姆用录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那些关于礼仪、信任——爱的瞬间稍纵即逝。她把磁带倒回一点，抹掉瑞克·卡特从妻子身边冲出去的片断，继续录像。

人们扭头看着两位卡特将军时，瑞克已经走到丽莎身旁了。没有人说话或发出声音，见证过无尽岁月和丰功伟绩的皇家大礼堂似乎也在默默地倾听思索。瑞克的高筒靴踏在光亮如镜的黑色地板上，发出锐利的声音。

瑞克朝她伸出一支手臂，动作规范，细节准确，他低头问道：“长官？”

她穿着礼服套裙一欠身，行了个轻浅的屈膝军礼，把手搭在他的前臂上。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注视、倾听着。瑞克和丽莎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远征军是什么，和它背负的期望。

“将军，请下命令！”第二号指挥官瑞克响亮地问他的妻子。他用这句话正式宣布舞会结束，提醒所有人该上岗了。

丽莎凝望着大家，坚如磐石。她没有抬高嗓音，人们就能听清她的话。“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即将进入红色警戒状态。SDF-3做好战斗准备，GMU部队和其

他地面部队向作战驻地报道；所有受命人员返回太空堡垒。”

人们行动起来，迈开大步、快速走向战斗岗位。但是没有人奔跑，丽莎是他们的主心骨。

“火力控制指挥官和执行作战指挥官，要确保不出现挑衅或敌意行动。”她严厉地说，“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仍在执行一次外交任务。”

“继续执行！”

男男女女分头行动，大厅里的人很快就撤空了。丽莎对一名通讯副官说：“向全权大使委员会致意，可否烦请他们做好准备，在我返回堡垒后立刻召开会议，非常感谢。”

副官离开了。丽莎对瑞克说：“您请。”

瑞克挽着他的妻子走向穿梭机停机坪。远征军人员为他们让出一条路，瑞克和丽莎步调一致：稳健，毫不慌乱。

穿梭机穿过泰洛大气层与SDF-3汇合时，俩人在研究刚送过来的初步报告，同时工作人员也正在分析数据，更多信息不断涌来。看着他的妻子筹划应对最新战况，瑞克不由打了个岔。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紧握住。“丽莎，我们都欠对方一个华尔兹。”

她报以一个活泼、充满爱意的笑容，捏了捏他的手。然后继续向下属发布命令。

雷一开始就不太理解人类和他们的远征军任务，现在更迷惑了。

不明飞船的消息传来，他和卡贝尔——那个就像是父亲，又比父亲做了更多的人——急忙赶到穿梭机停机坪，等待着飞往SDF-3的班次。没人询问他们此行的意图；他们至关重要，也许能提供起决定作用的军事情报，但此刻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疑

惑。

周围的只言片语和零星事件把他们的脑袋搅成了一锅粥，雷带着卡贝尔向穿梭机走去。

有两个年轻的士官生，叫凯伦·潘和杰克·贝克。他们的职责是管制人群，加速撤离。杰克总想引起凯伦的注意，讲几个笑话；而她只偶尔干巴巴地瞧他两眼，继续工作。

雷不能责备她。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笑的呢？难道杰克有心智障碍？

还有那个歌星明美，贾妮斯·安慕的搭档，她声音动听，超凡脱俗，容貌让人念念不忘。一个叫沃尔夫上校的人老是跟着她，想独吞她，但明美好像没有那个意思。其实她差点就哭了，人类的生理异常现象真是令人惊讶、动容。

虽然雷才领教过殴斗的氛围，但这会儿幽灵中队、骷髅中队和GMU部队却配合得天衣无缝，像头脑相连的三位一体一样。

还有贾妮斯·安慕，明美的搭档、和声，多少也有明美的影子。他四下环顾，但找不到她。刚才她还跟朗在一起，现在朗也不见了。朗和贾妮斯之间有很多流言蜚语，雷只好不去想这些恼人的事。朗应该是她的舅舅，不过有些人认为“关系更复杂”。

那又如何？雷根本没有“舅舅”的概念，也不明白“关系更复杂”指什么。他越发面色发红，憋着一股无名火，想到贾和朗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个老迈的人类科学家对她的重要性要胜过……

突然，雷和卡贝尔随人群一起拥进了穿梭机，迅速滑落的舱门隔开了夜幕里鬼气森森的泰雷西亚废墟。

对卡特将军夫妇的细节报导，从不会让我厌烦。他们是我眼中完美的结合，是地球方面选派的最佳人物。

但换个角度看，敌人也已经派出了最致命的对手。

——苏·格雷姆，纪录片《史前文化的私掠舰队：SDF-3、法拉戈号、哨兵同盟与远征军》的旁白

丽莎·海斯正在太空堡垒三号的舰桥上检查各项战斗准备工作。远征军的外交任务或许注定要落空，向战争阴影走去，她只得听其摆布。

大约二十分钟前发现了那艘身份不明的无畏舰。它非常接近堡垒，然而至今没有应答任何指示信号或电磁信号。和平至关重要，但她也不能拿船员生命和指挥系统来冒险。她坐立不安，像个刚入伍的机枪兵，却没有那种期盼先发制人的快感。

此外SDF-3战斗能力不足，和敌人近距离接触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但必须考虑到远征军任务的意义：为战而战，属不义之战。

丽莎仔细检查了每个细节，确保没有疏漏。她环视舰桥：小型瞭望组的人员配备与导师格罗佛舰长时代如出一辙，只不过三名新技术士官都是男性，其中福尔塞提指挥官是值更官兼丽莎的副长。

内部空间有如巨大洞穴的战术情报中心是堡垒的指挥、通讯、控制场所，瑞克和其他军官正在那里追踪着源源而来的情报，但没有一条能派上用场。总管太空堡垒远征军的平民政体全权大使委员召开了紧急会议，授权丽莎掌控全局。他们看中了她不好战的特点，而丽莎也非常了解目前左右为难的战术困境。

为阻止来船继续移动，变形战机已集结出发，必要时将拦截交火。阿尔法机、贝塔机、摇石机也调动到了指定位置。丽莎凝视着战术显示屏上骷髅中队的标识，如同看到在密密麻麻的控制器、技术官座席、监视器和仪表盘之间，瑞克正难于脱身。他现在想的一定是穿上心爱的飞行服出战。

丽莎知道，瑞克的心已经和飞行员们在一起了，而她被忘到了脑后。但只要他能担起眼前的重任，她就没什么想不通的。

变形战机已经进入了不明无畏舰的射程范围，她立即把这些念头抛在一边。尽管这艘船堪比地球上最大的战列巡洋舰，但和SDF-3这艘庞然巨舰相比还是小得多。令人焦虑的信号静默仍然没有打破。

根据惯例，下一步应当让变形机近距离飞越，即向闯入者发出警告。如果还是没有应答，便要向战舰的船首上方开火。

她本打算避开骷髅中队，抽调幽灵中队执行飞越，但又改变了主意。虽然战事频繁时瑞克总是念念不忘旧飞行服，但他毕竟能恪尽职守。爱德华兹太过轻率，说不定还会挑衅来船，引发交火。骷髅中队队长麦克斯·斯特林更可靠，而且他也是

远征军的头号飞行员。

她刚要向骷髅中队发令，一名舰桥技术士官报告：“船长，前进中的来船正在减速。他们正在改变航向，可能插入泰洛轨道。他们也在关闭武器系统。”

技术士官转播情报同时，又传来了战术情报中心的一个女声。原来，中心的通讯仪器截获了来客的无线电波。

信号传到了舰桥，丽莎听见一种经过处理、不同寻常的语调。但她渐渐听出了音节。

“天顶星语。”丽莎的舰桥指挥布雷克低声说，而丽莎转身接通了朗博士的科研部。

“请回答，”无线电通信传来一串可能是电脑合成的语音，依然是那种古怪声调。“外星人的船，请回答。”

外星人？丽莎还在思考，朗博士便已出现在屏幕上了，他两侧站着布里泰和爱克西多。他们曾是人类最强大的敌人，如今是最坚定的盟友。

“博士，你能推测出这话的意思吗？”丽莎问道。“布里泰司令，爱克西多勋爵，你们有什么看法？”

爱克西多开口了。虽然他微缩后的身材和人类相仿，但是语调中仍带着一些天顶星语的怪异颤音。

他是这一族中最伟大的智者，通晓天顶星人积累传承下来的各种学识和历史，尽管其中有一些是刻意编造的内容。“是泰雷西亚语，”爱克西多证实了大家的猜测，“外来词出自我们的战斗密语，和机器人统治者的某些语素。但是说话的既不是天顶星人，也不是泰洛人。”

“虽然这艘船的某些部位与多种星际文化中的船体特征类同，但我的资料库里查找不到它的身份信息。”

“但它不是天顶星人的船，”布里泰大声说道。“这我可以肯定。我们一族征服了数以千计的星际世界，接触过上万个

种族。泰洛语成为星系中这一片区域的通用语。这艘战舰可能来自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甚至更远。”

这时，所有人都听到了那艘战舰传来的下一条信息。“我们为和平而来，”那怪诞的声音说，“我们为友谊而来，请不要开火！我们急切需要你们的帮助！”

“请表明身份，”一名女通信官嗓音清晰地问道。“来船，你是谁？”

“我们是哨兵同盟，”可怖的声音答道：“我们是哨兵同盟。”

舰桥下面的战术情报中心里，瑞克·卡特眼前突然浮现出黑石方碑，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奏响时的可怕景象<sup>①</sup>。

丽莎注视着舰桥的主屏幕。

突然，爱德华兹的脸出现在屏幕一角。“这是个诡计！将军，你不能让他们——”

“将军，够——了——！”丽莎怒喝一声，关闭了他的通信屏幕。片刻之后，她和全权大使委员会展开了讨论。

“女士们先生们，我建议允许，嗯，外星人的飞船在我方变形战机近距离护航、关闭武器系统的情况下着陆泰洛。我们可以让SDF-3的主炮一直对准它，一旦着陆之后，GMU的火力也能覆盖它。如果他们想打，那就任由他们在战术劣势下作战吧。”

这一提议引起了委员会内部激烈尖锐的争论。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和爱德华兹立场相同，毕竟，SDF-3到达泰洛时因维人确实怀着毫无理智的仇恨。

但朗简单从容的发言打消了大家的怨气。朗很久以前接受

---

① 指美国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画面，代表人类的进化与智慧的获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取材自哲学家尼采的交响诗，是该电影的主题音乐。

了史前文化大提升<sup>①</sup>，这是他在那之后说过的最善解人意的话。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穿越大半个银河系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明确的愿望：聆听‘友谊’的声音；而他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词。”

着陆批准令全体一致通过。

爱克西多再也不是鼓着青蛙眼，身材畸形的侏儒了，人类的生物材料外科手术和美容手段让他变了样子。和他相处时人们不再会过分紧张，除此之外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把又多又不听话的棕红色头发梳到脑后，斜睨着屏幕上的输出数据。他的资料库已经和SDF-3的数据平台接驳，数据来自追踪这艘战列舰降落情况的探测器。和以往一样，大布里泰也在近旁默默关注着事态。

爱克西多、布里泰，和远征军中的诸多著名人物都聚集在战术情报中心。这个指挥舱边长二百英尺，高度差不多是边长的一半，其中密布着显示屏和仪表仪器。室内最显眼的是一个五十英尺见方的主显示屏。技术兵、情报员和操作员们在舱内快步穿行。

爱克西多正在分析来船外壳不同部分的特征，将之与天顶星资料库中的纪录比照。“看到没有？朝向船尾的部分，右舷是普拉西斯的！还——还有那里，船体中部右舷前方：侧影很像佩里顿的风格，不是吗？”

没有人反驳他的看法，不过也没有人看出这样做目的何在，其实爱克西多也不明白。“看起来哨兵们七拼八凑，把几种星船由一个中枢结构组合起来——你们瞧——形成，噢，我不知怎么说才好，一种聚合体。当然，这种设计并不适合大气进入。”

爱克西多言之有理。这艘组装船不对称，在重力场和大气

<sup>①</sup> 指朗博士首次接触史前文化时获得的脑力提升，参看《哨兵》卷一。

层中容易失去平衡。它艰难地向泰洛星表面降落，摇摇欲坠。

但不可思议的是，这艘破船还没散架。瑞克·卡特发虽不知道这些哨兵们的来历，却也在为他们打气鼓劲。他感到了埋藏多年的兴奋和得意之情，好像又回到了在父亲的特技飞行团里表演的日子。

“针对他们能源系统的分析没有合理的结果，”一个女技术官向舰桥报告，“部分读数和史前文化能量一致，但其它读数完全不相容。舰长，我们还捕捉到一些系统信号，看来这些设备，嗯，像是蒸汽时代的产物。”

“谢谢，上校。”丽莎答道，女军官的身影从舰桥主屏幕上消失了。

丽莎切进爱克西多和布里泰的频道：“先生们，朋友们，能说说我们遭遇的对手是谁吗？”

布里泰深吸一口气，魁梧的胸膛显得更厚实了。他的两支猿臂交抱在胸前：“丽莎，迟迟不提这件事，我们也很难堪。可是天顶星人的很多记忆是机器人统治者伪造、移植的，当他们——”

布里泰那公牛般不可征服的硕大头颅沮丧地低垂着，她从未见过这种情形。丽莎能体会到他深深的悲伤和失落。“他们欺骗了我们；我们的忠诚、英勇、牺牲，都成了笑柄……”

爱克西多赶紧插进了这个沉默的间隙。“和那些更遥远的星团相比，我们对本星系团了解更少，天顶星人被派去拓展统治者帝国的外围疆域，那些征战如同古罗马的往事。但你得明白，卡特夫人，呃，舰长！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能信任自己的记忆。”

布里泰昂起头。“但我们还是会尽量把情况都告诉你。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技术来自普拉西斯、佩里顿、卡巴拉，和其他一些行星，它们都是统治者帝国的重要部分。由于都是本星

系团的星球，而且方便到达，所以只要臣服于机器人统治者的野心，它们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暴风中心活了下来。”

“这么说，它们是因维大军脚下最后陷落的世界。”丽莎缓缓地说。

爱克西多点头应道：“如果不算上泰洛，那就是最后一批星球了。双方的战斗人员消耗都很大，因维女王和摄政王便想在它们身上发泄怒火，尽可能出口恶气。”

因维人在和统治者的漫长战争中确实获得了胜利，但它们占领的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行星凋零败落，连恒星也消逝了。星系中的这一片区域已经失去了争夺价值。

瑞克的脸出现在主显示屏上。“舰长，着陆特遣队待命出发。”说完，他给妻子敬了个礼。整个SDF-3都在注视着他的举止和措辞，他表现得完美无缺、无比精准。瑞克身后的两艘重火力登陆艇将和远征军特使一起降落地表，迎接哨兵同盟。麦克斯的骷髅中队负责编队，护航。GMU部队已经就位，基地的巨炮瞄准着这艘着陆的太空战舰。

丽莎回礼。他们的手从眉际潇洒地掠过，动作极尽完美。她想，瑞克又能去冒险了，这些观礼的人中有谁能看出他的喜悦？她更想知道，他自己是否也清楚这一点呢？

哨兵之船选了一片凸起的平地作为降落台。变形机和陆基部队到达指定点，进行火力覆盖；外观骇人的装甲车队一路驶来，履带隆隆作响。登陆艇在下降时扬起一片沙尘，不过很快便平息下来。

在外交礼节的问题上稍稍起了点纷争，委员会里没人愿意前去叩响哨兵的大门。最后决定由布里泰、爱克西多、朗博士

在两侧护送丽莎和瑞克，不带武器接近那艘船。在凡托玛星的光辉和一百个泰洛巡行者双足机器人的聚光灯下，这一队人向哨兵之船的主舱门走去。

那艘船的主舱门卷动着打开了，丽莎下意识地做好了对付危险的准备，可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就好像哨兵之船的侧面冒失地吐出了舌头，一段斜坡道延伸出来，坡道顶端站着一个人身穿长袍的身影。

那个身影居然漂在空中，长袍下摆在坡道上方一两英寸处随风舞动。

朗是推选出来的远征军谈判代表。他一只脚从沙地踏上了坡道，在扬起的尘土中有点费力地说：“如果你们为友谊而来，那我伸出的手就代表我们所有人，我们也为友谊而来。”

那个生物脸部光洁无毛，就像一个没有表情面具，它俯视着朗。“我不能伸手，”它的声音和通讯器传过来的声音一模一样。

在它背后，有几个更高大的身影若隐若现。近旁还有其它矮小、鬼鬼祟祟的影子。哨兵之船排放的气体在泰洛大气中催生了一团突然吹来的迷雾，眼前的景象更加模糊了。

丽莎尖叫起来，瑞克大喊着她的名字，立刻和那个恶魔扭作一团。

我认为，人们不必惊讶。宇宙大战时期我们就已经发现，无论何处，只要组成生命的基本化学物质共存，它们就会优先组合成同样的亚单位，这些亚单位又决定了地球上生物的基本结构。换句话说，DNA的有序编码不是大自然的随性之作。

氨基酸和核苷的形成与组合几乎不可避免。信使RNA上密码子与反密码子的结合似乎是一种分子自身内在的译码运作。如人们所知，宇宙中的生命极为相似，而且可能被某种力量驱使。

但即便知道了这些，哨兵的出现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丽莎·海斯，《丽莎·海斯的回忆录》

挡住瑞克的那个可怕的家伙，不像是《旧约》恐怖故事中的恶魔。他好像没有火与硫磺的神力，不能把瑞克打入地底深渊受苦<sup>①</sup>，他只是在用带口音的泰洛语对瑞克说话。

<sup>①</sup> 火与硫磺、地底深渊均为基督教用语。火与硫磺指地狱中有罪者接受火与硫磺的惩罚。地底深渊原文为地狱底层，罪人所在的层数越低，则罪越深，指罪人在地狱中接受的永刑的折磨。

“放开我！把手拿开！”

瑞克看到一张长着犄角、恶魔般的脸，正对他狞笑。瑞克被人用力拉开，他想，只有高大的文斯或者布里泰才有这么大的力气。

瑞克很惊讶，拉他的人是朗。朗小心谨慎，但有效地阻止了一次外交危机。

是史前文化赋予了他力量吗？年轻的将军心生疑惑。

混乱局面避免了，空气里的烟尘也正在散去。看到哨兵们时，人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我是海顿四号星的维特，”他身披长袍，没有握丽莎伸过来的手。“我刚才只是想告诉你：我没法和你握手。按你们的概念来理解，我没有手，也没有手臂。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你们的友谊誓约，也申明我方的誓约。”维特从斜道飘然而下，庄重地朝他们低头行礼。

丽莎一时无语，便回礼致敬。

泰雷西亚的无尽黑夜中，月牙状的凡托玛星射出绿色光芒。委员会决定露天放置一张圆形大桌子，将哨兵特使和远征军使节的会议转移到此进行。一条条照明栅格和造型古怪的泰雷西亚双足式探照灯照亮了这块空地。

人类服务生用托盘端来了食物和饮料。有的哨兵满意地享用着自助餐，但其它哨兵没有动手，因为他们的营养需求不同。

大布里泰坐在吱吱作响的大号座椅上，看到那艘杂牌战舰的观景窗边和瞭望穹顶下都挤满了人。在他的提议下，各式各样的储备放进了气密舱；哨兵特使们非常感激，又装作不经心地提到：他们的食品配给差不多耗尽了。

那些走来走去的卡巴拉人很像公熊和母熊，足部粗壮得和象腿一样，铠甲上有子弹筒、弹药匣和类似手持武器的东西。

得知维特和他的伴侣莎娜来自海顿四号，卡贝尔和雷意味深长地交换着眼色，朗和其他人却没时间追问其中原由。而置身局外的杰克·贝克猛然体味出，天顶星人才更像人类的近亲。

有一对水晶生命体来自史菲利思星。另外两个骄傲、体格健壮的女子是普拉西斯星人妮雅和贝拉，身着粗野的格斗士服。

凯伦·潘正坐在通讯车顶的有利位置上，目不转睛地观察一对嘎鲁达人，他们长相酷似狐狸。嘎鲁达人的脚板分成三瓣，让人联想到衣帽架的底座，口鼻则被复杂的呼吸器官遮住了。嘎鲁达人喜欢边走边摇又长又肥的尾巴，因此他们的座椅也当场进行了调整。

在卡贝尔和爱克西多的帮助下，朗和从G-2情报署、G-5社区事务署临时抽调的任务小组准备好了计算机译员的翻译程序。不过，特使们都会说不太流利的泰雷西亚语，而大部分堡垒远征军说的是经天顶星人改良的泰雷西亚语。正如布里泰说的，这是通用语言，SDF-3上几乎每个人都多少懂一点。

会议首先澄清的一点是：哨兵同盟不是军队，也不是政府组织——而是逃亡者。

“因维暴政下的逃亡者，”维特声音很轻，显然经过特殊发声处理。丽莎没发现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虽然维特和莎娜没有嘴巴，但人们能听到他们的话，记录也正在进行。

“海顿四号星、卡巴拉星、佩里顿星、嘎鲁达星，普拉西斯星和史菲利思星——我们的家园被因维人一一践踏。我们乘坐的这艘船就是关押我们的监牢，一个——动物园？不，换个词该怎么说？——战利品橱窗！对，船上数以百计的生命就是

展品，是用来取悦瑞金特的玩物。

“后来发生了什么？”贾丝廷·赫胥黎问，她以前是地球联合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说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你们的处境是怎样改变的？”

佩里顿星的伯拉克引起了朗的注意，他长着魔鬼般的犄角，是哨兵中唯一一个没有配偶或同伴的人。从见面会开始到现在，伯拉克一直烦躁不安。他手上有两个拇指，第二拇指相当于长在人类的对侧掌边。这位六指伯拉克猛捶着桌子，狂怒地高声喊叫起来。

“故事的细节并不重要！我们打败了抓住我们的人，夺取了这艘船！我们在这里每拖延一分钟，每等待一分钟，都会有活生生的人在瑞金特的暴政下受苦死去！我们用船上的设备观看了你们的战斗，你们应该明白瑞金特不会带来和平，休战更是绝无可能！”

“你们缩在那艘伤残的太空堡垒里，不敢和瑞金特较量，你们能否认吗？好！那就帮助我们向他开战！加入我们，是为了我们还有你们的生存！”

伯拉克痛苦得连犄角尖也颤抖起来了。粗壮的眉骨下，没有瞳孔和虹膜的眼睛正怒视着他们。“为了那些饱受奴役和折磨，生命垂危的人，请帮助我们吧！”

有什么正在撕扯着伯拉克的内心，瑞克担心这个佩里顿人会隔着桌子向谁扑过去。但勒荣，那两个卡巴拉熊人中的大块头男性，把手重重搭在伯拉克的肩膀上，伯拉克平静了下来。

他身高和布里泰差不多，但体重重很多。勒荣朝四周看了看，想给大家一个友好的笑容。但事与愿违，他那又长又尖的

白牙凶相毕露，瑞克隔得很远看过去仍觉得可怕。

勒荣摘掉厚护目镜，把它随意地挂在脖子上。他含着泪水，粗鲁又悲伤地低吼：“我们曾庄严地起誓，要完成伯拉克刚才说的目标。不管代价多大，我们都会战斗到胜利或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太空堡垒远征军也许不能体会，但如果把你们关在笼子里展览几个星期、几个月以取悦因维人，你们就能完全理解了。”

勒荣的妻子克里斯塔发出叽哩咕噜的一串咆哮，声音大得像是地下湖泊在排水。她前额的触角和她丈夫一模一样，就像出芽的小蘑菇。

克里斯塔说，“我们在宇宙中埋葬了很多同伴，幸存的只是少数；这就是因维人给我们的关照。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些幸存者制定了契约，称自己为哨兵？这是个天顶星词汇，我们希望你们能领会它的含义。”

“哨兵，就是守卫者。只有哨兵才会这样说：‘我保护着这片土地！我将用生命来捍卫它！如果有人胆敢进犯，那就打响了生死存亡的战斗！’”

克里斯塔怒吼着。人类可以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皮毛味和麝香气味。丽莎脸色发白，像被妖术震住了，可能一只愤怒的母熊就是宇宙中最可敬畏的生物。

克里斯塔转而说起了母语，计算机立即进行翻译：“瑞金特和他的因维大军一直为所欲为！现在，只有决一死战才能阻止他们！”

克里斯塔的爪子直直地戳进了表面油光发亮的泰雷西亚木圆桌，又故意往回拉了一把。她的爪间削出了螺旋状卷曲的木头碎片，木屑一面带漆，另一面是原木。

趁着刺耳的刮擦声消失的空档，史菲利思星的哨兵水晶人鲍丹插了进来。“你们会帮助我们吗？我们需要补给，武器和

盟友。”

“你们有什么计划？”贾丝廷·赫胥黎问道。她声调仍然不冷不热，但瑞克从她脸上看到了同情。

“首先，解放卡巴拉星。重新运转那里的武器工厂，把我们充分武装起来。然后，解放普拉西斯星战俘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勇士，她们一心想着报仇血恨。”

“之后就解放佩里顿！”伯拉克说，古怪的拳头重重地敲着桌子。

鲍丹没有接他的话，瑞克意识到哨兵们想法并不一致。

“最后，嘎鲁达，史菲利普思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才能得到解放海顿四号必需的可靠情报，并做好打响佩里顿之役的准备。在战争的进程中我们会和因维人交战，当然——存在彻底击败他们的可能。”

“但如果没能打垮他们，这些星球将联合起来，将瑞金特追踪到底，逼他投降，或者杀了他。”

这时全权大使委员会退席，去讨论哨兵同盟的请求。丽莎、瑞克和其他一些人则受邀参观这艘奇特的太空船。

虽然眼下有些事情更需要操心，但他还是被两个念头折磨得心烦意乱，他既想留在委员会里施加影响，又急切盼望着能考察这艘战舰。

这时扩音器通报：“发现一艘敌舰正向我方靠近，攻击路线明确。再重复一遍，攻击路线明确。”空袭警报和预警喇叭同时响起，人类和天顶星人猜疑地看着哨兵。

“肯定是因维追击者。”伯拉克咬牙切齿地说。

“但我们已经击毁了追击者！”鲍丹大声说，“仪器也确认了！”

“仪器出错了，”伯拉克回击道，“我们摧毁的也许只是个诱饵。”

“你们在说什么？”瑞克问，“谁是追击者？”此时，为了让SDF-3尽快进入战斗状态，丽莎正在临时通信线上调兵遣将。

爱克西多解释道，“追击者是因维帝国鼎盛时使用过的一种武器；如果还有残存，那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也许它是最后一个。”勒荣咕哝着。“我们起事占领这艘船时摧毁了它的护卫舰，但没能阻止它释放追击者。整整两天里我们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和追击者搏斗，以为已经把它消灭了，但没想到它又一次发现了我们。”

这时爱德华兹走上前来，他的金属面罩在凡托玛星和巡行者探照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既然如此，就让我的幽灵骑士们上阵吧，追击者不会再给任何人制造麻烦了。”

“不行！”爱克西多吼道。他对丽莎说：“将军，变形机的火力不足以对抗追击者。它是连天顶星人都害怕的武器！你的GMU大炮，甚至SDF-3主炮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穿透它的护盾！它冷酷无情，一旦发现目标……”

他抬眼注视着哨兵之船。“爆炸的能量就足以撕裂泰洛地表。”

“是的，”亮晶晶的史菲利思人鲍丹伤心地说，“它的搜索机制锁定了我们的船，因此只有一种解决方案：由我们将它再次引入太空深处，设法在那里干掉它。”

这时，委员会会议突如其来地中断了，贾丝廷·赫胥黎走过来，皱着眉头问：“能让盟友说句话么？”看到大家脸上惊讶的表情，她笑了。“哨兵和堡垒远征军正式成为同盟。投票结果是五比四。”

在这场一票之差的表决中，贾丝廷·赫胥黎投了赞成票。

“夫人，”得知情况之后，爱克西多高兴得无法用语言描述。激动之中他模仿以前看到的人类礼仪，亲吻了贾丝廷的手。清醒后，爱克西多差一点被自己的举动吓晕了。

“如果SDF-3主炮、GMU主炮，和变形机的火力都不能摧毁追击者，”瑞克说，“那何不试试让所有武器同时开火？可以把它引入我们和哨兵之船的交叉火力网中。”

再过几分钟追击者就要到了，已经没时间制定一个更好的计划。丽莎明白自己要掌控大局，她立刻接入了SDF-3的线路，命令它离开轨道、转低高度，做好伏击准备。

也来不及处理弹道轨道路径和电脑数据了；她连蒙带猜地算出了所需变量和未知量，确定了触发陷阱的时间。它应该离得不远了。

“必须有人和我们的新朋友在一起。”爱德华兹奸诈地咧嘴一笑。从表面上看，爱德华兹是暗指自己想和哨兵们一起冲锋陷阵，但其实他这样做另有私心。

但是瑞克·卡特发话了，“别忘乎所以，将军。你的职责是照顾好战术情报中心和幽灵中队。”他又对丽莎说，“长官，我才是合情合理的人选。”

这话堵得她哑口无言。瑞克熟悉SDF-3指挥中心的运作方式，部署和展开攻击的方法。正确的指挥程序必须能够从哨兵们的角度来考虑战事，协调行动。

看到瑞克此时的模样，丽莎几乎在恨他。能去冒生命危险，他多么开心啊。但作为舰上将领，她明白自己肩负着更重要的任务。

“批准执行。”丽莎说的时候嘴唇发颤。瑞克对她敬了个礼，一转身，便和哨兵们一起冲上了斜坡。

佐尔死后，泰雷西亚轰轰烈烈的生命之花星际播种计划随之告终。事实上基本可说是倒退了。生命之花有自主意愿，不能在无意之地繁衍壮大，更不能强制栽培。这迫使四面楚歌、日渐衰败的泰雷西亚帝国转而将财力投入战事，以求生存。

因维人和机器人统治者的长年争战本来会把整个星系卷入深渊，但现在战争已经迅速瓦解。在银河彼岸，只有仅剩的几个海顿世界上还有战斗，那就是残存的几处生命之花培养地。

但作战者们却谁也没有发觉生命之花的这种繁衍规律。

——简·莫瑞斯，《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远征军选拔人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能应对危机和巨大压力。在伏击因维追击者的匆促备战中，远征军斗志昂扬。

远征军要确保SDF-3和陆基机动部队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同时联系哨兵之船的临时通讯数据线路也要建立起来。此外，还要重新部署大批人类和天顶星部队，架设史前文化武器系统火力，紧急集合并准确调度变形战斗机。

丽莎正在去陆基机动部队参加会议的路上，已经没时间回她自己的战舰了。要应付的事情千头百绪，丽莎不会想到她和瑞克的关系从此将会发生变化。

一走进哨兵之船，瑞克就被各种不同寻常的东西震住了。

他跟在勒荣、伯拉克等人身后快步前进，只能急速地观察四周。从他看到的来判断，这艘船绝不算先进。空气中充满什么溶剂的气味。即使它是外星产品，也能看出焊点、能源线路和系统接口都是凑合起来的临时代用品。

勒荣向舷梯方向大声下达命令后，引擎启动了，船体颤抖起来。瑞克不敢再胡思乱想，虽然这艘船没有阿尔法机舱可靠，但总比傻乎乎地待在SDF-3战术情报中心强得多！

尽管如此，这艘外星平底船仍是架奇怪的机器：安全阀往外冒着蒸汽，一束束电缆在头顶上盘绕着向四方伸展，到处都是迷宫般的管道，还有——

勒荣等人在一个通道接合处向右拐了一个大弯，瑞克停下脚步，发现自己仿佛来到了卡巴拉人的地狱中。

或者说，至少那景象很接近地狱。瑞克看到数十个卡巴拉人正在把一堆堆燃料铲进火炉，炉子里火焰的颜色他从没见过。那些不知为何物的燃料在附近的燃料仓里堆得老高；卡巴拉人就像是十九世纪铁甲舰里的司炉，戴着厚重的护目镜，露出又长又亮的牙齿。

瑞克看呆了，同时闻到一股皮毛烧焦的恶臭。

这时，勒荣的大手突然一把攥住了他的胳膊，把他飞快地拉到了舰桥。一路上他看到了更多互不匹配的机器设备。他想起勒荣说过，用战利品装配哨兵之船是为了显示瑞金特的武勋，不过看来他们干得也太极端了。

接着，有人把他推进了一个拥挤的电梯，里面弥漫着机器润滑油和金属刨屑的气味。这伙人肯定超过了电梯的最大载重，瑞克发现自己紧贴着贝拉，她身高约六英尺八英寸，是普拉克西斯两个女战士里比较高大的那个。

她的体型近乎完美，身上散发出油露香膏的怡人芬芳。尽管贝拉的外表和人类大致无异，她的眼睛却很像鹰眼。

瑞克一眼看出，她那短小的战斗服只能遮住一小部分身体，而大片裸露的肌肤、金属饰物和镶在皮革上的珠宝都紧紧压着他的军装。这下，瑞克除了对付追击者的首要任务，又多了一份次要工作：绝不能让丽莎知道这趟电梯之旅。

贝拉对他笑了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和一对深深的酒窝：“欢迎来到——”瑞克的翻译机把后面这个词译成了“法拉戈<sup>①</sup>”。

“将军，感谢您自愿加入我们的行列，”贝拉接着说，“您同我见过的女人一样勇敢。”

“呃，谢谢……”瑞克不知说什么好，这时电梯的门旋转着打开了，大家冲向舰桥。舰桥在法拉戈号这个古怪的庞然巨物前上部，是个用透明材料制成的泡状突起，长约几百英尺，宽约五十英尺。

瑞克飞快地四下看看，就发现了和船上其它地方一样存在的明显设计差别。接着，他看到了法拉戈的指挥台。

“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惊讶了？”瑞克自言自语着，不太情愿地慢慢走向指挥台。

“非常棒，是不是？”勒荣热切地咕噜着，“它是卡巴拉人的杰作！”

---

① 来自拉丁语，意思是杂烩、混合物。

当然啦。除了这些巨熊，还有谁能转动一艘木船上直径达十英尺的轮子？轮子用抛光的紫木制成，再用白铜零件组装起来。它像一只多长了几条腿的巨型蜘蛛木雕，一只巨环精确地穿过每条腿上的榫眼，锁住了蜘蛛的所有脚踝。

“哨兵旗舰，收到请回答。”丽莎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正在操作通讯系统的普拉西斯人、卡巴拉人、嘎鲁达人和其它族人让开了一条道，让眼花缭乱的瑞克走过去回话。

话筒看起来很像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个发出美丽光芒的史菲利思女子告诉瑞克如何使用那个像酒桶龙头的开关，以启动通信。“将军，这里是法拉戈，听得很清楚。节目什么时候开始？”

瑞克的话让妮雅轻声笑了，这姑娘是贝拉的年轻随从，她就像一个才十六岁大的巨人。勒荣也发出低沉的笑声。丽莎答道：“随时可以开始，就等你们啦。你们要上升到十万英尺左右的高度迎击追击者，然后在三千英尺高度沿磁场方向从东到西把它引到这里来，清楚了吗？我们已经查询过天顶星人的战斗记录；注意始终要与它保持至少一万英尺距离！是否收到，法拉戈？”

瑞克逐字逐句重复了一遍指示，接着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哨兵之船发出轰鸣，震动起来，然后离地升空。瑞克还是不知对妻子说什么好。“丽莎，我们还欠彼此一支舞。”他最后脱口而出。

线路另一端在沉默中顿住了，接着听到了她简练有力的笑语：“你这家伙，悠着点。”

这是最后一艘因维追击者。

此时追击者正在大气层中展开杀戮，它如同一把被风吹了

喇叭的伞，伞布已剥落脱离。追击者凶猛地扑向猎物，却发现猎物正在升高向它迎来。

这次追捕颇为费力；追击者本来是依靠敌人的史前文化系统来追踪并消灭目标的，但这艘它一直在围捕的奇异飞船却始终身份不明。法拉戈有时是靶子，有时又不是。

这场无声的决斗已经跨越了数光年的距离，追击者一次次受阻，目标船上的生物挫败了它的进攻。但现在决战即将来临，追击者导航电脑马上就能体验到它梦寐以求的爆炸、高潮，和死亡了。

不过现在情况不妙，猎物正向它驶来。但这时哨兵之船摇晃着做了个跃升翻转，突然又飞回了如死亡之幕般低垂的泰洛大气层。追击者狂热地跟着它俯冲了下去。

“他们追踪的是史前文化，看到了吧，”勒荣的声音比再入大气层时的巨响还大，他一只手抓紧瑞克，另一只手在克里斯塔的帮助下转动着那个巨轮。“不用史前文化开船，这就是我们牵制了追击者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大气层使法拉戈剧烈震动起来，比卡巴拉人矮小的船员们都推来挤去站立不稳，瑞克也不例外。舰桥一片混乱。

“那……那么你们用什么燃料？”瑞克好不容易问了一句。

瑞克没听过勒荣说出的那个天顶星词汇，他只得询问制服翻领上别着的超薄芯片型翻译机。

“泥炭！”它答道。瑞克拍了机器好几下，确认它还在正常工作。他正想再要一个不同的翻译版本，这时舰桥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追击者扑向他们的恐怖画面。法拉戈翻转身，又朝泰洛地表俯冲下去。

瑞克把航道信息传送给战术情报中心，不敢去想自己活下

来的可能。哨兵之船刚才还在瓦利瓦星和凡托玛星的光芒里高高飞翔，现在却又迅速坠落。只有一件事让瑞克略感安慰：哨兵之船和SDF-3一样有人工重力，在追击者干掉他之前他不会晕船。

突然追击者又出现了，像是一条企图一口吞掉小鱼的巨型乌贼。瑞克从幻境中清醒过来，使劲地捶着勒荣的胳膊想引起他的注意：“为什么现在它能追踪我们了？”

勒荣给逗得呼哧一笑：“我们在船的中枢区装配了史前文化导航设备，明白了吗？”

瑞克看见了，那设备像灯塔一样立在电脑控制的示意图旁。“听着，勒荣，我有些疑问，如果——”

泰雷西亚大气层里的一个强气流打断了他的话，几乎把他打趴下；幸好勒荣抓住了他，蛮女战士、透明水晶人和狐狸长相的嘎鲁达人则挤作一团，正在努力往外爬。

“——如果这个追击者有你说过的那种弹头，那么SDF-3和陆基部队一开火，我们就会和它一起被烤成焦炭。”

勒荣费劲地转动着方向轮，上身肌肉全部绷紧了，他用另一只手抓着瑞克防止他摔倒。“你觉得我们在干蠢事？”

“不，不是，”瑞克有气无力地答道，而勒荣旋转着硕大的轮子，让飞船进入了既定航线。

追击者终于锁定了目标：法拉戈中枢区里那个闪烁的史前文化标记。它急剧下降。追击者从电脑分析和实战经验中了解了对手的表现，知道这艘笨重的哨兵舰船绝无可能躲开它的俯冲，和最终爆炸造成的毁灭。

导航智能电脑期盼的死亡就要来了；它切入辅助设备，急促地等待着那个时刻。

瑞克紧握住木头轮子，通过舰桥的透明泡向身后望去，追击者在太空中已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斑点。

勒荣让克里斯塔抓牢瑞克。“你说的对！”这个熊人站在轮前按压巨环，下降的角度更陡了。“差不多到时候了！好，快告诉你的配偶和你们的人，那家伙大约一分钟后进入他们的火力范围！”

狂风摇晃颠簸着船体，瑞克艰难地大声问道：“你说什么？它正跟着我们哪！”

瑞克看到勒荣笑了起来，声音像锯木头一样。“没时间解释了！抓好！”

瑞克还没反应过来，克里斯塔已经一把将他拎了起来。她的毛发气味讨人喜欢，让他不那么紧张了。

但看到法拉戈号的零件向四面八方飞散，瑞克强压下悲伤，他和远征军没给这些因维人的受害者帮上多少忙。这次他们不太走运；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就在那时，他看见舰桥升起来了。

丽莎在GMU基地也看到了：战利品结合体法拉戈号，此刻已经解体。

一个流线型、有艺术装饰风格的蚱蜢形状的船舱朝一个方向拱了出来；另一个酷似发光蝙蝠的部件，张开双翼，朝另一个方向斜飞出去。

转眼之间，哨兵之船原先的位置上就只剩下一个闪烁着的无线电接收器，它接在一个急速上飞的远程导航扫雷器上。它自动调整航向，准确地飞向SDF-3主炮和GMU基地大炮的火

力交叉点，与此同时，变形战斗机的火炮也形成了包围圈。

光亮惊醒了一些惯于在泰洛星经过凡托玛星背面的长夜中睡眠的生物。这光又亮又热，如同一颗恒星在高空中燃烧，惊扰了它们的休眠。

但紧接着耀眼的光就消失了，黑暗又笼罩了卫星表面。虽然长而低沉的声波还在摇晃着泰洛星土壤和水体中的生物，但它们又重新入睡了。

法拉戈号只剩下能保持勉强飞行的基干部分了，其中卡巴拉舱体是核心，也是最大的单体。贝拉擦着瑞克·卡特鼻子中渗出的血，他失去平衡时碰伤了自己。

她从金属战斗盔里取出一块自己佩戴的雪白头巾，擦拭他的鼻子。瑞克从舰桥的透明泡看出去，下方是泰洛星、因维追击者爆炸后产生的扩散气团和已经飞得很远的哨兵战舰的一部分碎片。

“我们从拦截讯息中了解到，你们人类和你们的天顶星朋友惩治了泰洛星上的因维人，”她对他说，“我们猜测，你们会是不错的盟友。但是只有现在我们才能肯定，朋友，认识你们真好。”

瑞克觉得舰桥里的东西都在打转，贝拉握住了他的右手，像是用扣钩扣住似的那么紧，但随即又松开细细查看。

“老茧不多，”贝拉评价道，“你的佩剑怎么没有磨糙你的皮肤呢？”

瑞克还在眼冒金星，他摇摇头，想回答几句她的问题。

就在这时，人们听见勒荣一声怒吼，他正在指挥重新拼接

哨兵之船飞散的碎片。瑞克猜测，在下面那些不可思议的泥炭火炉旁，有某个重要接口出问题了。

“战斗结束之后，克里斯塔和勒荣会消沉一阵子。”贝拉说，松开了瑞克的手，“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比较严肃。所有的卡巴拉人都这样：净往坏处想，始终思考着宿命之类的东西……”

她又抓起了他的手，仔细看他的掌心：“将军，我猜你大概没去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是题外话。”

“一点不奇怪。”他嘀咕着抽回了手，对它皱着眉头。接着他又瞅瞅贝拉：“听着，这船，你们的哨兵之船——的确非常出色！你们是怎样组合成这样一个战斗联盟的？又是怎样装配成这样一艘船的？”

他俩站起身来，除了正在把舵的勒荣，其他人也聚在周围。“不是我们，”伯拉克答道，“是因维人，他们把我们关在一起。”

“那你们是怎么反败为胜的？”瑞克发问时，所有人都看着维特。维特犹豫了片刻。

“你还是跟我们一起来吧，”维特说，“有些事情……与其说给你听……不如让你看看更明白。”

几分钟后，瑞克站在一个有栅栏的笼子前，它以前是用来装动物展览品的——如果他嗅觉好使，就能闻出有卡巴拉人的气味。不过，此刻里面传出的呻吟和镣铐撞击声却不像是卡巴拉人，或其它哨兵种族。

哨兵们专门给瑞克做了一个临时电子线路通话器，它十分粗陋，勉强能用。话筒像个漆黑的奖杯，古怪的头戴受话器大得垂到了肩膀上。瑞克说话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眼前那个东

西——哨兵的俘虏。

“丽莎，我实在没法形容他们弄来的这个东西。赶紧派一两个警卫排来就好。还有翻译、录音设备，几码锚链和一些便携式感应器——喏，亲爱的，把玩具店里的全套家当都搬来好了！”

他听出她的声音有点冷淡：“明白，将军。如果你乐意的话，请实时向我汇报。”

他有点自责没有顾及丽莎的感受；但是，瑞克·卡特现在只顾得上惊恐地瞪着那个蜷在笼子里的东西了。

我几乎已经唤醒了尚未发展成熟的终极潜能，让它有了用武之地。我秘密夺取了因维人的超能力，却不会使用它，但哨兵们的出现满足了终极潜能苏醒的所有先决条件。

在宇宙的时间洪流中，纯粹念力只将才能赋予了少数几个人，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决定历史大事件。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很可能，我一个就抵得上他们全体。

——T·R·爱德华兹，《私人日记》

“我可不是个普通的科学家，”那个因维人蛮横地纠正着别人对他的称呼，他手脚上镣铐咔咔作响，警卫们不由握紧了枪柄。“我是特斯拉，瑞金特殿下的首席科学家。我命令你们这些可怜的劣等种族立即释放我！”

特斯拉扭动着粗大的手腕，想挣开哨兵们给他戴上的合金镣铐。疙疙瘩瘩的绿色皮肤在金属镣铐上蹭来蹭去。他伸出双手，每只手上的三根粗手指都紧紧绷直，而拇指弯曲。“放开我，听见没有！因维大军不会放过你们的！”

泰斯拉身高约十英尺，躯干和四肢粗壮，和人类颇有几分相似。但是他的脑袋却像蜗牛突出的头部一样是某种细长的延伸物，脑袋两侧长着两个黑色大水泡眼。这个前部突起的顶端还有两根类似鼻涕虫的触角，说话时就会闪烁。

此时朗博士和其他人正在记录测量数据，瑞克不愿多看那双眼睛，但又忍不住想瞧瞧。它们长在那个鼻涕虫状脑袋的前部，像鲨鱼眼一样冷酷而深藏不露。按照常规的达尔文式推理，眼睛长在脑袋前部更利于捕猎，也就是说，因维人是食肉动物。

和人类完全一样。

瑞克把位置移交给了惊魂未定的技术小队，按照他的命令，他们从SDF-3赶来检查泰斯拉，并尽可能彻底查清太空行动中出现的这个离奇转折点。

瑞克不时用绕在肩上的一条头巾擦拭前额；这时他突然发现，维特正在附近转来转去。

他不是刚刚还在船舱的另一边么？嗯，好吧。“哈，维特大人——”

“叫我维特就行。”他答道。

“好，好的，‘维特’，我想还是先谈谈最重要的事。你们哨兵各种族和因维人之间的麻烦恐怕不仅仅是一次暴动这么简单，我说的没错吧？”

维特犹豫不决，瑞克把头巾扔在甲板上。上面的血迹快干了，正从鲜红变成锈红色。“先别管那些细枝末节。你只要告诉我，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说的对，”维特答道。维特、瑞克和其它哨兵种族都看到了，技术小队的人你躲我让，不敢靠近泰斯拉。“因维人和天顶星人的战争一度吞噬了这整片星系。随着战火的消逝，和偏远星球的联系也中断了。

“现在，战争只残留在邻近星区中几个适宜居住的星球上：泰洛星、奥普特拉星、海顿四号星、嘎鲁达星等。将军，人们已经不能也不愿去冒险，以免卷入因维天顶星大战的可怕余波。”

“不过，我刚才已经承认了，你说的没错。依靠非史前文化驱动的超光速引擎，因维人仍然践踏着这些邻近的星球。将军，时间、历史、史前文化的体现形式总是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我们遭受的……奴役、虐待和暴行可能提不上你们的议事日程，但哨兵同盟已歃血为盟，要解放这些邻星。”

瑞克以前把维特看成呆板冷血的人，但此刻他表情激动，像一只被拨动的音叉般发着抖。“我们被关在笼子里。年轻的将军，你能想像吗？就好比野兽被关在兽笼里？”

“你肯定想像不出！哨兵同盟可以把你和那些愿意战斗的人当成盟友，但卡特将军，我得告诉你：这和一起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的结盟不一样，没有人会像我们那样战斗，不胜利毋宁死。”

瑞克想起了地球的历史。那些骇人听闻的闷罐车和大规模毒气室。他从地上拾起头巾，细心地折好。“你这样想可以理解。”他看着维特说。“但我们还是会帮助你们。具体原因么，你可以查查我们船上的历史资料。”

维特点点头，仿佛早已明白。“我们一致决定尽快重新配备船员，动身去卡巴拉。立刻出发。”

“什么！等一下！”委员会要开会、发布各种决议，分配人员，运送资源，建立各分队间的联络，还有参谋部会议、婚姻咨询服务、维护检查……

“你的‘立刻’是多久？”

“按你们的计时法，我们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发。”维特认为这合情合理。“你想等上十天，还是十个月？死于因维暴

政的生命每分钟都在增加。”

“好吧，你达到目的了，”瑞克像勒荣那样咕哝着，“这方案可行。”他边说边看着维特身后的那些技术兵，他们正准备爬进泰斯拉的笼子里给他拍几张特写。

这么看来，那个家伙就是敌军。至少是敌军里的一类。

“他是你们、你们的动物园看守吗？”

“您可以这么说，”维特承认。“我认为泰斯拉设下了更阴险的计划对付我们。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们是怎样打败他的？”瑞克追问道。“又是怎么抢到这艘船的？”

“啊，莎娜和我没有手臂，所以脖子被锁住了，因维人在甲板上画了条线，在线那头给我们喂吃的。但没过多久，我们想了个办法把那条线擦了，画了一条新的，离我们更近。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让因维人上当受骗就行了。

没有胳膊的维特和他的族人可能使用了和散打或跆拳道完全不同的战术，但他们确实打倒了因维人。瑞克牢牢记住了这个新发现，准备着手处理其它事情，这时他听见一声大吼。

看来，因维首席科学家泰斯拉很不喜欢哨兵们的行为。普拉西斯的蛮女战士用电枪不停地戳他。卡巴拉的披甲人猿把他粗暴地推来搡去，打算开始拷问。虽然没有一个哨兵采取极端暴行，但也没谁心怀善念。

尽管还没有向全权大使委员会汇报、和妻子交换意见，但此刻瑞克心知肚明，哨兵们一定会实践他们的誓言：不胜利毋宁死。

瑞克也毫不怀疑，哪怕他的婚姻就此完蛋，他也要和哨兵们一起去参加战斗。而他钦佩哨兵们的无畏，就像从前深爱丽莎的勇敢一样。

委员会要花些时间来广泛细致地考虑启程时间表，但哨兵同盟毫不让步。米莉娅·斯特林颇有说服力。她以战士的敏锐悟出了困局的症结所在，偷偷给丈夫骷髅队长麦克斯·斯特林提了个建议。随后，麦克斯又转告了丽莎。

哨兵们到来后出现了新情况，丽莎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除了SDF-3被迫卷入的这次危机，瑞克也变化惊人。但是，丽莎每次暗自希望委员会表决不再继续帮助这些好战者时，她就会提醒自己，因维人正在压迫、屠杀着很多生命。

所以，她采纳了米莉娅的建议，在气垫车上向哨兵同盟的领袖们展示了堡垒的部分武器装备。卡巴拉人特别喜爱这些现役机甲，他们又叫又跳，差点把气垫车的扶手拍散架。气垫车慢慢驶过了摇石变形机和气垫坦克，还有新一代驱逐士、地面装甲车辆和自推进火炮系统。

普拉西斯的女战士盛赞着这些精巧的战争机器。丽莎对这些身形高大又嗜好杀戮的美女很有兴趣，但又有些不祥之感。她不时留心着丈夫的举动，而他不知在入迷地思索什么。不过，她能猜出，甚至感觉到他的想法，她心里空落落的。

“太神奇了，”朗博士一边浏览科技人员从哨兵旗舰上发来的报告，一边不住地嘀咕。

坐在他身边的贾丝廷·赫胥黎有些恼怒，她侧过身子对朗低语。“埃米尔，注意点！现在的议题很关键！”

朗博士很想反驳几句，比起哨兵们出现带来的无尽争吵和政见纷争，这些数据有趣的多。但贾丝廷的话没错，连委员会都已经觉察到事态紧急，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采取了行动。

更重要的是，哨兵同盟给远征军带来了海量的情报！以那艘神奇的卡巴拉飞艇上的驱动引擎为例吧，卡特没有出现幻觉，是火炉中燃烧的一种类似泥炭和褐煤的物质提供了动力。

它是一种“吾珥之花<sup>①</sup>”，有可能是生命之花的远祖！除此之外，那个叫作海顿的古老人物还隐身在神话和宗教传说中。

朗博士突然意识到有人正在和他说话。“哦？主席先生，您刚才说了什么？”

隆尚议员压着火气，又说了一遍：“我想知道，您认为SDF-3和哨兵联合行动，为他们提供炮火支援，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朗博士扔下手中的文件。“敬爱的主席先生，这个主意蠢透了！我们遭受的损失远未恢复，而且至少需要两年我们才能修复堡垒的主驱动引擎！”

“更重要的是，SDF-3必须留在这里，确保顺利开采磁单极矿。没有凡托玛星上的矿石，我们就回不了地球。所以，哨兵同盟的建议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必须派遣军队支援他们，同时转移因维人的注意力。”

“我同意。”爱克西多说，贾丝廷·赫胥黎也点头表示赞成。

“你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吧，”T·R·爱德华兹刚刚发表完了他的意见，在一边嘻嘻笑着。

爱克西多和其他人迷惑不解又闷闷不乐，没人料到爱德华兹会甘愿用堡垒军力支援哨兵同盟，而且几乎是热情支持。这可不像一个从不关心非地球种族的人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仇恨天顶星人，对雷和卡贝尔也显然很不友善。

爱德华兹只是把哨兵们带来的可趁之机看作一项神迹。他在泰洛星上的第一次战役中了解了一个惊天秘密，这让他的野心膨胀到了星系之外。

---

① 吾珥，原文Ur，意含双关，其一为圣经中的重要古城，犹太人祖先的诞生地，其二为拉丁语“熊”Ursus的字首与词根。

只要用点小伎俩，他就可以扫清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只要哨兵们的战役继续下去，这些人就不会挡道，而且战局变幻莫测，他们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估计我们能派出一支包括机甲和装备的千人混合部队，以配合哨兵同盟的行动，同时不会影响SDF-3、泰洛星和凡托玛采矿工程的防卫需求。”G-3署的一位作战参谋正在向委员会报告。“哨兵同盟需要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协助他们制定战略，武装、训练、统筹管理那些他们计划征召的军队。”

作战参谋坐下后，贾丝廷·赫胥黎说道：“女士先生们，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我们该不该坐视这些人孤独地为自由而战？我们要不要守着哪儿也去不了的SDF-3，让因维人把战火延伸到这儿？”

贾丝廷发言之后，没有太多争论了；委员会以七票赞成，三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对哨兵同盟的援助案。G-1署的一位人事官员解释说，计算机正在检查数据，以挑选派往哨兵同盟的分遣队的最佳人员。

“除了作战表现这种外在标准，”这位官员继续说，“还要考察他们的适应力、心理/情感特点，尤其是和非地球种族合作的才能。”

爱德华兹心中暗喜。谁都知道他讨厌外星人，挑中他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会议很快结束，分派了任务的人们匆忙离去，时间十分紧迫而工作量极大。只有爱德华兹在本森少校的护卫下，显得很悠闲。但他走出大礼堂时，仔细看了看沃尔夫上校。

沃尔夫正想和明美搭话，而她在全神贯注地收听有关会议的新闻。

爱德华兹皱起眉头瞅着他的对手。他自言自语：“没错，上校。我想‘哨兵同盟很需要你！’”

副官亚当斯听见了上司的低语，小声问道：“长官，要是沃尔夫不志愿加入分遣队怎么办？”

爱德华兹一道眉毛挑了起来，另一道被光亮如镜的半张面具盖住了，他转身对下属说：“少校，这条船上的每个人早就是志愿者了。”

有个叫欧毕特的卡巴拉科学家，我向他提了些问题，询问那艘他们开来的神奇吾珥之花动力星船的事情。我问他，为何一定要经过类熊生命体的操作，这个过程才能生效。

即便在翻译芯片的帮助下，他的回答也含混不清：“思奇炭<sup>①</sup>喜欢我们的[]，因而欣然放弃了转化，转化允许[]发生，并因被贮藏的能量而高兴。”

好在科学家们不会因为难以查清这些头绪而寻死觅活，他们只是乐于尝试。

——爱克西多，《太空堡垒三号与我》

二十四小时不够用，可是如果哨兵同盟要推迟出发时间，也只能以小时为单位。

为哨兵同盟的战役所做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有松劲。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仅仅两个小时，第一份选派给哨兵同盟的人员名单就出台了。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有申请延期赴命的选择

① 一种卡巴拉特产能源矿物，形似泥炭。

权；但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这么做了。

朗知道自己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虽然他对摆在那些解放者面前的事情好奇之极，但他明白自己不能和他们一起去。

在朗的请求下，贾妮斯·安慕暂停了计算机操作员兼委员会顾问团办事员的工作，来到他的办公室。此时他正独自一人，端茶轻啜。她没有吃他招待的桔子，而是坐了下来。

贾妮斯感到一股内心潜流，它不是恐惧，而是面对朗时某种无法遏止的反应。她知道他很久以来就是她的朋友，对他深信不疑。然而，他一这样注视着她，她就总是感到自己的意识界限模糊，难以名状的思绪一齐涌来。寒暄几句后，朗放下杯碟，倾斜着身体凑近她。贾妮斯想挪开，又想让朗博士离远些，但却发觉自己说不出话来，她不由得厌恶起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贾妮斯，”他平静地说。“扫描视网膜。”

贾妮斯·安慕的自我意识渐渐消退了，她的眼睛发出一道不明显的光，变亮后持续了片刻，便缓缓熄灭。

意识全部消失时，她的眼睛和面庞失去了生气，皮肤也没有了光泽和弹性。“身份已确认，朗博士。请提出您的要求。”

身份扫描时她发出的眩光让朗博士不住地眨眼。“贾妮斯，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会被选中和哨兵同盟一起完成任务。你要接受这一任命。”

“是，博士。”

“你要带回所有的相关数据，要特别留心史前文化、生命之花、佐尔、因维女王瑞吉斯、摄政王瑞金特，以及机器人统治者的本性和行为。”

“当然，先生。”

朗博士揉了揉眼睛。还有什么？“哦，对了。关于那种

生命形式、那种存在本身，或是人们称之为‘海顿’的神秘形象，我非常感兴趣。你要搜集所有相关数据。”

“遵命，朗博士。”

“好的。别动，就一会儿……”

朗伸手到她脖子后面，拔掉她浅紫色浓密长发蔽住的真皮塞子。他把一个插头插入数据口，开始高速传输数据。

贾妮斯是迄今最复杂的人造人，是几十年技术积淀达到的最高成就。当初为她设计了多种技能和才干，如今她要更进一步去参加军事远征。朗博士竭尽所能给她设计了很多战斗程序，同时又有些遗憾不得不破坏贾妮斯和明美的强大武器，破坏她俩和声的巨大效应。

但这武器派不上用场了；明美完全不可能获准参加解放战役，而朗又非得安插个能绝对信任的间谍不可。

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拔下插头，塞好真皮塞子。用一句指令，他就把那个人造人变回了女人。门打开时，他正在整理她的头发。

普拉西斯人显然没有得到允许后再进入私人房间的习俗。贝拉站在那儿，强壮有力的右手上拿着一部人类的大书。她奇怪地看着朗和贾妮斯，贾妮斯眨了眨眼，又思路贯通了。贝拉身佩一支双手短剑，握柄已经磨旧；还有一把笼手匕首，刀刃足有一英尺长。

“这是在搞什么性仪式吧？”她问道，一双鹰眼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毫无窘迫之意。“需要我离开吗？”

“不，不需要，呃，”朗匆忙把一包早准备好的文件递给贾妮斯。“安慕小姐就是来这儿给委员会顾问团取回复文件的。”

贾妮斯有点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遵命。我会把文件亲手交给他们，再把回执给您带回来，博士。”

“那就好，亲爱的。”

贝拉皱了皱上挑的双眉，贾妮斯离开后，她不太友好地上下仔细打量着朗博士。

朗也在看她：这是个绝妙佳人，蜂腰肥臀，胸部高耸，身穿一件勉强可称作是“衣服”的金属皮衣，它能遮住的肌肤实在是太少了。

到目前为止，瑞克·卡特一直把普拉西斯人和SDF-3上的轻浮少年隔离开。不过朗认为，某些颇有趣味和活力的社交动力，会让哨兵任务在一定情况下变得更轻松。当然了，朗博士确信自己能完全超脱这类俗事。可就算这样，他也禁不住对贝拉修长的双腿、优美的腹部曲线心生爱慕……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眨了几下眼睛，像刚才贾妮斯·安慕那样很快回过神来。“我能为您效劳吗，嗯，贝拉？”

她把手中的书放在他的实验台上，动作虔诚。“我在你的一个‘学识房’里找到了它。你知道这种生物吗？”

她打开这本神话教科书，翻到了一处全是珀加索斯<sup>①</sup>、类似有翼飞马的照片和石版画的地方。贝拉竹片状的指甲不太干净，她敲着一张底板照片问道：“你认得这个吗？”

朗点点头。“不过，这种……生物，并没有真正存在过。那只是神话故事。”

贝拉急躁地点着头。“是的，是的，已经有人给我解释过了！可是在我们普拉西斯人的传说里，也有这种生物。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它们代表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它们一旦现身，就意味着每个普拉西斯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作出抉择，彻底献身的时刻已经到来。”

贝拉小心地合上书本，看着朗。她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

---

① 珀加索斯是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飞马，其足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

超凡脱俗的地球人。他眼睛全是瞳孔，身上散发出史前文化塑造力的气息。不过，现在她的全副心思都被这只双翼飞马的形象占据了。

“你和你的小组能制造新的机甲。我看过SDF-3上的生产机器是如何创造奇迹的。他们能不能给我造个机甲，像那样的有翼机甲？在普拉西斯星上，这种生物足以抵得上千万句豪言壮语！”

朗博士假装要考虑一下这个提议，可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被说服了。东京中心的团队曾经非常详细地研究过如何在四足形态的模型上应用机器人技术，而且SDF-3的记忆仓库里也肯定有马的数据。不过，飞上天去对付因维人的可怕武器和强击机群，有翼飞马并不是最理想的机甲，更不用说它还要驮着一个手里挥动着刀枪的野蛮女人。

然而，如果一个机器人技术的珀加索斯能起到贝拉声称的鼓舞士气的作用，那就值得努力去做。而且，这个想法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也十分确定记忆仓库里存有马类行为的记忆片段。

“很好。你，嗯，四十八小时后再过来吧。我会为你准备好的。”

她双目圆睁，不过贝拉听说过，朗博士从来不会对他做不到的事情许下诺言。她摘下猫头鹰形的带翼头盔，放在书上，右手拍击着挂在左臀上的剑，左手拉住朗的右手，放到自己的胸口。

“永恒女主与海顿荣光在上，汝之敌亦为吾之敌，汝之债亦为吾之债，汝之赞曲吾必吟唱，吾之生命今交予汝。”

朗早已听惯了委员会和船上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的虚假文辞，此时却对这种真诚的铃音有些不习惯。如同一首被遗忘了大半的歌曲，在记忆中慢慢浮现。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想不经意地把手从那个崇高的栖息地移开。他嘀咕着说，必须拿她的头盔用一两天，好安装控制接收器。

多年前暴露在未加工的史前文化面前，让他得到了脑力提升却没有改变他的男人本性，他感到那欲望的禁锢开始松脱了。

就在这时，贝拉放开了他。朗又恢复了那种机械的、钢铁般的自制力——有一会儿，他真是又喜又悲。

在SDF-3最大的一间船舱里，一个巨石状的物体正发出微光和低沉而频率接近次声波的响声。它是天顶星技术的产物，几经修复后粉饰一新。

爱克西多不安地看着它。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尚能运转的史前文化身形调整室，当然也是远征军拥有的唯一一个。它是为天顶星舰队建造的，在那个年代，佐尔创造的奇迹处处可见。同史前文化母体一样，它也是为数不多的集人类与天顶星人之力都无法复现的几种技术之一。

爱克西多屏息凝气。监视器上显示指标已经进入危险区，但要中止变形已经太晚了。

把微缩化的天顶星人还原成全尺寸的巨人，好让他们挖掘凡托玛行星上的单极矿石，是件棘手的事情。调整室早已超载工作，远远越过了额定限度。参与SDF-3远征任务的天顶星人无一例外，都自愿（实际上是被要求）参加了采矿行动。那颗巨行星上非常需要所有的天顶星人，除了其中一个。

其余人都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还原；司令官则要承受最大的风险，这是他的职权和荣耀所在。此时，唯一必须保持微缩形态的天顶星人爱克西多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巨人中的巨人正在

接受身形调整室里的试炼。

所有的数值都显示在最大刻度，有些甚至已经超出。尽管如此，调整室还没散架。这时半柱面形舱门打开了，涌出一团冰冷的气体和史前文化能量的滚滚地狱之火。

大布里泰迈步向前，走了出来。

他全身赤裸，转身接过一个副官递来的衣服和面罩。爱克西多尽量不去看布里泰大人右脸被毁容的部分。

布里泰身高六十英尺，他挺了挺宽厚的肩膀，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整个舱室的气压也骤然降低了。他一边调整面罩，一边环视四周。“瞧，爱克西多！成功了！”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强壮的肌肉便如同磨坊风车般嘎嘎作响；关节发出的劈啪声仿佛炮弹出膛；后背肌肉耸起又展开，活像是猛禽张开了翅膀。

布里泰扭回头，放声大笑，连船舱壁都颤抖起来了。“现在我们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是吗？回到凡托玛！回到扎寇波利斯！”

爱克西多有分寸地点着头。“是这样，大人。”

布里泰点点头，突然严肃起来。“我的朋友，别担心：一旦SDF-3不再需要你了，你就会恢复真正的身材，加入我们的行列！”

爱克西多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对他的朋友和上司说实话。用人类的语言来说，就是身形调整室已经油尽灯枯了。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人类士兵非要用这句鬼话？爱克西多没有仔细研究过。还能怎么说呢？“最后的辉煌！”

辉煌？

可布里泰兴高采烈，不论爱克西多多么痛苦，他从仪器上看到的结果都无法改变了。身形调整室再也不可能工作了。

天顶星采矿工人们，布里泰，还有爱克西多，将永远保持

他们的身形，不再改变。

爱克西多的目光从布里泰身上移开，转而注视着悬挂在空中的巨大凡托玛星的全景，以此掩饰自己的绝望。他再也不能与他的上司比肩而行，他将永远留在缩小的身体中，天顶星人看他只是个小甲虫而已。

爱克西多抱臂而立，对他的上司微笑着，勇武之情不输任何一个武士。“大人，我要照料一两件事情。”他咧嘴笑道：“结束之后，就变回真正的身材。”

瑞克从情报进展会上退席，刚离开舰桥，便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把一个小包按在瑞克前臂托着的材料上，只说了句：“部队徽章，长官。”

几分钟后，他才注意到他拿着的这件东西。他从红色快递包装袋里取出了十二个徽章，像打桥牌那样把徽章捻成扇面。

它们都是同一个样式：两只老鹰面对面呈跃立扑击状，底部是“SENTINELS<sup>①</sup>”的字样，顶部是一个中世纪的枪骑士头盔<sup>②</sup>。主体部分是一个骷髅，边上有一把刃尖朝上的宝剑，剑身缠绕着一条毒蛇。

这看来不像是军事纹徽研究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像是旧时摇滚乐队的标志。“嗨，到底是哪个家伙批准的……”

可他发现，这话只能说给自己听了，因为升降口扶梯上一个人也没有。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差事，那个送徽章的神秘快递员也早就不见了。

瑞克又仔细看看徽章，特别注意了骷髅的那部分。还有毒

---

① 哨兵同盟的英文。

② 可护住面部、咽喉与部分后背的金属硬质头盔，在马上长枪比武大赛中使用。

蛇。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身后的一扇舱门打开，一名士兵喊道：“将军离舱——敬礼！”接着，安全气密舱门又迅速紧紧闭上；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卡特在升降扶梯灯管发出的黯淡光线里站立着，互相望着对方。

丽莎看上去疲惫不堪，面容苍老。瑞克突然想起，以前他率领骷髅中队打完持久战之后，也是这样的脸色。

“能看看吗？”她沉默片刻后问道。他愣了几秒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她是指自己手上紧紧捏着哨兵徽章。“我想这些还不是正式的，”他说着便手忙脚乱地翻找起来，把臂上的重物换了位置，然后递给她一个徽章。

这些事情是怎么定下来的？他很想知道。显然是一些低级别的人，士官们或者几个准尉做的决定。要是有人能活着回到地球做点宣传，这一定会成为军事纹徽研究所的笑柄。

为了躲开丽莎的目光，瑞克更加仔细地看那纹章，欣赏那些绣花针脚。自动化军服生产设备的程序已经改良过了，更加精工细做。那个骷髅目露凶光，颜色惨白，可以大致看出骨嵴的线条；宝剑用银白色丝线绣制，熠熠闪光；毒蛇形态逼真，老鹰高贵激昂，引人注目。

还不错。做这个的人还是有点背景的。这个人军衔不高，或许和勒荣、维特等人关系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了，要么接受，要么扔掉。他放下手上一捆捆材料，举起纹章，压在束带制服胸前心脏的位置上，那儿原本挂着他的职务胸章。

“不错，”丽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瑞克想起她还在这儿。她望着他的眼睛，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互相微笑着，她看起来也不那么疲惫了。瑞克突然间记起了他们相爱的原因。

接着，她举起哨兵的徽记贴在自己的SDF-3职务胸章上，一边观察着他反应如何。“这看起来怎么样？”

他急速吸了口气，转身片刻好回过神来，确定自己没有听错话。他的心脏呼呼直跳；他还以为自己就要失去她了。可她却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她会一道登上法拉戈号。

这种时候说些什么好呢？千言万语也没有……

他们携手走向舰长的房间。用不了几个小时，哨兵的旗舰就要启航了。

他们要收拾行李，不过不妨等一等再说。

遵照全权大使委员会的命令，并依据相关军事条令，派遣以下人员加入外星武装力量——哨兵同盟：

贝克，杰克·R，海军少尉

格兰特，文森特·S，海军少校

格兰特，吉英·W，海军少校（医护单位）

卡特，丽莎·海斯，海军上将

卡特，理查德·B，海军少将

潘，凯伦·L，海军少尉

斯特林，麦克西米连·A，海军中校

斯特林，米莉娅·P，海军少校

沃尔夫，乔纳森·B，陆军上校

——（节选自作战命令汇编，任务“哨兵”，地球联合防卫军，星际战舰，SDF-3号）

“你肯定能应付，”丽莎让堡垒的新舰长福尔塞提放心。她细心地把最后几件个人物品塞进一个小袋子里。家具和装饰

品都已经搬走了，她的船舱里空荡荡的，很冷清——那里是她和瑞克两人的家——此刻它正准备迎接下一个住户，罗尔·福尔塞提舰长。

福尔塞提伸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军帽上的吸汗带把他的头发压得服服帖帖。“这我知道，丽莎。只是这次你连穿鞋的时间都没给我留下，我不知自己能不能顺利接过担子。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活着的人曾经指挥过一艘太空堡垒？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那么，现在该有两个了。”丽莎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她无意间看到，瑞克桌子上有什么东西被压在记事簿下面。那是丽莎十几岁时的一张快照，是个小可爱，头顶上蹲着一只摇摇欲坠的猫咪。多年前她对双方关系彻底死心时，送给了他这张照片；原来，他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丽莎心中顿感情思绵绵。

海军上将丽莎深吸了一口气，忍住了抽泣。“唔，舰长阁下，还记不记得你在海军学院对我的教导？就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应该是那一天。”福尔塞提禁不住笑了起来。“你是不是想说：不要将知识和技能过于集中在高级军官身上，以免在他战死、失踪或失去指挥能力时造成战术劣势？这可不是把烫手山芋扔给我的理由，将军。丽莎。”

丽莎的食指在帆布包的开口上缓缓划过，仿佛有魔力一般随着手指的移动拉上了微场密封条。她费力地提起了背包，嘴里轻轻哼了一声。福尔塞提抑制住自己抢过行李替她来拿的冲动，以免为展现男士风度而冒犯将军的尊严。

丽莎把背包和瑞克的东西放在一起：两个人真正的私人物品只有这么两包。她回过头去看着福尔塞提，“舰长，你我心

照不宣，我的年纪还不如你在军中服役的时间长。你一定能干好。如果遇上难题，必须依靠舰桥里的那帮家伙；士官才是让那个鬼地方动起来的真正力量。布雷克和我刚刚才让圈外人士改变了看法。”尽管丽莎这样安慰他，但毕竟是布雷克将要陪同她登上法拉戈号。

福尔塞提不禁笑出了声，丽莎也跟着笑了。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另一个海斯上将的女儿——那个做事认真，有点认死理的海军军校学员的模样，她刚到军校报到时，腼腆，脸色苍白，一本正经又怯生生的。

丽莎把手放在福尔塞提的肩头。“太空堡垒应该有两名合格的船长了。”他们互敬军礼，而后庄重地握手。

丽莎侧过身去，吻了吻他的脸颊。她身上的迷人气息让福尔塞提闭上了眼睛，他决定不去管那些清规戒律，纵容自己胡思乱想一次。反正她马上就要离开了，这种亲密既不是引诱也没有危险，只为了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丽莎又抽泣了起来，她抽出一条新式可再生纸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它扔进回收箱里。福尔塞提把行李包摆到了居住舱的入口处。这时舱门向一边滑开，瑞克·卡特站在了门口。

“将军。”福尔塞提举手碰了碰帽檐。他从瑞克身边穿过，登上了升降机，向舰桥方向走去。他应该接管权力了。

福尔塞提一边走一边想着瑞克·卡特。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瑞克走过来环抱住丽莎的腰，丽莎却不让他把自己拉到怀里。“我放弃了这艘船，和它一样漂在太空里，了无生气，看起来就像个废物。比起你放弃骷髅队，我失去的更多。你明不明白，我的骷髅队长？”

瑞克起初有些惊讶，但他立即点了点头。“我明白，丽莎。但是你很清楚，哨兵同盟比起SDF-3更需要我，他们也同

样更加需要你。”

丽莎似乎有些不情愿地偏过头。“你的麻烦都解决了。瑞克，再没有讨厌的情势室了，也不再额外事务。我们就要走进朗一直唠叨的那个吾珥之花熔炉了。你会直截了当、激情澎湃地闯进那里，还有麦克斯、米莉娅，你们这些人都一模一样。”

但是，这样就够了么？他最后会不会发觉，只有驾驶变形机战斗才能让他满足？丽莎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帆布包的背带。突然间，她脑海中响起了明美稚气的歌声，《我的男友是个飞行员》。丽莎摇了摇头，把歌声从脑海中赶了出去。她拉上最后一个大包的开口，用力背上肩头。“可以走了么？”

瑞克本想帮她提几件重东西，但又深知妻子不会接受任何帮助。他把自己的包扛在肩上，寻思他和妻子究竟是怎么样的的一对：她高挑苗条，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是法拉戈号的新任船长；而他身材不高，在她身边黯淡无光，突然才明白自己就要负责协调哨兵同盟的作战行动了。

“我爱你，”他突然说道。这句话不是辩解或自圆其说，而是他生命的准绳。

丽莎背上了背包，微微低下身子，屁股轻轻碰了碰瑞克。“我也爱你。你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不过，我们得学会相互理解。”

丽莎把包扔到地上，双手搭在瑞克的肩头上。瑞克的背包也从肩膀上滑了下去。“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但是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当你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时，我就只能在通讯频道里听着，除了帮你祈祷什么事也做不了。”

丽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你我交换了誓约，我们注定是一生的伴侣。”她抱住瑞克，感到他的双臂也坚定地紧紧环绕着自己。

怨恨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不论今后是不是会和瑞克再发生矛盾，丽莎只想抓住眼前这一刻。她把他浓密的黑发拨到耳后，“丈夫和妻子”，丽莎轻声耳语。她看到一颗泪珠从瑞克的脸颊上滴落在她的胸口。她自己也泪如泉涌。

“一支来复枪！”凯伦·潘大声喊道，一副受够了的模样。

“这是一种该死的射弹武器，但不是来复枪！”杰克·贝克冲着她吼了回去，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的手里抓着一支卡巴拉人的步枪。如果杰克能提得动枪身，他真想挥舞着它向凯伦示威。

惹恼了杰克，凯伦心满意足。呆在哨兵战舰的底舱检查外星武器，给G-2人员准备评估报告本该很带劲，但她不幸正和世界上最讨厌的少尉杰克·贝克呆在一起。

杰克用力扶起这件卡巴拉人的火器，装饰着华丽珠宝的枪托抵在甲板上。无论从手工打磨的木质构件，还是抛光的金属部件来看，这件武器都像是一件原始艺术作品。宽大的皮革枪带上绣满了美丽的图案，枪口上还装饰着七彩鸚鵡的靓丽羽毛。

杰克指了指扳机护框前面那个巨大的球状紧固件，“潘，我们都看到了，这里面储存了很多空气，对吧？这是高压气体，因为卡巴拉人用前托上的机关把气体压了进去，对不对？所以，子弹是被高压气体弹射出来的，出膛速度和一支原始的来复枪差不多，你同意吗？”

“因此！”他总结道：“这……就……是……一……支……枪！”杰克激动地说出最后这句话时，凯伦不知不觉地向后退了几步。

凯伦握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砸在杰克的脸上。她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按照G-2的明确定义，它不是枪，枪的推进物是用火药或能量。现在告诉我，你是想交一份错误的报告上去，还是给这些老式气枪做正确归类？”

办公室里肯定有几个虐待狂，她想，这就是她又被发配来和杰克做伴的缘故。这样所有的事情就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过，显而易见的解释往往是靠不住的……

杰克咕哝了几声，凯伦就当他的同意了。于是两人继续干剩下的活计。他们先登记了模样古怪的普拉西斯薙刀，它形似长戟，上端是弯刃刀，底端有个矛头；然后是一种手柄上裹着熟制皮革的单手弩，其他的都在后面。那些长剑、盾牌、史菲利思人用特种水晶制造的形如闪电的小工具、嘎鲁达人没有配备使用说明书的钩爪——两个少尉怎么可能弄得清楚这些呢。

杰克一边在声像记录器上做简单的记录一边嘀咕，一个舞会上的甜蜜舞伴怎么在执行任务时就这样让人头大。他对自己心胸宽广很感得意，不过说正经的，他一向正确，而错误总是在她那边，然而凯伦少尉性格中有某种喜欢颠倒是非的倾向，所以她难于接受这个事实。

而此时凯伦在想象普拉西斯人和她们那个没有男性存在的社会组织。那可太棒了！可以去哪里登记移民？

杰克在检查一把普拉西斯人在战车上使用的双手大剑和一根如刀片般锋利的钢鞭。突然，他放下了手里的武器，扭头对凯伦说：“听着，潘。我不想故意找你的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想认真工作。”

凯伦正在掂量一把大口径手枪的份量，“我也是，贝克。”

杰克突然间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她那蜜金色的头发闻起来是如此的芬芳，盯在他身上的黑眼睛此刻看起来非常漂亮，

迷人，和那些外星女人的眼睛一样充满神秘感。他还发现她的上唇比下唇更长、更丰满，怎么说呢，这让凯伦性感极了，真的……

真是个好姑娘，可她怎么就那么争强好胜呢？她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呆在一边，崇拜他，他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就像从前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孩子一样？“好吧，”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就这样吧。”

杰克把声像记录器递给凯伦，“我们这样分工好不好。我说，你来写。”

凯伦把手缩在背后，“为什么不是我说你写？”

“不为什么，就凭我是学院历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我评估外星武器要比你多上那么一丁点儿洞察力。”他说话的时候牙都齧出来了。

“哦，原谅我浪费了珍贵的氧气。我碰巧有一篇比较军事历史的论文拿过新罗德大奖，少尉先生！”凯伦刚说完，杰克就大吼了一声，猛地向前跨了半步。接着凯伦比划出了一个标准的出拳手势，对准了他。“我还是上地流空手道的一段。想试试看么？”

杰克想保持冷静，但他没成功。“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对一个错误的对手，发出了错误的挑战。来吧，笨蛋！”他开始解胸带上的钩子，“我会把你的狗牌<sup>①</sup>给你老爹寄回去的！”

“少废话，动手吧！”她尖声应道，用脚扫开了一片打架的空地。“你想把你这块烂肉寄回什么地方去，你这个白痴？”

他想不出用什么话反击，只好甩掉外衣，像勒荣那样大吼几声。凯伦在一旁掌风劈得呼呼作响，高抬腿踢的比头还高。

就在这时，从尺寸超大的货舱舱门那里传来了一声不慌不

<sup>①</sup> 美军现役士兵身份牌的俗称，用于士兵的身份识别。

忙、意味深长的咳嗽。

“卡特将军。”杰克不知究竟是该先整理服装，还是马上给自己找个借口。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凯伦已经摆好了立正姿势，结结巴巴地喊道，“立——立正！”

“稍息，”瑞克走了进来，好奇地看着地上排放的武器，给两个年轻少尉一点整理衣服的时间。他有点后悔打断了之前的表演，再多看几轮可能会更有教育意义。

他们让我想起了谁？瑞克·卡特问自己。一个年轻莽撞的变形机王牌，和一个面色苍白、眼里除了工作啥也没有的SDF-1指挥官。也许吧。他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不过想到年轻人将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这种感觉还不算很糟。“少尉们，原谅我打扰你们了。G-1刚刚发布了命令，正好我也要在这条船上，我想你们会有兴趣知道我给你们带来的消息。”

刚才争吵的刺激和瑞克突然出现，让两人都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意识到瑞克一只手里拿着晋衔令，另一只手里握着他们的中尉肩章。

对两个人吃惊的反应，瑞克在心里直乐。“我们不能把只有少尉军衔的人派到哨兵这里来。这会吧把指挥关系弄乱的。恭喜你，中尉；也恭喜你，中尉。”杰克和凯伦小心翼翼地握住瑞克的手，似乎担心那只手会凭空消失，然后惊奇地看着瑞克放在他们手心里的军衔徽章。

“很好，没别的事了，两位请继续。”看到两个人发呆的模样，瑞克促狭地来了一句。他干脆地回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虽然他很想躲在门口看看下面会发生些什么好戏，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还等什么呢？动手吧，”杰克对凯伦说道。凯伦点点头。依照传统，军官晋衔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他俩默默地取下对方的少尉肩章，换上中尉的标识。随后两个人立正，互致敬

礼，庄重地握手，安静地完成了全部仪式。

“恭喜你，中尉，”凯伦模仿瑞克的语气说。

“也恭喜你，中尉，”杰克也高声应道。

## 8

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就是待在哨兵们身旁——观察、记录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但同时也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能觉察出远征军在泰洛上正在酝酿什么事件，应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知道这些。我们要颂扬英雄，揪出恶棍。但如果他们塞给你一台摄像机，你得知道的头一桩事就是——你不能同时出现在每个地方。

你分身乏术。

——苏·格雷姆，纪录片《史前文化的私掠舰队：SDF-3，法拉戈号，大天使号，哨兵同盟与远征军》的旁白

吉英·格兰特正要把准备转运到哨兵飞船上的诊疗机器人固定好，她突然停了下来。就像整个上午多次的停顿一样，她透过观察窗凝望着泰洛和若隐若显的凡托玛。

“这里的确不是家，”她又低声说道，“但至少我们清楚哪里有危险。”

吉英感到丈夫有力的臂膀搂住了她的肩，他的嘴唇蹭着她

的面颊。她有时候真想不通——一个大块头，非常强壮的男人怎么会这么温柔。

“但这里不需要我们，”文斯说，“朗博士得花很多年修复SDF-3，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在忍受痛苦和死亡。”

地面作战单元正在加载到法拉戈号上去，不夸张地打个比方，就如同一个新舱体牢牢地安在了这条船的下腹。骷髅中队补充了贝塔和摇石战斗机之后，又恢复到接近一个中队的编制，成了这支特遣航空队的骨干。

吉英紧抓着文斯的手。GMU突然被指派加入哨兵使团，文斯和她还能在一起，这至少是个安慰。她真怕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忍受和文斯分离。

吉英决然地吸了口气，止住眼泪，哭是没有用的。文斯轻拍着她的肩膀，“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想鲍威尔，但我很庆幸他安全地待在地球上，和戴纳在一起。罗尔夫会照顾好他俩的。”

她叹了口气，把头靠在文斯宽阔的胸膛上，想知道此时在银河的另一端，他们的儿子正在做什么。

在凡托玛星上，第一批登陆舰开始卸下采矿设备，天顶星人要用这些设备在这个高重力星球上开采磁单极矿。

布里泰穿着加压装甲踏上了凡托玛的土地，他舒展臂膀，活动着筋骨。在他身旁不远，动力强劲的装甲矿业车被一辆辆卸下。这些家伙看上去就像是高技术恐龙、章鱼，和蜈蚣。

他环顾着这里荒芜一片的风景，举目尽是风沙侵蚀后留下的灰、褐、黑色景象，还有高重力行星的典型特征：没有崇山峻岭的地貌——在凡托玛这样的高重力行星上，重力会很快把

山峦丘陵摧垮。

这里就像一个鬼魂出没的世界。鬼魂，其实——记忆的鬼魂确实在这里游荡：机器人统治者抹去了天顶星人做矿工时世代累积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身为荣耀武士种族的虚假记忆，机器人统治者以此驱使天顶星人为他们征服宇宙的圣战服务。

战斗壳也离开了降陆舰，它们的任务是站岗，为行动提供安全保障。布里泰让手下处理杂务，自己四下巡视起来。

朗博士和其他地球科学家都很惊讶，天顶星人居然是为凡托玛开矿行动创造出来的巨人劳工。有人甚至冒失地认为，“如果个头大小对采矿真有什么区别，那么在我看来，身材小一些反而更加合适。”

但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身形调整室的真正机理，也不了解它如何改变天顶星人的生理机能，以应对三倍于地球的重力环境的挑战。

布里泰再次舒展筋骨，在凡托玛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他精力充沛，身心欢跃，丝毫没感到疲惫。

记忆仿佛又回到了布里泰的脑海中，这真是古怪极了。第一批货运飞船集中着陆在一个露天矿区，布里泰似乎认出了周遭的景致。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攀上了一个约莫20度的斜坡；他一路攀爬，直到登上坡顶。

这里有张长凳，其实就是由几块石板简单拼起来的凳子，但他为什么恰好在这个地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回忆涌入了他的脑海，又转瞬即逝，它们是他昔日生活听过的只言片语，也可能就是他的幻觉。布里泰没有过去，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他倏地腾起一股无奈的怒火。

就在这时，布里泰在回忆里看到了他自己和爱克西多。爱克西多走近他，两人并排坐在石凳上，爱克西多说着什么，布里泰费力地听着。

我想起来了！布里泰在心里大声呼喊，犹如阵阵鸣雷。

“不，我的朋友；我们以后肯定记不起现在的生活了，”爱克西多说，“但机器人统治者给我们安排了极为重要的任务，我们将变成自然的一股神力，我们将在荣耀与凯旋中席卷银河——乃至整个宇宙！”

布里泰看见自己那时停了下来，陷入沉思。除了多扎之外，他是被创造出来的个头最大、最强壮的天顶星人，也是最吃苦耐劳、最令人生畏的一个。但他只是个矿工，很难理解爱克西多用言词描绘出来的星际圣战。

此刻，他回忆起了自己聆听爱克西多布道时内心罕有的波澜。对战斗生活的憧憬，对胜利与凯旋的向往让那时的他情绪高昂。而现在，就像爱克西多预言的一样，战斗生活他已经过得太久太久了。

但这些记忆来自何方？毫无疑问，机器人统治者抹去了所有真实的记忆。布里泰迷惑又烦躁地在巨大的头盔里摇着头。

“布里泰大人？”他惊讶地回过神来，意识到这里还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天顶星人。“工程部队准备开工建造永久房屋了，”她说，“但他们希望您决定最终选址。”

布里泰看见，她穿着经过改型翻新，用来参加劳作和执行采矿任务的昆德诺动力装甲。她肯定是米利娅·帕丽诺手下的一个烈性女兵。布里泰早就风闻，很多昆德诺部队的人始终没有原谅她们头头的过失：微缩化之后嫁给麦克斯·斯特林，还给他生了娃娃。许多人转而追随疯狂的凯龙和他的情人阿佐妮亚，但有些人依然效忠布里泰，这些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挺过了多扎大决战，经历了天顶星不满者起义，最终在和无机兽群的战斗中幸存了下来。

布里泰窘迫地看着她。天顶星人一直按照性别之分刻板地相互隔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待人友善会让他们烦躁不

安，甚至会因此引发生理上的疾病。但现在正是凡托玛星上的艰苦创业初期，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环境让人们无法继续保持老习惯了。

布里泰强迫自己打量着她。她套在厚重的动力装甲里，只能看出她在女性中算是个大高个儿，超过50英尺，除此之外很难再分辨出其他东西。透过有色头盔的面罩，布里泰看见她颧骨突出，微微有点斜眼梢，模样挺像朗博士和瑞克说的斯拉夫人，紫色头发剪成了男子气的短款。但她脸上还有别的东西……

他反应过来时吓了一跳，她化妆了。这个念头闪过布里泰的脑海。老天！她从哪儿弄到这些的？我们种族的一位女性化一次妆，就够地球女性用一个月的！！

她那饱满丰盈的嘴唇，闪亮柔韧的睫毛，弯曲修长的眉毛尤为引人注目。她向布里泰敬了个礼，准备转身离开，布里泰张目结舌地望着她。

“等等！”他突然冲动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转过身。“大人，我叫卡赞娜·赫施，前昆德诺成员。”卡赞娜嫣然一笑，用戴着金属手套的右手握拳重重敲了敲动力装甲的胸铠。“现在似乎又是个昆德诺了。一直以来，我们都贮备了部分战斗服，现在是重新用到它们的时候了。”

“确实如此。”布里泰仔细地看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和丽莎·海斯那些地球女性交往是一回事，他知道不可能和……她们发生什么关系，至少他布里泰做不到。但是和天顶星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让他心绪纷乱——何况此时一个面带微笑，迷人的昆德诺成员正在大胆、火热地注视着他。

“还有，长官，请允许我这么说，不管凡托玛隐藏着怎样的危险，能再次在我们的布里泰大人麾下服役真是太好了。”

她又敬了个礼，动作非常标准，但脸上还带着一丝古怪的

笑容。布里泰回了个礼，卡赞娜小心翼翼地迈着费力的步伐走下小丘。布里泰边目送她离开边注视着她的步态，她的装甲有点不对劲——出了毛病，还是？——她的屁股扭得实在太厉害了。

“我不想知道你的排长是怎么命令你的，”爱德华兹冲着那个负责清理战场的军士咆哮。“听好了，把撂在那个地下墓穴里的玩意儿保管好，我的评估组以后要做进一步研究！老天保佑，别给弄坏了！”

军士决定不和爱德华兹顶嘴，他向爱德华兹敬了个礼，然后对手下耸耸肩，示意重新编组。此前，他们已经用动力车辆把那些死气沉沉的因维无机作战机甲从地下大厅里运了出来，让爆破小组一劳永逸地除掉他们。

控制他们的因维主脑一失灵，这些双足因维无机兽和叫作地狱猫的猫状因维自控机甲就寸步难移了。但遍布泰雷西亚的成千台因维机甲仍然让远征军心神不宁，好像他们会随时醒来似的。上面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把这些家伙弄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轰成碎片。

爱德华兹把他的副官本森拉到一边，“调些幽灵中队的人来看守这些机甲。确保他们完好无缺，明白了？”

“是，长官。”本森想起了刚刚夺取皇家大礼堂后爱德华兹的古怪举止：他处心积虑地第一个从大厅下方攻进了因维指挥中心。

本森只能猜测他长官的计划是什么，但这位副官尽了最大努力不表露出惊讶或好奇。让爱德华兹的将星来拉你的四轮马车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但星星有骤然爆发并毁掉它们周围一切的习惯。保持距离才是在幽灵中队混下去的明智办法。

“聪明人，听说你想见我。”贝拉说着，走进了朗博士的实验室。她就要得偿所愿，似乎高兴极了。但她一看见卡贝尔和雷站在朗博士身边，就停了下来，对那两个人怒目而视。

妮雅紧跟着她的指挥官走进了实验室，所以一下撞到了贝拉背上。这名女战士比贝拉更小巧、更年轻，但和她一样优雅灵活。她更喜欢睁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周遭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让贝拉在远征军里声名大振的那种一触即发的脾气。

妮雅的绿色双眸中洒着点点金色，一头笔直的淡金色长发，头盔上有个长颈角蜥的顶饰。妮雅战斗服的设计式样不同于贝拉，但同样充满性感的魔力。她和贝拉一样也佩戴着长剑和匕首，不同的是贝拉肩荷十字弓，而妮雅一手握着薙刀，一手持着一面中间有尖顶镶板的盾牌。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贝拉怒气冲冲地用下巴点着雷和卡贝尔，指拈弓弦，准备开战。妮雅则挥舞着薙刀摆开架势，她又黑又密的眉毛下闪着怒火。

“他们在帮我做研究，”朗博士惊讶地答道，“他们现在和你们一样，是远征军的盟友。”

“哨兵不信任机器人统治者的这些杂种后代，”贝拉口吐恶言，“就像不信任那些和因维人同样残暴的天顶星人一样！”

妮雅厌恶地看着雷，补充道，“你这家伙看上去挺像佐尔，我们也有理由恨他，他的多事给我们惹来了灾祸。”

“但他不是佐尔。”卡贝尔一边对妮雅说，一边用留着精致长指甲的手捋着自己的白胡子。“我也不是个机器人统治者。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吧，我们是两个愿意帮助大家从因维人手里解放所有星球的泰雷西亚人。”

贝拉生气而轻蔑地对卡贝尔嘘着。朗博士打断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俩的帮助，恐怕我就不能及时为你完成这件东西了。”

他做了个手势，一扇可折叠的隔板卷了起来。一看见摆放在那里东西贝拉就呼吸急促了起来，妮雅喊出了声。

虽然这匹马昂着头，打着响鼻，像一头真正的四足动物那样用蹄子刨着地，但没人会把它当成一匹真马。从马背上伸出的双翼有多个关节，能不停变换外型和位置，不过它们更像是从飞机或扑翼机上拆下来的部件，一点儿也不同于鸟类的翅膀。

马小腿以上的构造被加宽了，朗博士的神马就像穿着喇叭裤，闪亮的马蹄从裤管中伸了出来。它通体银白，配饰漆黑。它顿足等候时，华贵的马鬃、额毛和精心梳理的马尾光彩照人。

“她的外表太华丽了，”贝拉喘着气，把她的愤怒抛到了脑后。“棒极了。”她向马儿伸出一只手，马儿开始嗅着她。“不可思议。”

她正准备跨上马背，雷却大声叫道，“等一下！”贝拉转身面对着雷，雷取出她的头盔指给她看，内部填充物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控制感应器，”雷解释道。“这毕竟是台机器人技术机甲，为了控制好它，你必须在脑海里对你想做的事情进行视觉成像。”贝拉劈手夺过头盔，在头上戴好。

她再次向马伸出了手。“我给你取名为‘哈丽达尔’，这是无拘无束的天空神之女的名字。”

“我是哈丽达尔。”机器马的合成声音酷似贝拉。两个女人都吃了一惊。

“相处久了，”卡贝尔说，“你会逐渐了解哈丽达尔的其

他情况。比如……”

他按下一个按钮，哈丽达尔的双翼立即向后平展地并拢，机翼面积缩小了。利用翅膀的收拢和自身的动力场，从马背上升起了一个柱状侦察模块。卡贝尔按下另一个按钮，模块收了回去。

“我保证过，哈丽达尔也能飞，”朗博士插了句话。“但主要是靠她的反重力装置和推进器；从空气动力学上讲，要让一匹马真的飞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

“她能和其他远征军机甲合体，比如旋风车——”雷补充道，但贝拉用手势打断了他，翻身跃上了马背。

“哈丽达尔，和一台机器拼在一起？荒唐！”她哼了一声。“妮雅，上来！”妮雅顺从地握住她的手跳上马背，坐在贝拉的身后，一只胳膊搂着贝拉的腰。

“谢谢您这件礼物，朗博士；我向您致敬，并宣誓忠实于您。”

她的语气又变得严厉起来。“但至于你，佐尔的克隆，还有你，机器人统治者的奴仆，别试探我的耐心，离普拉西斯人远点！”

为了加强警告的份量，贝拉回过身，胳膊对准一张实验桌的木腿。她捏紧拳头，突然向下一旋，而胳膊其他部分纹丝不动。她前臂护甲里安装着一个稍嫌笨重的装置，从里面射出了一个修长闪亮的东西。

三个人转过头来，细看是什么东西在木头上抖动：一把修长的无柄飞刀——朗博士认为，是从装在她护甲里的某种弹簧装置里射出来的。

贝拉又看看雷和卡贝尔。“小心点。”她说。

看到她无法前去，我的心都碎了！哨兵同盟勇往直前的使命，和开采凡托玛上的区区矿藏、重建SDF-3相比，更有启蒙意义！

当然，战争会伴随着可鄙的屠杀；但这条道路也会通往知识和意识的宽广崭新的地平线。这或许是一串解开终极真理奥秘的钥匙，它们产生自宇宙诞生大爆炸时的第一缕光！

不说这些了；明美会留在后方，那些只是她的期望而已。她和贾妮斯·安慕（她是什么来历？有太多谜团了！）美妙的谐音即将破碎，但林明美已经意识到她只有在这里，和远征军在一起，才能发挥她的作用、她歌声的魔力，并扮演好她在史前文化塑造力中的关键角色（朗和赞德会这么说）。

这里也是我的岗位，我甘愿如此。她会待在这里，离卡特远远的，离沃尔夫远远的一一在这里，她离我很近。我心绪不宁，无法用语言说清我的感受。我会把这矛盾留给自己，这也是在履行我的责任，而当明美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署名会是……

——太空堡垒远征军服役编号：#666-60-937

从SDF-3的一间士兵休息厅望去，哨兵旗舰和从太空堡垒里驶出的小型护航舰队一览无余，它们正整装待发。

在瓦利瓦的阴影里，引擎火光闪烁点亮夜空。法拉戈号的推进器喷出橙红色能量，好似六盏巨大的探照灯从狭缝中射出光芒。远征军从未见过这样的引擎，这艘无畏舰让它周围的船只相形见绌。吾珥之花“泥炭”炉向太空放射出惊人的能量。

明美已经下班了，她坐在休息厅中巨幅观景窗下的钢琴旁，她没意识到自己正随意地敲击着琴键。宣传部和心理战/士气部的人想让她和贾妮斯开一场告别演唱会。让每个人都鼓起解放者的热情，让他们为面前的艰险做好准备，因为让SDF-3恢复正常运转的工作会极其艰辛，把因维恐怖军团从他们奴役的星球上赶走也必须以命相搏。而此刻，远征军正不分昼夜地为哨兵任务做准备，已经疲惫不堪。

但是明美不愿意再和贾妮斯合唱了。她拒绝同那个女人合唱，她认为贾妮斯背叛了她。她不愿意为战争而歌唱。她已经不在意那套“超级歌星—拯救者—人性之音”的表演了，难道他们不明白么？她只不过是个普通新兵，她只想这样。

他们称她为“赢得宇宙大战的歌声”。可这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一片闪光灯熄灭后，留下的只是痛苦、辛酸和孤独？她体会着每次谢幕后就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感觉，知道再来一次这样的喝彩就会让她彻底崩溃。

小型护航舰队已经下降，围绕在哨兵的旗舰周围，旗舰进入超光速航行之前它们会一直担任护航。此后，法拉戈号连同船上那些鱼龙混杂的外星人、地球人便只能依靠自己了。

明美发觉自己正缓慢地逐一敲击琴键，曲调十分耳熟。节奏有些不同，更加哀恸，像是一支老歌，某位旧日著名蓝调乐手的哀伤情歌。

她的歌声故意放轻柔，却传出了深切的苦痛；她似乎是在品味歌词，实际上是嘲弄人生。

人生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向，  
张开臂膀，  
自由歌唱。

明美从容地唱着，充满忧伤，听起来仿佛侍者们就要把座椅翻上桌子，准备打烊。她感到自己肩上不堪重负，再也无法承受。

每句歌词中都有哀恸。这个著名的嗓音时而婉转，时而粗砺，之后又变得轻柔起来。

终会找到共同期待的辉煌，  
当爱闪亮，  
胜利在望……

但这忧伤中有一种力量，这首蓝调歌曲自始至终有一种力量，比所有的快板进行曲加在一起都要强的力量。

这是活下去的力量——经历苦难后，更显哀伤、饱经磨炼之色，但依然充满活力，而且准备好了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并肩前行，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她的头垂向钢琴键盘，长长的乌黑卷发遮住了面庞。或许近旁的几个人能听到，可她不在意。她又抬起头，向点亮夜空的哨兵的引擎火光处凝望了片刻，远征军的护航舰队即将启程，它们的老式引擎更亮了。

明美一边留神地看着它们，一边不紧不慢地敲击那些早已注定的命运之弦。

战还是降，生死存亡，  
挺起胸膛，不要彷徨。

没人发现调音师正熟练地操作着休息厅的音响系统控制台：降低增益，精细调节房间的天线指向，输入这艘船的通讯密码（只有某几个特许的通信员才知道密码）。校准这个信号，放大那个信号——这一切做得非常熟练，非常专业。

明美的歌声如轻柔的私语，在休息厅里萦绕，仿佛稍有响动就会碎裂。音响设备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明美一点也没发觉。

歌声传进了船上的通信系统，朗中断了实验室的研究，抬起头来；爱克西多眺望着远方；福尔塞提指挥官与舰桥人员们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侧耳聆听；歌声席卷了SDF-3上的许多人，情绪有如无法抑制的潮水般涌来。布里泰面对阴冷萧瑟的凡托玛星，通过通讯器祝瑞克和丽莎夫妇好运，就在此刻歌声从通信器里传了出来。

雷和卡贝尔觉得，即使机器人统治者三位一体缪斯<sup>①</sup>们的完美歌声，也未必能超越这首歌曲中令人心痛的美丽。爱克西多边听边想，她拥有的力量——令人震惊；不，应该说，她的力量使一切都相形见拙。

成千上万的人们呆呆地听着明美演唱，虽然对她和她的歌声十分熟悉，但他们以前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带着爱，不可阻挡，  
我们胜利在望。

---

① 希腊神话中掌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的女神，这里指统治者种族中的音乐家三人组。

乐句转强，余音不绝；这首蓝调歌曲的主题是，迷失于自我的战斗中。明美的歌声一会儿纯情、高昂、散发着痛苦的光芒，而后又变得迷离、恢复了对生命的呼唤。和从前的淘气女孩超级明星的形象相比，此刻的明美更像是一个纯粹为音乐而生的人。

我们胜利在望，  
我们胜利在望……

明美最后那几个音符扭曲成了一头痛苦野兽的悲号，然后又轻声转入正常的和弦；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经受住所有磨难，死亡不是最后的答案。

她在琴凳上身体轻轻摇晃，刚才释放的能量让她一阵晕眩——她低估了自己，她以前从未拥有过这种能量。她没发觉很多人已经听到了这首歌，也没注意到休息厅此刻鸦雀无声。

哨兵们的引擎燃烧着明亮的火焰；这艘星船踏上了征程。和明美想的一样，护航舰队只将它护送到花园小径<sup>①</sup>的边界，然后便让它独自驶向漫漫长夜。

“没什么可以汇报的了？什么也没有？你们就是来说这些的吗？”

在奥普特拉的因维母巢大蜂房里，因维摄政王正在巨大的大厅里昂首阔步。近侍们了解他的脾气，小心尽责地尾随着他。他会毫无预兆地变得狂暴无比，把某个倒霉的旁观者喂给他的宝石镶领大地狱猫，或者让他们在起源坑退化，或者干脆

① 比喻扑朔迷离的道路，前途未卜。

狠揍一拳。

谁要是挨了瑞金特的愤怒一拳，就必死无疑。因维族类的平均身高是六到八英尺，而瑞金特身高二十英尺，是族人中最高的。而他的那些顾问——比如泰斯拉——身高是平均身高的两倍。

瑞金特和他身后的矮个随从们长相不同，他的后颈部覆盖着斗篷式的肉甲，形似蝠鲞，表面上从前到后排满了酷似眼球、肉赘般的感应器官。他发怒时肉甲就肿胀起来，像眼镜蛇的颈部一样不停颤动。此时此刻，他就是这副模样。

“我派去夺回泰洛的增援部队毫无音讯？泰斯拉下落不明？瑞吉斯迟迟不肯回复？看来我的仆人们需要来点激励。”

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们。

“您的部队应该刚刚到达卡巴拉星，从驻地集结兵力准备袭击泰洛；他们离泰洛星还远，”一位侍从好不容易说出这几句来，声音颤抖。

“或，或许为了搜集更多的变种生命之花果实，泰斯拉暂停了计划。”另一个鼓起勇气说：“他非常希望那些生命之花提取物能为您带来极大的利益，殿下！”

“另一种可能是，您的讯息还没有传到瑞吉斯那边，”第三个人推测，“她过去可一直都回复殿下的消息。”

确实如此。她的回复经常夹杂着蔑视和嘲讽。她厌恶他的反向进化实验，他也对她坚持保留泰雷西亚人外形火冒三丈——那是令人憎恶的佐尔一族女性的模样。瑞吉斯已经抛弃了他，一半族人随她而去，就像蜂群不可思议地一分为二。

因维人和机器人统治者的大战刚刚结束，他的军队、舰船、生命之花精油等资源储备有限，他打不起同妻子以及半个种族的内战。至少，眼下还不行。

瑞金特并没有情绪听手下申辩，也不愿去想后勤物资匮乏

或者特斯拉神秘兮兮的生命之花果实理论。此刻，他正站在蜂巢蜂房的中央处，由穹顶和导管组成的巨型网络如同一张发出耀眼光芒的蜘蛛网，在奥普特拉地表上延绵得很远。可如今蜂房的能量已经衰减，人口也消耗甚多，似乎在嘲笑他昔日拥有的辉煌。

“好，来点激励吧。”他说话时，吻喙处的感受器狂暴地发着光。

他抓住离他最近的顾问，也没看清楚是谁就把他扔到了房间的另一边。那个仆从趴在地上，全身颤抖。“杀了他，”瑞金特对另外两个说。

他们片刻也没有犹豫，就从一对武装突击蟹卫兵手上夺过武器，枪口指着这个前同僚开了火。一串串湮灭光弹飞出，击中目标时喷出了明亮的火舌，倒下的因维人被烈火包围着，烧焦的尸体发出臭气，飘散在蜂房里。

瑞金特没下定决心，是否应该命令剩下的两位朝对方开火，或者更吸引人的办法是——让他们向自己开火。不过这样就要从头开始训练新的侍臣，那太浪费时间了。

嗜血的欲望稍稍平息了一些，他心满意足地说：“快去，按我的命令行事。别再给我带来失败的消息。”

负责将新鲜兵力送往泰洛的因维指挥官西奈普，也觉察到了瑞金特的愤怒。对于如何既好又快地完成任务他煞费苦心。

从泰洛来的报告言简意赅——天顶星人和某个不明身份的泰雷西亚人形种族共同袭击了那颗星球。西奈普从卡巴拉大兵营抽调兵力，匆忙组建了特遣部队。尽管他们正向深太空出发，但泰洛之行的计划还是有所延迟，而且准备也不充分。

从卡巴拉星调拨资源的计划被批准之后，西奈普松了口气

气。他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其他星球零零星星地集结部队，或者从急剧减小的因维帝国版图上的戍边军团抽调人力。

但西奈普这么做有两个有力的依据。一则，即使卡巴拉的因维军力大量缩减，但守军仍绰绰有余。第二点更加重要，卡巴拉人非常驯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反抗。

是的，卡巴拉人肯定会对他们的主子唯命是从。这位因维指挥官正在继续调整编队队形，这时一个通讯官向他报告了新战况，他汇报时吻喙处的感受器激动地发着光。

“指挥官！外星人的星船从太空向我们驶来！它刚进入亚光速状态，看来目标是卡巴拉！”

目标卡巴拉，和西奈普的特遣部队。“确认身份。”

“无法确认，长官。我们的资料库里找不到相关记录。”

西奈普对着哨兵之船的远距离传感图样思索了片刻。“我不想猜下去了。进入战斗状态。全体人员，准备攻击。”

对地球机甲的使用来说，这场战争里出现的每一种新的敌人都是一个崭新的难题，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用来对付天顶星战斗壳的机甲到了因维无机兽面前，就会白白送命。因为他们的弱点、武器系统和战斗模式都大相径庭。

人类战士还算幸运，他们有世代流传的好奇心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而远征军的特定环境也只能让那些学得很快的人生存下来。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从泰洛前往卡巴拉的旅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比哨兵启程前的准备工作更加忙碌。瑞克和船上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忙里偷闲小憩修整。

他们必须让非人类的哨兵种族熟悉机器人技术的武器装备，当然——只是尽力而为。他们有些人对学习新事物非常感兴趣，比如伯拉克和卡米；而其他人根本不相信异族的任何小型武器，以卡巴拉熊人和普拉西斯女战士为代表。当然也有例

外的時候，卡巴拉人會頗有興趣地試用机甲，貝拉和妮雅則迫不及待地想把朗博士設計的奇形怪狀的飛馬騎上戰場。

瑞克和同僚們絞盡腦汁，想讓這支人員混雜的隊伍進入戰鬥狀態，並且讓每個人明確各自的任務。瑞克苦惱地認為不可能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他可能正在朝着軍事史上最糟糕的大潰敗邁近。

還有不少誤解與摩擦需要調解：哨兵們反感卡貝爾和雷；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文化差異造成了衝突（沒錯，一個普拉西斯女戰士把一個氣墊坦克駕駛員的下巴打成了骨折，他向瑞克告狀說原因只是他开玩笑地叫她“糙娘們”）；而伯拉克和其他佩里頓人一直堅稱，這場戰役應當優先解放他們的星球……一切都讓瑞克頭痛不已。

要理解這些哨兵外星族類，同樣令人暈頭轉向。隨着飛船離卡巴拉越來越近，勒榮、克裡斯塔和其他卡巴拉人也變得越來越三心二意，悶悶不樂。連維特也頗為不解。

陰郁的卡巴拉人一向念念不忘命運的悲慘和爭鬥的無用，讓最刻板的地球人相形之下都顯得輕佻。不過瑞克曾以為前方的戰鬥應該能讓這些大熊人精神振奮。但現在情況不是這樣，而且他們誰也不說理由。

瑞克現在不想考慮這些，和海頓有關的那些事也令人頭痛。看起來，海頓多少是個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神，或者其他什麼，但是哨兵種族內部對海頓身份的看法並不一致，爭論相當激烈。因此，他們早就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協定，避免言及“海頓”二字。朗非常想了解海頓的更多情報，但哨兵們守口如瓶。

這些只是瑞克的小煩惱。他的大麻煩是，要盡量讓各項工作高效有序運轉，但哨兵們的種種籍口卻經常讓瑞克的努力付诸東流。

他最初曾有过一个想法，让吾珥之花泥炭——也就是思奇炭——自动传输到反应炉中，这样就可以让司炉工人改任他职。勒荣和克里斯塔给他上了长长的一课，而他根本没有听明白一个字。

他们好像是说，思奇炭必须由卡巴拉人亲手接触过才能发挥效力。如果改成机器操控，它对于卡巴拉生命形式的依赖性就减弱了，思奇炭会伤心、发怒什么的，然后就会拒绝提供能量。

瑞克认为，他听不懂肯定是翻译机出了问题。难道不是吗？

瑞克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正确领会卡巴拉人提供的军事情报。卡巴拉人离开他们的母星时，因维人在那里只留下了规模较小的占领军，看起来哨兵同盟能对付得了。瑞克的计划是利用卡巴拉星球上的制造业基地——他们以高产和适应性强著称——组装机甲和飞船让在当地征召的新兵们使用，这样就可以把哨兵的战斗力提高十倍以上。

勒荣和他的族人对这个计划不置可否，看样子，他们相信命运自有安排。这让瑞克不得不对计划有所保留，而且他说服了其他哨兵领袖们要对情况进行仔细侦测之后方可采取进攻行动。

在星船的另一端，船长丽莎下达了命令。星船在离行星很远的地方重新开始了亚光速飞行。

她脱去了远征军制服的燕尾服式上装和西装裙，换上了一套中性的紧身战斗服，这样更符合哨兵们“精干实用”的风格。她的左胸前佩戴着徽章，就和所有人类战士一样。这时，飞船完成了转换。

几乎是一刹那间，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西奈普的包围之中。

丽莎转过身，向各战位下达命令。

克里斯塔和勒荣趁着所有船员全神贯注地操纵星船重返亚光速，悄悄来到了泰斯拉的牢房前。

负责看守的普拉西斯人很高兴地让卡巴拉人接替了他们，这样她们正好可以出去找点东西吃。况且，勒荣也负责审讯泰斯拉。

现在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两位熊人走到身披镣铐枷锁的因维科学家的牢笼前。“你恳求我们饶恕你，”克里斯塔低声咆哮，“你说你有利用价值。好吧，现在正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监狱的情况，还有……里面关的人。他们是怎么被关押的？怎么把他们救出来？”

虽然很难从外表判断因维人的情绪，但克里斯塔认为泰斯拉差不多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这个科学家开口说话时，口气里有一种近乎圣洁的善意。

“啊，克里斯塔夫人！假如我知道那些事，我会一字不漏地都说给你听，这样才能赎清我对你们种族犯下罪过的一小部分——那时我屈从了瑞金特的淫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军事设施，真的不知道啊。”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身上的镣铐嘎嘎作响。“不过，我还有一个主意。你们把我放了，这样我就可以下到卡巴拉表面去帮你们谈判。瑞金特不在的时候，因维人的指挥官会听我的话。”

勒荣开口了，亮出一嘴獠牙：“我告诉过你，问这个鼻涕虫是白费劲，”他对妻子说。接着他对泰斯拉说道：“我们还是换个方式吧，看看折断你的一根触角你能记起来多少！”

虽然泰斯拉的个头比那两个卡巴拉人高大，但他还是吓得

缩了回去。“别碰我！你们的领导层说不能随便伤害我。你们忘了吗？”

“但是领导层的其他人都不在这里，”勒荣提醒他，把一只手放在门锁上，“而我在。”

克里斯塔担心这个有可能解决卡巴拉人的困境的关键人物经不住丈夫的高强度审讯，于是说：“勒荣，也许他讲的是真话——”正在这时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怪异的咆哮、清脆的锣鼓、战斗号角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声音让哨兵种族都警醒了起来。

勒荣检查笼子锁好了之后，和克里斯塔一起向舰桥奔去。他们经过一个转角时，有人正在暗处看着他们，但他们一点也没有察觉。

直到看不见他们的人影，伯拉克才走了出来，若有所思地盯着特斯拉囚室的船舱门。最后，警报音终于催促他不情愿地慢慢离开，走向他的战斗岗位。然后，他开始跑了起来，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般。

“他们没有立刻进攻，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好运气，”丽莎承认，“瑞克，我建议不出动变形战斗机，至少暂时不要。”

瑞克盯着她的眼睛看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敌人的数量比SDF-3在泰洛上遭遇的要少得多。四艘锈红色的因维运兵舰形如巨蚌，部署在一艘因维指挥舰的周围。它比上次人类所见的那艘瑞金特御用旗舰要小得多——据卡贝尔说那是瑞金特本人的皇家旗舰。如果说运兵舰像扇贝，那么这东西就不祥和的海星差不多。

哨兵领袖们纷纷前往舰桥，根据各种族的不同特点，有的

人反应强烈，有的人不露声色。“他们已经抢占了先机。”瑞克轻声说。

丽莎则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他们要是想先发制人，早就开火了，因维人是‘开了枪再说’的那种类型。”——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暗自想。

在西奈普的旗舰上，战术指挥部门终于从生物电脑那里得到了些分析结果。看起来那艘不明舰船的大多数零件来自因维人治下的各个星球，而把这些部件连结起来的核心构造则与科学家特斯拉曾经尝试建造的怪异飞船相同。

西奈普的触角愤怒地发着光。这个蠢蛋！但是——如果那就是特斯拉的话，为什么他还不示明身份？也许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西奈普又向生物电脑查询了这艘陌生飞船的进攻能力。记忆库中搜索到的所有武器中，没有任何一件能够与旗舰的射程或火力相提并论。

但它看起来显然不像新对手——人类与天顶星同盟能制造的产品。还没有哪个臣服种族的舰船对因维指挥舰造成过重大威胁。

“我们靠过去，”西奈普做了决定，“停在我们的主炮射程之内，特斯拉的射程之外。然后派机甲去侦查。”

丽莎没有回应敌方的试探信号，这么做理所当然；哨兵种族里面没有人能模仿因维人，而且也没有时间把特斯拉带到舰桥上来，更不要说强迫他合作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在继续靠近？”维特怪异的嗓音传了过来。

勒荣抱怨道：“他们知道我们的武器能力有限，他们知道

他们的旗舰比我们火力强大。”

形势极其危急，丽莎转身对着一个传声筒说：“请帮我接格兰特上校。”

“干得好，”瑞克低声夸奖着妻子的胆略，他猜出了她心中的计划。

“指挥官，那艘船上传来了陌生的史前文化能量信号。”生物电脑报告。

“机甲出发，”西奈普说，他对己方优势胸有成竹，“只要发现任何抵抗迹象，马上开火——”

仿佛他的命令传进了一位正在倾听的神祇的耳朵。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闪电便从那造型独特的飞船下方射出，几乎正中西奈普座舰的死穴，一股明亮炽热的能量束穿过指挥舰的防护盾和外壳，直刺向它的核心，指挥舰垂死的大爆炸同时也引燃了周围的战舰。

但西奈普的最后一道命令已经传达了下去。指挥舰变成了一团炙热的气体，这时运兵舰像蚌壳吐珍珠一般打开了盖子。

因维机甲雨点般落下，强劲的推进器驱使着各式各样的蟹状装甲战机，向哨兵们俯冲而来。

“战斗机出发！”瑞克喊道。骷髅中队的阿尔法机与贝塔机呼啸着离开地面机动部队的发射通道，其余战机从法拉戈上搭建的临时发射区出发，瑞克感到整个船都在震动。“文斯，再干掉几艘运兵舰！”

可是瑞克的话还没出口，哨兵旗舰在GMU的第二次大炮发射下又震动了起来。由于被捆束在船的腹部，GMU的位置并不十分有利于精确打击；但是，文斯的炮兵与定位设备无人能比。第二道强烈的闪光击中了一艘运兵舰，简直就像利剑穿过蝉翼。那艘运兵舰装载着大半舱还没发射出去的机甲，在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了。

“立即开火！所有部队，立即开火！”丽莎对着话筒镇静地说大声说道。这艘七拼八凑的船上的各个角落里，炮台和发射塔都打开了。GMU的次级武器以最强火力开始进行打击。文斯·格兰特派遣在陆基地大型气闸边待命的驱逐舰机甲群作为炮阵也开始攻击，它们的作用与当年亨利·格罗佛和凯龙的太平洋一战如出一辙。

因维螫击蟹蜂拥而至，大个的强击蟹和体型较小的侦察蟹喷着火舌到来了；虽然它们没有个人感情，但仍然暴怒得像一群马蜂。

前去迎战他们的第二代阿尔法机虽然为深空作战加强了护罩，攻击时依然灵活自如；而更魁梧一些的贝塔机则有着更强的火力和冲击力；新型摇石机有快艇式的前端造型，这是最先进的变形战斗机技术。

带领骷髅中队的是麦克斯和米莉娅·斯特林，他们和从前一样冷静而机警。对他们和骷髅中队其他经验丰富的老队员来说，大批因维敌机的到来意味着更多的杀敌机会。格斗立刻开始了。骷髅中队的通信网中是简明而坚定的通话，飞行员们个个处乱不惊，保持着自二战英雄伊格尔<sup>①</sup>时代起一贯的传统精神。

“骷髅九号，你的六点钟方位有敌机。”

“明白，骷髅二号。帮我挠个背？”

“没问题。你往右转，我这就帮你揍它。”

骷髅九号是台贝塔机，它把追击的因维螫击蟹引向了骷髅二号的火力方向。随即，自由电子激光炮喷出火苗，把敌机打得魂飞影散。

“骷髅中队长，”丽莎的声音传来，“六架敌机进入你的射程，正在进攻旗舰。”

<sup>①</sup>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用和军用飞机试飞员，也是二战中的欧洲空战英雄。

“骷髅二号，骷髅七号，前去迎敌，”麦克斯一边下达调遣命令，一边聚精会神地关注着一架想进入米莉娅六点方向——也就是尾部——的螯击蟹，这是一个致命的攻击位置。

二号、七号和他们的僚机前去救援，这个任务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空中缠斗；哨兵们的火力协调没有达到远征军的期望，所以如果舰桥不能够完全操控全局的话，骷髅双机作战单元很可能会被我方炮火击中。

另一方面，对于麦克斯和他的属下来说这也使战斗更有乐趣。他们都是机器人技术的王牌飞行员，一贯生活在战斗功勋与死亡威胁的边缘。

“骷髅一号，骷髅一号，进入守护神模式拖住它们；我们马上就到。”有人说道。米莉娅做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动，她的阿尔法机机头抛起，翻转一周，追击的螯击蟹的炮火错过了她，湮灭光弹射空。麦克斯的妻子迅速进入了六点位置，来到了螯击蟹的尾部。

这位从前的天顶星王牌飞行员如觅食的猛兽，半秒钟也没耽误，几处短促、密集的激光冲击波过后，螯击蟹爆裂。它拉出一条长长的火焰、残片和气团，接着变成一抹飘动的闪亮云雾，渐渐消散。

麦克斯和米莉娅一起飞进一片新战区，和三架逼近的敌机短兵相接。

# 11

我在机器人形态时，没有足够多的适当人类语言来充分解释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只能给出事实性概要。不过朗博士，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描述体育比赛的人类短语：“他（她）打得有如神助”，就是指在心理、情绪及其它难以量化的因素影响下，在既定环境中表现超常。

以此为前提，我认为能够保险地说哨兵同盟打得有如神助。但是比赛尚未结束，比分尚未决定。

——贾妮斯·安慕（机器人形态）致埃米尔·朗博士的报告

瑞克一边通过舰桥上方扣碗般的大透明罩观察，一边陌生地盯着哨兵的追踪显示器和战术读数屏，努力跟上战斗的节奏。同时，他还要尽全力协调哨兵同盟中人类和非人类，确保法拉戈号上的炮塔阵和导弹管对准敌人而非友军。

然而，在人们注意不到的时候，有种微弱的声音一直在烦扰着他。他渴望驾驶变形机冲向那里，去做他一生中唯一一件

在行的事情——开飞机。身处激战之外，却距离如此之近，令他撕心裂肺，好像整个宇宙都在同他作对。归根到底，造物主是邪恶的。

他还在焦虑地关注着巨大的思奇炭动力中枢。它把整艘船维系在一起，让法拉戈号整体运作起来；如果它表现不佳，那哨兵同盟就成为历史了。

一队六架装甲震击蟹穿透了哨兵们的防御圈，麦克斯派出的两个骷髅双机作战单元正在迎击。震击蟹比鳌击机操纵性能差许多，但是配备的火力更猛烈，毫无疑问，派它们就是来当神风特攻队<sup>①</sup>的。

但变形战斗机先来一步，是两架阿尔法和临时编队的贝塔/摇石组合。阿尔法机转到守护神模式——这是机器人技术独特的转换过程，也就是朗博士称所谓的“变形”技术。

贝塔机变形过程好似某种超高技派的日本折纸，各部件流畅地伸展变薄，机身转变成战斗员模式，如同闪闪发光的大力神。

摇石机响应飞行员的思维，也切换到了战斗员模式。和接近人形的阿尔法机战斗员相比，摇石的船形整流罩则像拆掉机器人上半部躯干后，换上了某个古埃及神像的面罩——姑且称其为双推进器火箭之神。

变形机全都在调整姿态和方位对抗因维人。贝塔和摇石上的那些集成武器系统，也转变为排水管般粗细的手持武器，成了战斗员们紧握的枪炮。

因维强击蟹群逼近，极具杀伤力的光束交叉往来，碟形湮灭光弹照亮了黑暗，舰桥上的船员们被迫躲避。

双足的震击蟹前爪凸起，好似瓢虫的甲壳。它们的单传感器复眼群冷酷无情，双肩上架设的双炮战无不胜。可它们的对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军组建的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飞行中队。

手是变形机战斗员，双方在火力线网中不停穿梭，阵阵火光照亮了下方的舰桥船员。

操纵失灵的摇石机悬停在一架震击蟹面前，听任对方的火力从身边擦过，谁先击中要害便能赢得对决的胜利。而这时另一架震击蟹转圈绕道六点钟方向袭来，瑞克在舰桥上无能为力，没法支援那个即将大难临头的飞行员。千钧一发之际，那架飞来的敌机在贝塔机战斗员枪口猛烈喷出的炮火下四分五裂，弹舱门在导弹发射后弹回，一簇剑鱼空空导弹群朝因维人旋转飞去。

那架装甲震击蟹在一片弹头爆炸的云雾中消失了。贝塔机的多个可操纵转向推进器一齐生火，改变了飞行姿态，手持火炮支援摇石机。

舰桥上，丽莎望着瑞克。这次他干得无可挑剔；尽管哨兵们粗陋的组织 and 通信系统造成了不利，他还是把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瑞克在作战中担任的角色，也许比她更关键。可在这短短的能分神注意她丈夫的一瞬间里，丽莎看出他不能再面对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挫折了；由于不能参加激烈的战斗，他深陷痛苦。

旗舰又猛烈摇晃起来，一束火光从GMU主炮喷薄而出。由于贝壳运兵舰已经不再值得打击，这一炮是为了清出一片开阔地带。威力强大的炮击干掉了几架敌机，就好似用榴弹炮射死了几只苍蝇。不过，这次不是炮术的决斗；决定今天战局的是机甲。

麦克斯·斯特林派出阿尔法机扫清未被战斗员们干掉的敌

机。最后一架装甲震击蟹朝舰桥舱罩一头撞下去，尽管毫无用处，舰桥成员大多仍本能地扑倒在地。

那架贝塔机拦住了它的去路，贝塔机后背上的推进器喷出的强劲火舌穿过了舰桥坚硬的罩舱。部分系统过载，防护罩有些地方失效了。爆炸引起了火焰和碎片四处飞溅，船体开始漏气，每个人的耳膜都感到了扑扑的跳动。

只有几名哨兵还站着。勒荣在巨轮边上稳稳地立着，发出了挑战的怒吼。丽莎也在船舵旁站着，双手背在腰部，舰长风度丝毫未减。她看到瑞克也在坚守岗位；他转过身来，面部表情紧张万分，那种恐惧和急切如同鬼魅附身或痛失亲人……

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丽莎安然无恙，便咧嘴一笑，向她朝上伸出双手拇指，然后转回身继续协调工作。丽莎明白，他眼中的恐慌是担心她会受伤或没命。这是突如其来的一阵情感空白——一种不能动弹的感觉。这种恐惧太真实了，丽莎认出了这种感觉，因为她曾经看见，也亲身体味过。他惧怕失去她；这让他忽然变得十分脆弱。

她将这些思绪赶出脑海。在舰桥长长的透明泡上方一百码开外，受伤的摇石机摔倒了一架驶来的装甲震击蟹，摇石机隔在震击蟹和舰桥之间，和敌人最恐怖的机甲展开徒手肉搏。

舰桥船员听不到金属的碰撞声、气体泄漏发出的嘶嘶声、和焊接缝断裂的响动。他们注视着这场安静的摔跤比赛。这时，大个头强壮的贝塔冲过来支援战友。但贝塔还是太远了。

装甲震击蟹扭住摇石机，贴身缠斗，它把摇石机双臂展开，顶在膝盖上朝后折去，泄漏的气体一下喷了出来，系统损毁时射出了道道电弧。

贝塔从震击蟹不防备的一面冲了过来，然后重新启动推进器，揪住它开始殊死搏斗。不管震击蟹怎么挣扎，贝塔战斗员都一次次把它的手臂向后别。接着贝塔机做了一个和人类一模

一样的摔跤抱身动作，随后空出一只手臂，抓住了对方坚固的塔楼形头部，握住，拉紧，使出浑身力气拧了起来。

瑞克下令贝塔机撤离；此时旗舰已经调整好了方位，以便GMU大炮伺机发射。但那架贝塔不愿放手，想扼死敌人。震击蟹的双钳在贝塔的装甲上刮出了深深的沟痕；椭圆形的前爪想撬开一点缝隙以便脱身。

但这只是徒劳罢了。贝塔把震击蟹的手臂向上抬，在它背后折弯了。这时瑞克突然明白，除了机器人技术之外，还有一个同等关键的决胜因素，那恰好是机械能力的对立面：是情感和信念，是对因维人恶行的仇恨和对胜利的渴求。战斗动机对因维人来说是无条件服从蜂房不容置疑的指示，对贝塔来说则是自由意志所做出的独立选择。

贝塔腾出肘部伸到震击蟹颌下，扳起对方头部向后猛掰，一下又一下，一直不肯停手，甚至不顾其他变形机与敌人在追逐缠斗，不管伤亡数字节节攀升、法拉戈号的炮阵开火轰鸣。

因维人的机甲开始有一点喷气，接着密封口裂开，气体一下子冲了出来，随气体冲出的还有绿色的液体，一接触到真空便化为细小的水珠和蒸汽。因维机甲的关节接缝处全部炸开了，裂成碎片。贝塔紧紧抓住因维机甲的一只大脚在残躯上撑了一下，把自己推了出去。

贝塔像一只木偶，上下起伏地漂向一动不动的摇石。有人把收到的信号转达给了丽莎：“没有生命迹象”；摇石机损坏严重，这在意料之中。

瑞克从外表原始但结构非常复杂的观测仪上移开目光，向上看去。他自控力极强，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们姓瓦尔代兹。”

每个人都认识他俩，他们是变形机飞行员兄妹，顶尖王牌飞行员。驾驶摇石机牺牲的是亨利；他的妹妹用火力强劲的贝

塔机刚刚为他报了仇。

虽然因维人不停进攻，战斗还是变成了一场火鸡围猎<sup>①</sup>；在远征军机甲捕猎不到的地方，哨兵同盟的大炮使用炮火覆盖。丽莎的通讯分析员汇报，由于因维特遣部队指挥舰快速解体，没能把哨兵到来的消息传到奥普特拉，也许连卡巴拉星也不知道。卡巴拉星的地面观察站可能已经侦查到了太空中的交火，但因维驻军肯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围绕卡巴拉的尘环很厚，下面的因维人或许以为这才是通讯中断的原因。对哨兵们来说，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人类和外星战友已经步入了战争——在这个以太空堡垒为标志的时代里，这意味着他们全都了然于胸的那句话：不胜利毋宁死。

能量武器和防护武器不停发射，道道刺目的亮光和愤怒的橙红色湮灭光弹流在黑暗中斜穿交错。战斗机都在急旋猛扑，尽管这些机动极其耗能，但那只是飞行员在大气层内练就的本能直接通过思感头盔反射出来而已。

这里是战事最密集的区域，是战斗机飞行员生命的靶心，是疯狂的核心——是战机空中格斗的可怖集中地。

导弹丛林呼啸而来，能量火球四处炸开，几乎猛烈到难以形容。千疮百孔的机甲跌跌撞撞地晃动着，喷出气体和火焰，垂死挣扎。因维人利用群体智慧协同战斗，而远征军也学会了集中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双方都毫不心慈手软。

但优势已经转向了哨兵一方；在如此大规模的机器人技术混战里，很快就能看出谁占了上风。

麦克斯和米莉娅就是整个战场上的战神，他们四下出击，让死亡降临在目之所及的敌人身上，让苦战的变形机飞行员们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而且身后有瑞克在舰桥上，麦克斯感到自己又多了一份优势。

<sup>①</sup> 军事俚语，指火力相差悬殊、一边倒的不公平战局。

瑞克曾是麦克斯的上级，骷髅队长。但他很久没参加过空战，不论他多么焦急，都不能再跳进变形机座舱了。以前瑞克就对将级军官生活的种种限制开始不满，那时麦克斯已经救过一次瑞克，差点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现在不会有这种事儿分麦克斯的神了；他们的阿尔法机火力和性能都大幅提升，麦克斯和米莉娅这对飞行伴侣也是灵魂伴侣，能随心所欲地控制飞行。凶猛的强击蟹和灵活的螯击蟹都是猎物，他们就像猛虎一样捕食它们。猎物们也会伏击变形机，射出致命的炮火，但是这也只能让狩猎变得更有价值一些罢了。

在各种战术分析思考池中的计算机和战地传感器上，显示出了一条死亡和毁灭的移动光晕——是麦克斯和米莉娅，他们近乎超人的精妙表现和完美的空战技术。

战局很快便稳定了下来，死去的西奈普的特遣队幸存者们大势已去。几秒钟后，天平准确无误地倾斜了；因维人想要撤离，奔向已不复存在的运兵舰，这时文斯·格兰特的GMU一次又一次定下准星，发来了火山喷发般的炮击。

因维人调头逃跑，变形机追了过来，他们一个挨一个飞快追赶着，准备杀敌。一整片正撤退的因维机甲突然被弹火包围，这是历次宇宙战争中从未有过的场面。一些人在反击，另一些在逃命；骷髅战机紧紧盯着他们，毫无仁慈之意，大开杀戒，因为他们都见过因维人对陷落星球的所作所为。即使是羊栏边上的狼群也不会更凶残。

由于卡巴拉星尘环和电磁干扰技师的努力，到卡巴拉星的讯息通道被屏蔽了，因此哨兵同盟才能靠没有事先计划过的偷袭赢得了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但他们的第一项主要任务，还在下方等待着。

杀戮的最后一幕还没有结束，派给骷髅中队的男女们的任

务是扫清残余的因维机甲，不过这命令有些多余，他们已经这么做了。瑞克·卡特想一直等在这里，直到最后一架变形战机安全回航，或者至少调查清楚它们回不来的理由。但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必须即刻开始袭击卡巴拉，在一小时之内，因为哨兵们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瑞克眼前突然浮现出亨利·格罗佛的样子，明白了过去他站在SDF-1的甲板上时，这个老人肩上压着什么样的重担。瑞克又深情地想到了丽莎，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哨兵同盟中会有谁能活下来。

“我们这就去打他们，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整个卡巴拉就都是我们的啦！”长得像狐狸的嘎鲁达人卡米在呼吸面罩后面说。

其余的哨兵们也同意他的看法。这时瑞克重重地敲了敲U形桌，所有人都有些惊讶，连喜怒不形于色的勒荣和克里斯塔也不例外。

“刚才的战斗里我失去了八个好弟兄，还有八架珍贵的战机，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损失；我决不会容许更多的损失了！我们能越快抵达行星上的兵营，损失就会越小，也就能越快获得主力机甲制造设备。”

舰桥的穹顶下有一个上面堆满卡巴拉空啤酒桶的桌子，勒荣突然在桌子旁后腿一蹬站了起来。瑞克说，“我建议我们，我们……”

他似乎没想好该怎么说，许多哨兵成员互相看着对方，人类的表情更不自然。但是没人插话。毕竟，是瑞克直接对远征军的阵亡飞行员负责任，所以他还是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只有立刻开始进攻，我们才能将现有的战术优势发挥到

极致，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情报计算机、传感器和G-3署的技术人员已经标记出了卡巴拉上因维人的主要和次要目标。我们的变形战机此时此刻正在重新加油，装弹；我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发动攻势。哨兵战友们，让我们去解放卡巴拉。”

丽莎看着瑞克，他似乎变了一个人。当然，他恨自己的文案工作，但他承担起了交给他的责任，承受了这份苦恼，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症的折磨，这种每个优秀指挥官在战斗中都熟知的痛苦：他或她的指挥，便是在执行任务和生命代价之间权衡。她未曾期望他能做到，但她看到了他已经完全成长起来，就像格罗佛舰长从前那样。

瑞克从他自己的角度审视着妻子，发觉她理解了那些撕扯他的力量，比他自己理解得更加生动，她担任SDF-1副长和后来的SDF-3船长时，那种力量曾经让丽莎无比痛苦。

瑞克突然间明白了。我宁愿进机舱，为一架变形机和自己的生命负责，是因为这更容易！让这杯苦酒离开我……<sup>①</sup>

但这行不通。虽然如此，瑞克知道丽莎充分理解了他，这给了他令人惊奇的力量。他也感到了一丝愧疚；他看不到骷髅队长责任以外的问题时，她有多少次曾经这样进退维谷？

每次他以为自己不再爱她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新的爱她的理由。

但这不能为他解决卡巴拉的问题。这时，高大结实的老爹级熊人勒荣，摇晃着感恩节火鸡般大小的拳头，用力捶下了他身边桌子的一大块桌角。

“不行！”

---

①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26章，比喻希望避免即将到来的苦难。

就在此地  
你们将拿回你们的所有；  
就在此地  
我们会把恐怖还给恐怖的源头。  
——节选自卡巴拉人的预言圣歌

没有人胆敢让勒荣闭嘴，或者捂住克里斯塔的嘴巴，这对熊人伴侣正肩并肩站在一起。

他们的护目镜拉到了粗壮、长满鬃毛的脖子上；两人身上的护甲和装备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被捕获的危险野生动物。

“我们现在还不能进攻，”勒荣吼道。丽莎开始考虑一个实际的战术问题：体重半吨的熊人在舰桥上发起脾气来该怎么应付？他们身上有厚厚的皮肤和皮下脂肪，眩晕枪伤不了熊人几根毫毛。所以，要么就一枪干掉他们，要么就老老实实听讲。地球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盟友学习，她决定以维特和其他哨兵成员为榜样，先听听再说。

瑞克从她脸部表情中看懂了她的决定；他也后撤了。两人在一瞬间简短地交换了一个浅浅的笑，然而这微笑却让他们彼此都感到温暖。

“我们不能进攻，”勒荣大声嚎叫着，“因为[此处他使用了一个熊人的词汇，无法翻译成哨兵使用的通用语]不对！你们是外来人，对卡巴拉人的习惯一无所知，我还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按照[他重复了刚才的那个词]行事，等待你们的将是彻底的灾难。”

寻找解决方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瑞克坐立不安。牛角男伯拉克和水晶人鲍丹为勒荣过去的功绩辩护。瑞克烦闷得直想从头上揪下一把头发。

但是看起来卡巴拉人对命运有一种独特的理解，瑞克的印象是，熊人的命运观非常压抑，让人感到虚弱无力。按照熊人对命运的这种理解，现在还不是对卡巴拉发起总攻的时候。勒荣和克里斯塔想要一支非常小的侦察队，让少数几个人降落到星球表面去把情况弄清楚。

“这简直是疯了！”瑞克忍不住喊道。“我们知道无机兽在哪里，也清楚其余的目标方位。我们应该对他们发动进攻，救出卡巴拉人民！天啊，难道就没人明白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不管你们做出怎么样的让步，因维人都不会放过你们的族人！他们只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一个接着一个！”

克里斯塔从她那把大椅子上站了起来，吼了一声，露出尖利白亮的獠牙。瑞克没有退缩——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勇敢的事情；丽莎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她腰带上那把并不存在的手枪。

“史前文化的塑造者还没有裁决……那个，”克里斯塔缓缓吐出几个字，仿佛在做梦一样。她低下了头，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没有必要说那个。”

瑞克摇了摇头，听不懂他们到底在暗示什么。“你们犯什么毛病了？把他们打得找不着北，卡巴拉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的母星就又是你们的了！”

勒荣绕着瑞克转起了圈子，他举起着一只手掌逼近瑞克，利爪从张开的手掌中伸了出来。那缓慢的步伐仿佛就是无声的争论，瑞克·卡特知道死神近在咫尺。

“我们……根本不能……攻击……他们，现在不行！”勒荣大声咆哮，其他人被他的大吼吓得直退缩。

丽莎·海斯·卡特是第一个重新抬起头来直视勒荣的人。瑞克想把她拉回来——要是当初记得带把枪在身上就好了。要那种猎大象的枪才行。

丽莎盯着勒荣的眼睛。她说，“如果你忘了的话，我要提醒你，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被吓跑。现在，不论有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都要进攻，你们选择吧！”

丽莎没做任何铺垫，直接把争论引到了另外一面。瑞克提起精神准备动手，因为他很清楚，熊人在下一秒钟就会暴起攻击他的妻子。

然而情况和他想的相反，勒荣和克里斯塔的火气降了下来，虽然他们还在咬牙切齿，但是没有公然反对丽莎的话。丽莎继续说道：“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把因维人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因维地面部队很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特遣队已经被我们消灭了。电脑的分析和G3署的评估是一致的：我们目前暂时拥有对因维人的优势，但是这段时间不会很长。作为哨兵同盟中人类成员的代表，我要说我们现在应该动手了。”

其他的哨兵成员捶着桌子，高喊支持。瑞克看着他的妻子，心中涌出了深深的爱意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几分羡慕之情；但是他认真思索了片刻，发现这种羡慕里敬佩和渴望各占一半。二者对于爱情都是好事，对于婚姻就更有益了。

但是卡巴拉人又站起来反驳，就像直立的灰熊。“你们不理解——”

他们发出了一个其他哨兵成员无法理解的音，翻译机的电脑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给出了一个合格的、清晰的解释：“万物的塑造者”。

瑞克看着他左边的卡米，这个长得像狐狸的嘎鲁达人坐在那里，带着呼吸面罩，面罩连着背上的气罐。“老天，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卡米透过面罩发出愤怒的声音。瑞克侧过身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克里斯塔和勒荣现在的行事风格和我们结盟那会儿不太一样，”卡米说。

“我们能够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拿下监狱，然后扫荡剩余的敌人，”瑞克指出。

卡米点点头。“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拦卡巴拉人的行动，”瑞克又说。“你也会让那东西拦住你么？”

卡米盯着瑞克深深地看了一眼。“我愿意相信你，对普拉西斯人或者这里的任何人都一样。每个种族都有许多外人还不了解的东西，因此我们得谨慎对待。我想的有错么？”

瑞克不清楚该怎样回答。“我们一定要去侦察下面的情况。”勒荣高声说。“克里斯塔和我，还有五六个我们自己的人——”

“不行。”丽莎摇着头说。她不清楚熊人深藏不露的是什么，但是她十分反对让他们单独行动。她很想相信他们——其实，她已经喜欢上了克里斯塔和勒荣——但是她动摇不了自己的感觉：熊人在隐藏着什么秘密。

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哨兵同盟面临着成立以来头一次真正的考验，似乎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困境都有几度不能凝聚人心了。出乎意料的是，卡贝尔把一切拉回了正轨。

“你们难道都忘了因维人给我的母星带来的恐怖？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解决分歧！这些星球的生死决于一线！”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侦察任务不能依赖远程探测器或者无人机，一定要由活人去完成。维特作为主席，最终决定侦察队由勒荣、卡米、瑞克、妮雅和贝拉，还有杰克·贝克和凯伦·潘组成。最后两个名字让瑞克有些吃惊，但他随即猜测维特已经注意到了这两名年轻中尉。

丽莎想反对，她也想加入侦察队，但是她承认维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的位置应该在星船的舰桥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名字补进了名单：在卡贝尔和雷本人的要求下，雷也被选入队伍。

他们打算乘坐一艘卡巴拉人的穿梭艇进行渗透；它的思奇炭引擎几乎不可能被因维人的史前文化装置探测到。变形机或者气垫坦克没什么露脸的机会，瑞克也不得不让步。

侦察队翻遍了船上的军火库，收集各种各样的手枪、来福枪，手榴弹和火箭发射器。与此同时，人类机械师在检验队伍可能会用到的多功能野外求生包。瑞克注意到，尽管普拉西斯的女士们精通火器，毫无顾忌地把子弹带缠在腰上，或者在肩头挂上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但是她们仍然坚持要带上刀剑，十字弓，还有妮雅的薙刀。

他耸了耸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况且，这类无声武器也许用起来会很趁手。勒荣还是要带着他的气枪和那把巨型切肉刀，不过卡米显然更喜欢携带火力强劲的人类武器。

就在侦察队的装备和穿梭艇被反复检查的时候，情报部门的人员正在电脑的辅助下，利用遥感设备传来的信息反复优化着陆的地点。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面的因维人驻防部队已经注意到了行星尘环上哨兵的存在；这至少是侦察队的一个优势。

在最后一轮任务简报开始之前，瑞克找到了一点时间补了几个小时的觉。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和丽莎呆在一起，但是她还得忙着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为侦察任务可能遭遇的种种情况准备应急预案。

现在，她终于回到了他们两人的船舱，瑞克在整理他的战术背包，再次清点个人装备。急救包，备用弹药，应急压缩口粮，惯性追踪系统——

“高兴了，瑞克？”

“丽莎，我们别吵了好么！是维特挑中了我，我又不是自愿的。”

“你根本不需要表态。你早就让所有人知道了你的爱好。”

“我曾经宣誓要在战备部队服役，而不是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

“好啊，你现在如愿以偿了，嗯？”不过她没有继续和他胡搅蛮缠，至少不是在他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喂，一定要平安回来，一根毛也不能少，明白么？”

他把她拥入怀中。“别担心了；我不是冲着军功章去的。我现在是，瑞克·卡特——‘谨慎者’。”

他们亲吻了彼此，然后她把他推开了。“别和那些普拉西斯女摔跤手搞什么花样，否则我们这里就会少个将军了。”

“不会，长官。遵命，长官。”

在穿梭艇的气闸仓，杰克·贝克正在对他的思感头盔进行最后的检查。尽管侦察队不会携带任何大型变形机甲，但是他们还是会带上一些旋风车和气垫摩托。杰克可不喜欢骑着高速移动的东西“裸奔”，在战地上找不到任何防护装备。他期望朗手下的研究人员能够给哨兵一些他们正在制作的原型机，那种按照设计可以和旋风车合体的个人护甲。

不管怎么说，因为头盔内置了对讲机，所以是必要的联络设备。妮雅和贝拉一定会戴上朗改造过的那种艳丽的普拉西斯头盔；杰克有时觉得这种半今半古的混合物很不伦不类。

“好啦，好啦，他们派出这种临时凑合的队伍就是要看看真正的战士是怎么干活的，嗯？”

凯伦·潘有一种本领，能把作战服也穿得有模有样。她耸耸肩膀背上战术背包，重新调整负重，同时给了杰克一个嘲讽的微笑。

“潘，得有人在你昏倒之后掐你的手腕。”眼看两人就要开始新一轮的争吵，杰克突然听到一点动静，他转过身去，惊讶得嘴巴都关不上了。

她们不是认真的吧！

那是贝拉，骑着机器战马哈丽达尔，妮雅坐在她的背后。哈丽达尔的马蹄声从船舱的甲板上扬起。杰克花了好几秒钟才想起怎么说话。“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这是侦察任务，不是嘉年华！”

贝拉盛气凌人，死死地盯住他，高挑的双眉凶恶地皱在一起。“哈丽达尔是我的战马；有了她，我们就能遮断更大面积的战场，能够放心地休息，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贝拉拍了拍她腿上的长剑，不过杰克注意到她的鞍袋里插着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肩上的枪套里还塞着一把高能手枪。

虽然妮雅装备了手榴弹和其他火器，但她还是带上了她的薙刀和盾牌。杰克看到盾牌的内沿用夹子固定着一排飞刀，方便取用。妮雅从马背上滑下，贝拉也跟着跳下来。她牵着哈丽达尔的缰绳，领着她穿过穿梭艇的货舱门。

卡巴拉船员和周围其他人都吓呆了，没人敢站出来干涉，接着普拉西斯人便在货舱里给机器马解缰绳。哈丽达尔十分从容自若，看得出来这样的事情每天都要演练一回。

“将军肯定不会喜欢这个，”杰克自言自语。

凯伦耸耸肩。“哦，管他呢，还好她没把她那个四翼的微型武装直升机带来——”

就在这时，贝拉转过身，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又说了一句，“哈格尼，到我这里来！”

杰克、凯伦和船上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知道在贝拉吹出这种口哨的时候一定要蹲下。一个形似蜂鸟的小不点快速拍打着两对翅膀，像梭镖一样从空中高速掠过，它骚扰这两个中尉的目的就是为了找点乐子。杰克很想给哈格尼狠狠地来一下，但是还是决定不要冒这个风险，指头给铁皮剪般锋利的鸟嘴上一下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哈格尼是贝拉给一只马尔鹞取的名字，她对普拉西斯人来说是一种高贵的鸟，就像法老王的猎鹰一样。她蹲在贝拉前臂厚重的护臂上面，看起来还不到一只雀鹰那么大，四翼收起，警惕的目光环视着四周。她的眼睛很奇怪地向外突出，充满了野性，不可捉摸，哈格尼发出的啸叫似乎可以轻易穿透人的耳膜。

“老天，我真讨厌她这样做，”杰克皱起了眉头。“马，还有鸟！我们干吗不再带上几个小丑，再来一个走钢丝的？”

“你对编制及装备表的内容有意见么，中尉？”

杰克转过身来。“啊，将军！我对编制及装备表没什么看法，长官！我，那个，我只是有点吃惊，没别的。”

瑞克当然也有些看法，但是他决定不表态。实际上，他也怀疑机器战马和普拉西斯人的猎鹰能有多少用处。如果贝拉坚持要在空中兜风，她们会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让因维人联想起泰洛来的远征军。

他叹了口气，不指望能够和贝拉讲理，让她克制使用自己的宠物。也许丽莎是对的，这次户外活动也许不是个很好的主

意。

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勒荣出现了，雷和卡米也来了。他们登上穿梭艇，整装待发，丽莎则开始指挥飞船在行星尘环中小心地穿行。

# 13

瑞金特在自身“退化”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怎样的成功，又如何选择了这条道路，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无人触及。而很容易看透的是，他对瑞吉斯那种无法撼动的欲望——或许是爱，或许是着魔。

但这不符合人类设想的“反向进化”过程；确实，瑞金特的自我重塑本应使他摆脱这种感情。到底是他拒绝放弃这种感情，还是反进化过程和我们推想的是完全两回事？

——黎缪尔·席卡，《烈焰神庙：因维摄政王史》

克里斯塔又一次站在泰斯拉的囚笼面前。“因维人，我再问一遍：你能告诉我卡巴拉上的什么情况？”

泰斯拉万分沮丧地摊开双手。“我知道的不比你多。还有，我得再对你说一次：把我放了，让我下去，到你们星球去，我会尽我所能为了和平促成新的对话。”

克里斯塔不耐烦地说：“要是让我发现你在撒谎，就把你扔出密封舱。”她转身便走。

“等等，”他脱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对其他人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早就发现了熊人的信仰体系中有些方面引人注目。他曾经以为，勒荣和克里斯塔会把他们的窘境告诉哨兵同盟；可他们没这么做，这成了他的小小优势，但也让他很疑惑。

克里斯塔被激怒了：“因维人，你什么都不明白！我们的视察者传来的神谕是脆弱、不确定的。公开神谕会彻底改变视察者与塑造者，让他们变糟。要不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困境有所了解的话，我根本都不会提起这些。”

泰斯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原来如此。要是他能处理得巧妙些，也许他还有希望。当然，他手上没有更多的牌了。别的不谈，他很希望未来能按卡巴拉人的期望发展；否则，泰斯拉就会第一个成为他们暴怒的牺牲品，他知道他们的复仇会多么恐怖。

进入大气的过程更像是自由落体，操舵手勒荣时而莽撞得近乎自杀，时而又显得内行能干。虽然飞船的一部分可烧蚀层剥离了船体，但下坠的碎片——至少在他们看来——没有在因维人的仪表盘上留下一丝踪迹。

杰克·贝克被压在自己的座椅上，眼球反复遭受红视<sup>①</sup>的折磨。他只期盼勒荣比他更能耐受重力加速度，要是驾驶员因此打起盹来，那可是大麻烦。

卡巴拉星是个贫瘠的地方，狂风肆虐。由于世代代密集的采矿，这里坑坑洼洼，遍布洞穴。飞船进入大气时颠得人们骨头都快散架了，完成进入后勒荣把船体改平，稍微加了一点油门，把穿梭艇保持在能够有效着陆的高度，开始搜寻地标。

① 飞行中因重力加速度改变头部血压增高而产生视野发红的情况。

很快他便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对准选定的着陆点逼近驶去。

哨兵们非常警惕，全员进入战位，随时准备开火。不过勒荣挑选的这个地点，是一条已采尽的铁矿主矿脉上一处废弃工地，四周荒芜人烟。因维人的军力应当已削减至最低，哨兵们因此指望着占领军的监察和巡逻会大为减少。现在看来他们赌对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气还不错——尽管敌人的数量还是很多。

勒荣将飞船缓缓下降，从一个大窟窿穿过了原料加工区中央残破的巨型穹顶。他解释道，这里以前被卡巴拉抵抗军标记为安全地点。至少此时此刻，这里是小队能找到的最安全的行动基地。

他们还没解开安全带，瑞克的心里就已经开始盘算了。贝拉太急于把哈丽达尔飞上天空感受自由，四处瞧瞧；他必须和她强硬地谈谈，让她明白当务之急是对临近地区进行地面彻底搜查和传感器扫描，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哨兵们在侦察任务开始之前不被发现。

凯伦·潘感到形势不妙，她看到年轻的将军站在威武堂堂的女战士面前，沉静地告诉她现在应当开始学着遵守命令。女战士的手朝剑伸去：“命令？你胆敢教训我缺乏军纪？你凭什么给我下令？”

他的嘴抿成一条直线。“是你们哨兵来向我们寻求帮助，而我是其中一员，还记得吗？是我所属的军队给了你们战斗的机会，让你们能够夺回家乡。现在我们的联合委员会做了决定，我们就要遵守；这是我们彼此达成的协议。委员会也对这次行动做了决定，侦察任务由我指挥，勒荣担当副手。那就让我们瞧瞧，你能不能做到像下命令一样认真地服从命令。”

贝拉突然一笑，仰起头来。“我总是记不住，你们这些雄性也能和女人一样顽固！好吧，将军，我们就按你的法子来

办——不过，记着：等我负责行动的时候，我也会一样要求你的。”

“那就这样。”瑞克心里已经决定，要是有什么行动是冲动的女战士领头的，他可一点也不想沾边。

因维母巢大蜂房的空间极为宽阔，墙壁回声不绝。瑞金特落在这里的每一步，都好似嘲笑自己一般。

他派到泰洛的特遣部队音信全无，瑞吉斯也不理睬他。这让他十分烦恼，连惩罚下属从中取乐的心情都没了。此刻他正踱步前行，身后紧随的精兵卫队谨慎地和他保持着距离，他们的盔甲也随着踏步发出阵阵回响。

他又开始咒骂自己在战略行动中的坏运气，他不得不舍弃了皇家大礼堂那儿的活体计算机，这是目前人造容器中能够培育出来的最新最好的巨型因维大脑。它失去了活性，也许会成为牺牲品，受到伤害，器官萎缩功能退化，甚至被那些暴发户杂种们毁坏。

他被迫召回更多的军队，他们原本在支离破碎的国度边境上镇守，以维持他对邻近的星球的统治。瑞金特想到他的特遣部队可能遭遇了厄运，忍不住发出怒吼。怎么能在这种最糟糕的时候哪！

又一个念头让他全身冰凉。要是机器人统治者打回来大开杀戒，在这个混乱的国家里把他抓个正着，可怎么办？他不悦地咕哝着，朝一根形似神经轴突的柱子猛踢过去。

他诅咒起自己的配偶，咒骂她从他这里带走了半个族群。她要他们干什么？她又没有去征服世界！她甚至没有假装帮助他控制这个国家。这不公平；都是她的错。

必须要做点什么。

瑞金特停了一下，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来到巨大的卵室，满意地看到一切都有条不紊，瑞吉斯的特别子女们都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意识，悬浮在凝胶中。一排接着一排，  
一列接着一列。

“特别子女。”这是她的典型做派，甚至都不肯屈尊告诉他这个词组的含义。瑞吉斯只说过，这些孩子们将注定是因维基因的最佳继承人，他们的命运会更加高贵。

“是嘛？”瑞金特轻蔑地一哼。在帝国摇摇欲坠，敌人可能很快就出现在母巢大蜂房的时候，除了保卫他们的摄政王，为因维的荣耀去征服、再征服，特别子女们还能享受什么更贵族的命运呢？

然而——他必须小心行事。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对付的究竟是什么。这么做不应引发新的危险，或者更不利的情况——可能这一代因维人都会对他毫无忠诚可言，甚至会怀有他们自己的野心。

不，最好谨慎行事。在过渡期间，他可以重新分配军力，暂时维持现状。他已经设法抽调了一些边防部队，派他们去加强兵源枯竭的卡巴拉驻军。或许他还可以用特别子女们当筹码，跟瑞吉斯讨价还价：想要回这些沉寂不醒的卵群，就拿忠心的战士来交换。

还有特斯拉！他神秘地谈到花儿之果，还许诺把战败敌军组成动物园，献给摄政王享用！他现在怎么样了？

瑞金特情绪激动地下令，给海顿四号再发讯息，并要求特斯拉立刻回话，要是传信人中有谁工作失职，那就等着可怖的刑罚吧。

“我就是有直觉，她会听你的。”文斯·格兰特对妻子

说。“你善于和人打交道，亲爱的。”

她停下了正在撰写的医疗报告，来自哨兵同盟成员各个星球的药膏、配剂、药丸、粉末数量极大，要做初步评估；她正在努力了解这些东西的性质，和她要面对的那些未来患者的生理特点。

“文斯，为什么你不和克里斯塔谈谈，我是说，你的身材比较接近她。”

他不情愿地呵呵笑道：“我看这事情和身材无关。我只不过是个工程师，就因为‘知道怎么让GMU转起来’才被火箭式提拔，有了这个位置。但是你善解人意，克里斯塔也不过是个毛发浓重的人。而且，你是个母亲。”

吉英注视着他说：“这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猜的。我昨天带她参观GMU，我桌子上有张鲍威尔的照片。我说鲍威尔的事给她听时，她一言不发，而且提前结束了参观。”

吉英的好奇心和职业责任感混合在了一起；他看出，她就像以前很多次一样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我们对卡巴拉儿童的确所知不多，对么？哦，生殖周期就在数据仓库里，没有异常——尤其是跟史菲利普人相比！可是我想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是怎么了？”

“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些。”文斯冷静地说。

她站起身，踮起脚尖吻了吻丈夫。“知道吗？你是个非常厉害的被火箭式提拔的工程师。”

他对她微微一笑：“我的厉害就是当遇到真正的难题时能来找你。”

传感器和探测器表明，他们的着陆过程没被发现。瑞克，

杰克和凯伦骑着气垫摩托彻底搜索了临近地区，此外，不出意外的，贝拉和妮雅驾着飞马进行了空中侦察，她们也都证实了这点。

之后，瑞克指派雷和妮雅一道看守穿梭艇并管控通讯中继设备，确保侦察队在有需要时能与法拉戈号直接连接上。但雷有些不情愿。

“要是我们不能把这里的发现报告回去，整个任务就没意义了，”瑞克怒气冲冲地对他说：“现在，谁也别来和我争论了！”

雷没吭声，队伍便开始装载武器装备。勒荣能轻松地扛起队友行装的两倍重量，干起活来毫不费力。但他心事重重、沉默不语。

瑞克比以往更加关心如何才能更合理地分配队伍的装备武器。勒荣以前透露过，卡巴拉星上自然形成的洞穴与废弃的矿井纵横交错，形成了有效的地下通路，小分队去目的地的大部分路程都可以这样走。

这意味着要节约使用手持探照灯、夜视仪等物品了。瑞克让贝拉留着金刚狼步枪，却分给了卡米一支火力更猛的短射程欧文斯9型防暴枪，好在下面贴身近战的时候派上用场。瑞克自己拿了支金刚狼。分给凯伦的是一支瞄准精确的狙击步枪，这支队伍里数她的枪法最准。

勒荣拖着弹匣式火箭发射器和一排弹药；杰克配备了一支发射可爆弹丸的霰弹冲锋枪。瑞克让每人都带上“蝠耳”，万一遭遇地下冲突时有用。蝠耳可放大微弱的声音，维持正常的声音，还能降低巨大的声音——否则在地下交火时侦察兵会被震聋。

此行不带哈丽达尔，而贝拉却没有像大家猜测的那样提出争辩；即使是她，也能看出拉着马儿随队伍穿越狭窄的地道，

是多么不现实。她放下了大部分普拉西斯武器，只带上了长匕首。

勒荣带领队伍来到一台矿井升降机前，这里有一股发霉腐败的味道。他在一个失效的电源接口上鼓捣了片刻，升降机便马达嗡鸣，工作起来。他们登入升降机，纷纷打开头盔上的探照灯。雷和妮雅目送他们在一片黑暗中降了下去。

维特和卡贝尔等人对他们的所见大为吃惊，或者说，他们更加惊讶于居然没有看到自己意料中的景象。对卡巴拉表面的远距离探测显示出他们下方的星球基本未遭受破坏。他们的主要城市璀璨勒尔仍在熠熠生辉，整个城市覆扣在巨大的水晶穹顶之下。

“这不合逻辑，”维特说道。“卡巴拉人对因维人有深仇大恨，我们以为战况会异常激烈。”

尽管没有作战的迹象，但仪器的确显示下方仍有频繁的因维军事活动。除了个别地方，工业技术基础设施完好无缺，运行平稳，绝大部分建筑屹立如常，社会系统正常运转。

“或许这是诡计吧？”莎娜转身疑惑地问她的丈夫。“会不会是卡巴拉人设计引诱我们中圈套？——不，不会的。要那样的话，早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他们随意找个借口就能把船开到这里来了。”

“况且如果真是阴谋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拼了性命跟追击者对抗，接着又和那支被我们奇袭的特遣部队血战到底，”卡贝尔指出，“然后就是这次侦察行动。还缺一块拼图才会完整显现事情的真相。”

这艘拼装船里突然传来的警报声打断了他们，丽莎的声音从羊角形广播喇叭传了出来。

“全体作战人员请注意！敌军从超太空出现，正在接近卡巴拉星。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即将发起攻击。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准备出发。所有战位做好准备，遵照我的命令开火！”

乔纳森·沃尔夫被召入气垫坦克机舱，这对他是一种解脱。他在整个航程中带领着沃尔夫战队练兵演习、维护机械，频繁地开会、训练，好让自己摆脱心灵上的折磨。

这都无济于事。他为了分享太空堡垒远征军的荣誉，将妻儿抛在身后，也许多年之后才能再见到他们。这罪恶感一直还在。

但还有一份更强烈的罪恶感在拷问着他的良知，又让他流血的伤口隐隐作痛。是明美难以抗拒的身影——明美。她那美妙的声音，头发上飘出的香氛，脸庞和眼睛，顽皮的孩子气；在泰雷西亚新年前夜舞会上，他在花园里拥抱着她的感受；她的亲吻让他头晕目眩，兴奋得像个初涉爱河的男孩子一般——明美。

骷髅变形机起飞出发，整艘船震颤起来。沃尔夫厉声发出各种快速指令，他的气垫坦克随即变形为战斗员模式，完成真空作战密封，跟着他冲向了指定的货舱。分配给GMU部队的驱逐舰士即将前往开火点，沃尔夫知道，陆基机动部队也在为武器系统预热。

但这次不会有伏击了；今天双方都得到了预先警报。当时没派沃尔夫参加侦察，他曾十分失望，现在看来这是不成熟的想法。此刻，沃尔夫战队将全力以赴迎接一场恶斗。

困在下面的卡特等人会如何呢？沃尔夫替他们遗憾了片刻，又将思绪拨回到这场战争中他所面对的小小角落中来。

当然了，我听到过那些关于“非我族类”的闲话。要感谢我太太，她明白对于战争中人来说这是什么含义，她并不计较这些。

我曾希望人类在面对哨兵同盟时，会有所长进，少一点任性的偏见。可除了骷髅中队，几乎没人能做到这点。

米莉娅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她像猛虎一样为人类和哨兵战斗。你还能说那样是“非我族类”吗？如果是的话，那把我也算上。

——特蕾莎·杜瓦尔，《比翼蓝天：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斯特林夫妇》中麦克斯·斯特林的谈话

“骷髅中队，随我一起编队，带好僚机。”麦克斯·斯特林习惯性地下达指令。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阿尔法驾驶舱的战术显示屏上。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同志兼战友，她会帮他照顾好整个中队的。

有那么一会儿，麦克斯想到了瑞克。幸好瑞克没开着变形

机来这里拼杀；他曾是个很棒的飞行员，很有天赋，技术上一度仅次于麦克斯。可瑞克已多年脱离实战，这一点在上次他和骷髅中队一起出战时表现得很明显。只要瑞克那帮人能小心隐蔽，就会没事——相比他们，现在哨兵主力部队的麻烦可太多了，除非骷髅中队立刻上场来应付这些活计。

走运的是，新的敌军分遣队不像之前哨兵们刚来时遭遇的那支部队一样兵多将广：只有两艘碟形运兵舰，没有指挥舰。另一方面，今天哨兵们也没法突然来个致命一击。光是现在就有无数螯击蟹从贝壳运兵舰的血盆大口里喷涌而出，其中夹杂着震击蟹，甚至还有更骇人的装甲震击蟹。

变形机群跃起迎敌，仿佛加入了一场集体决斗。战斗的漩涡混乱疯狂，敌友交缠，难以开火。但就算有因维人能突破混战，也只会一头撞上哨兵之船撒出的那张火网，沃尔夫战队的坦克和GMU的火力让它更加密不透风。

战机爆成火球，像新星点亮了黑夜；巨大的毁灭能流横扫战场，密集如云的导弹飞掠空中。电子干扰与反干扰使双方的导航系统运行失常，所有人都同时暴露在两军炮火之下。

一小队螯击蟹在装甲军官机的带领下，伤亡惨重后终于接近了法拉戈号的上船体。可就在它们打算发起近距离攻击甚至登船杀戮时，沃尔夫和他的战斗员小队出现在它们面前。这场近身战连手持武器都难以施展，很快沦为肉搏：远征军的合金铁拳对因维人的银亮利爪——连脚、肘、膝盖也都齐齐上阵。

战队中有人扭下螯击蟹的一条前肢抛出老远；螯击蟹随即能量过载，内部炸裂。因维的军官机和两架螯击蟹则从背后抓住一名战斗员撕成了碎片。

但因维人毕竟寡不敌众，被打得狼狈不堪，七零八落。正在这时，更多气垫坦克以角斗士模式<sup>①</sup>登场了：这些双足行走

①角斗士模式即为气垫坦克的守护神模式。

的大炮台敦实粗壮，大小像座住宅。它们的超强炮击剔掉了最后的闯入者；之后所有坦克都变形为角斗士，防范任何登船企图。

GMU的巨型主炮一次次将地狱烈火怒射出膛，但此刻敌机群已经散开，贝壳舰变得无足轻重。文斯·格兰特停止了主炮，将动力切入次级炮阵，为后面的恶战节省能量。

一架因维战机冲破了哨兵们的防空炮火网，朝船尾发起自杀攻击。文斯把外层甲板的驱逐舰部署过去，协助那里的两辆气垫坦克。他让副官向吉英仔细确认病员区是否一切就绪，而得到的回复却让他心神不安。

“病员区准备就绪，长官。但格兰特少校不在，她还没来报到。目前去向不明。”

卡巴拉行星上，因维人察觉了头顶遥远高空的军事行动。

根据上级命令，某特种部队已大规模集结完毕，整装出发。大街上的卡巴拉人，一动不动地用恐惧而空洞的眼神目送他们离开。巨大的熊人们能做的只有呆立原地，一心祈祷。

即使用上了惯性追踪仪，也很难弄清勒荣带路的方向。

可勒荣看起来毫不迟疑。他们从废弃的矿井下降，沿着曾经的地下排水渠前行；他们穿过一个个洞穴，探照灯刺破了无尽的黑暗。起初瑞克为了防备遇袭坚持让队伍采用战地式行军，不顾勒荣一再保证因维人对这套地下交通系统一无所知。但这种步兵战术严重降低了侦察队的行军速度，何况外星哨兵们并不熟悉远征军的规程。

于是瑞克及时做了调整。勒荣为尖兵，杰克和凯伦轮流断

后，其他人根据实际情况聚拢或分散行军。这样就比战地戒备状态时的速度要快了不少。

他们经过了一处旧矿脉，这里矿已采尽，苦苦支撑的空洞不足四英尺高，却有五十码<sup>①</sup>宽，长逾两英里。这段路人们不得不弯腰驼背，尤其勒荣更是举步艰难。他们拖动的脚步扬起片片细尘，转眼间每个人都变得灰头土脸。

卡米戴着嘎鲁达人的呼吸面罩，稍微比别人轻松些。过了一会儿，远征军成员们也合上了飞行头盔。勒荣则用几根布条临时做了个口罩带上。

不过到了另一处，队伍开出了两辆矿车，勒荣带来的能量电池提供了动力。这班车带来了久违的轻松，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头顶行星的重压，沿着铁轨一路享受。

勒荣和克里斯塔曾提过，在因维人和机器人统治者到来之前的岁月里，人们逐步建设了这无边无际的隧道系统。那时卡巴拉星还是个工业贸易中心，有很多竞争对手和敌人。来自太空的袭击并没怎么影响到地下战时生产，但如今系统中有许多地段已长期空置，年久失修。

之后，他们稍事休息，吃了点食物。勒荣又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洞穴，这里满溢荧光，美丽得难以言表；他们沿着地下湖畔徒步前进，湖里浮游着奇异、盲动的伞形发光物。洞穴的穹顶仿佛嵌满了宝石马赛克，光彩缤纷，穷极想象。还有一些植物，模样就像细针状晶体堆成的珊瑚丛。

途中队员们与雷和妮雅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隔三十分钟，他们就轮流检查一次双方的通讯。刚过第十一小时的时候，瑞克尽力按洞穴地形让队员们布成一个环形防卫圈，他自己把勒荣拉到了一边。

“好吧，照你说的我们两小时前就该到达第一个关键点

<sup>①</sup> 1码=0.914米，50码约为45米。

了，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一点影子。别再跟我说‘就在前面’这种话了，我警告你。”瑞克全身发痛，筋疲力尽，变得急躁而多疑，生怕已经中了圈套，或是这外星大块头不敢承认事情搞砸了。

勒荣低吼：“要是按卡巴拉人的速度，我们早就到那里了，将军。不过没关系，沿那边的路再走一百来步——我的步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向上爬了。如果你们能跟上我，再走一个小时——慢的话最多两小时——我们今晚就能在哈达尔裂谷的山洞里宿营，那时我们眼皮底下就有一座因维人的哨所。

“话又说回来，你知道我们在地底下躲过了什么？无机兽，侦察蟹巡逻兵，潜行的地狱猫杀手团，气势汹汹的强击蟹战斗编队，沿路游荡监察的恐怖武器，数不胜数！等你明白我们走了有多远的时候你就大吃一惊吧，小小人类，所以最后那段路你最好省着点儿力气爬！”

这回该轮到瑞克咕哝了：说得轻巧，咱们走着瞧！不过为了避免更多摩擦，这话没说出口。他吹着口哨转过身，下口令打手势，指挥小队继续进发。

他们到达了那漫长的向上通道的入口。就在这时，雷联系上他们通报了新的战斗。

一步错，步步错，丽莎这么想着，不过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传到舰桥的报告表明：骷髅中队已经击退敌人，并重创了对方；极少数因维残兵正向卡巴拉逃亡，碟型运兵舰也被GMU大炮轰成了碎片。

哨兵的所有战斗单元均有损伤，旗舰也遭到破坏。骷髅中队失去了两架贝塔，一架阿尔法，一架摇石，还有几架变形机受损严重。显然，瑞克的队伍目前相对安全，但已不可能接他

们回来，看来整个侦察任务要以失败告终了。如果因维驻军提高了卡巴拉的警戒等级，穿梭艇从而永难脱身，那么后果会怎样？丽莎还不愿去想。

而最令人震惊的事莫过于吉英·格兰特在战斗中擅离职守。丽莎还不知道具体细节，不过这事牵涉到另外两人：克里斯塔和那个因维科学家泰斯拉——而老卡贝尔为这事快要大发脾气了。

“向我汇报。”丽莎厉声说。下属们再次确认一切尽在掌控。各支损管队伍已经开始工作，哨兵同盟形形色色的治疗者和医务人员照料着伤员。骷髅中队正在加油、挂弹，准备另一次紧急起飞，不过现在看来这可能性不大；显然卡巴拉驻军的空战舰船已被消灭干净，也可能他们暂时还不打算发动反攻。

至少不是在我们两次血洗了他们的侦察队之后。丽莎这样想着，嘴角浮起一丝满意的微笑。她下令旗舰停在轨道上，然后说：“我下去看看医务情况。”

下面这间大舱室里设有吉英·格兰特的医疗实验室，紧邻着为卡贝尔的设备和研究预留的隔离舱。当丽莎踏进这里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尽管天顶星人丝毫没有遵守战争法则的冲动，机器人统治者和因维人也不遑多让，但人类还是强调出于荣誉不能滥用暴力。而这里发生的事正是这观点的最佳明证。

若不算滥用暴力，又该如何解释这惨状呢？泰斯拉悬浮在一只盛满绿色液体的巨大玻璃烧杯里，只有鼻尖露在空气中，各式各样的电极和传感器垫子连着身体各处，头部的特别多。

“将军，别太快下结论，”卡贝尔急忙说，“因维人没受到伤害，而我们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战争的进程。”维特和莎娜在一旁漠然地点头赞同。

泰斯拉本人对此大声反对：“没有伤害？他们用探针折磨

我！剥夺了我的尊严，让我没有一点人身权利！他们想活活吓死我，这样就能解剖我了。快救救我！”

他在圆筒烧杯里拼命扭动。吉英·格兰特看着仪器上的数字厉声说：“安静点。你想让我把你交给卡巴拉人吗？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一直有事瞒着他们的话，他们一定能撬开你的嘴。”

这话让泰斯拉突然安静下来，漂浮着，浑身打颤。吉英转身对丽莎说：“我在给因维人使用某种测谎仪。至少我认为是这个效果。目前为止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体内多处都有高浓度的史前文化活性物质，尤其在头骨内。它们的构成和特征的变化相当显著。这就像是淋巴系统的变异——还有荷尔蒙、内分泌——当然了，我只是打个比方，外星人的生理是很奇怪的。”

丽莎搁下本想扔给泰斯拉的一连串问题，问吉英：“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测试呢，博士？”

吉英指指一个角落，克里斯塔正在那儿朝舱壁喃喃自语。“我终于从克里斯塔那里打听到，为什么卡巴拉人表现得这么奇怪。丽莎，因维人把他们的小孩都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下面星球上的熊人有点异动，或者驻军败局已定，因维人就会把星球上每一个小孩都杀掉。”

丽莎转向克里斯塔：“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克里斯塔几乎是在绞着手爪。“那时，因维人的占领军来了，让我们为他们干活，不过他们倒是从没让我们替他们打仗，也没把我们当奴隶使唤。他们明白我们忍受不了这个。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邪恶。他们的计划准备了很久；就在一个下午，他们突然扑来，带走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幼仔，就这样我们给彻底困住了。你不会明白幼仔对我们来说有多宝贵，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减少得很严重了！”

“我们束手无策，因为地狱猫和无机兽能嗅出气味，找到几乎所有的孩子，只有少数几个才躲过了搜捕。我的同胞们举行了一次大颂祷会，吟诵经辞，祈祷塑造者的眷顾……”

丽莎曾了解过，这是一种可持续数日的宗教仪式，卡巴拉人藉此沟通无尽之神。“塑造之意是既不可违逆因维主人，也不可把我们的困境告知局外人！塑造者对此非常明确。”

那么就难怪卡巴拉人会抡拳顿足，强烈反对哨兵同盟直接进攻了！孩子成了人质，而大人们只能把这危机埋在心底，别无它法——除了那点孤注一掷的希望：或许境况会改变，要不就改变他们自己。

“这就是勒荣要求派侦察队的原因，”丽莎突然明白了，“其实，并不是你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克里斯塔痛苦地点点头。“但我已经越界了。”

吉英不同意：“不，你没有越界。真要说错，那也是先错在文斯提醒了我——然后我从你这儿套出了剩下的事，克里斯塔。不过别担心，哨兵们历尽艰辛可绝不是为了让这一代孩子去送命。”

她转身对泰斯拉说：“好了，鼻涕虫，卡贝尔和维特要问你一两个问题。要是我的仪器表明你在说谎，我就朝这水里加一两千伏的电压，明白了吗？”

她拧动旋钮，一旁的机器嗡声大作。泰斯拉狂扭了一阵：“我——我明白，我服从。”

维特走近大烧杯：“在下面，必定有个控制无机兽的活体计算机，负责协调和操纵。这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想知道，这一个和派在泰洛的那个主脑差不多大，还是小上一号？”

泰斯拉探头探脑，想看控制台上吉英·格兰特的手。她有力地瞪了回去。“这是最早期、最原始、最小型的主脑之一，”泰斯拉说，“是在最早一批无机兽守备军驻扎到卡巴拉

时安装的。”

吉英看着仪器，把控制钮旋高，室内顿时一片嗡鸣。泰斯拉在绿色液体里扑腾着大喊：“快住手，哎哟！我受不了啦！”

吉英关掉了设备：“看来他说的是实话。”她又对泰斯拉说：“你住嘴！那只不过是些低频音和一两伏电压罢了。”

维特告诉丽莎：“真是这样的话，我和我妻子有条好计策。”

丽莎立刻下令：“召集其他领导人开个简报会，越快越好。情报人员要尽可能从卡巴拉船员那里获得所有信息。既然秘密已经公开了，他们应该会愿意讲的。还要派人联系侦察队，把我们的尴尬处境通知他们！”

在废弃的矿区营地，雷听到旗舰传来的讯息后直皱眉：“可我怎么能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

“你不需要明白，战士，”通讯军官冲他吼，“逐字逐句把消息传过去，要和我发给你的一字不差。马上就办，听明白了吗？”

“明白，”雷郁闷地回答，“陆上中继站通话完毕。”

他关掉连接，暗自抱怨这些人类军士对周围人的专横语气。他是卡贝尔的学生、同伴，有时也是保护人，他还从没被别人当成过智力低下或是毫不起眼的螺丝钉。

他正忙着把通讯切换到侦察队的频率，突然感到一阵气流掠过。他立刻意识到妮雅已经好一阵没有任何动静了。穿梭艇舱门开着。

保持安静，禁止外出游荡！这是卡特将军的命令。雷很清楚躲在地堡里眼睁睁旁观因维人蹂躏泰洛是什么滋味，而天性

自由的亚马逊女战士比雷更难忍受活动限制。

他走到舱门口四下张望，然后大喊一声。头顶上空，妮雅正驾着哈丽达尔缓缓地倾斜转弯，越来越得心应手。“她多美啊！”妮雅朝下面嚷，非常开心。

“快下来！”雷大叫，“你知道命令的！我们得隐蔽，不能招摇！”

她很不屑：“雄性动物不配对普拉西斯勇士发号施令！还有，我烦透了那艘全是机器臭气的破船。定居点和哨所都远得很，谁能看到我们呢？你要是害怕，就回去好了。”

雷有种冲动想关上舱门，任她在外面折腾。他还要赶快转发有关卡巴拉儿童的糟糕消息。可他又知道卡特的战争经验很丰富，而面对因维人时，无论多小心都不为过。

他走出好几步，仰脖子望着她。“要是你疯够了，能像个军人一样，那……”

一阵怪异的咆哮打断了他，那是恐怖机器扑食的吼声。一只地狱猫窜到穿梭艇船头边，切断了他回舱的去路。另一只出现在船尾，发出了一声愤怒的长啸。

这些具有意识的“泰洛型”大脑——如普拉西斯人、地球人、卡巴拉人等种族的大脑——拥有大约逾一千亿个神经元。根据某些计算，这些神经元之间所有的可能连接数，将超过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数量总和。

若仅用机械来抗衡如此神之造物，只会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

——卡贝尔，《云游教仆：哨兵战役笔记》

妮雅也看到了地狱猫。雷很疑惑，有翼飞马的传感器被夸得厉害，可为何没能发现敌人来袭？也许是妮雅的飞行练习分散了它的注意力。

地狱猫，眯着炭火般闪亮的眼睛，正悄然逼近。这些四足无机兽通体乌黑，反着幽蓝光泽，体量超过了史上最大的剑齿虎。它们全副武装，利爪尖牙寒光耀眼，肩刺尾巴锋锐如剑。

雷之前在手边放了支欧文斯9型防暴枪以防不测，可现在还是离得远了点；无机兽正在靠近，而那只粗短笨重的双手武器

和能量弹药肩包都扔在了舱门内侧，无论如何他也来不及了。

他和妮雅只剩下随身手枪——凭在泰洛的经验，雷知道单靠重型手枪放不倒大猫。他缓步倒退，而地狱猫亦步亦趋；它们一点点占据上风，尚不急于发动进攻，似乎正享受这份快意。

这时雷忽然想起贝拉曾给哈丽达尔上过鞍鞘，里面还插着一把金刚狼步枪。“妮雅，你有没有——”

他的喊声不知怎地就激怒了机器猛兽。它们双双踱近，多节长尾乱抽，随时都会起跳。雷猛地拔出手枪。他不知是否来得及开一枪，也不知妮雅那儿有没有金刚狼，更不知她能不能从盘旋的飞马上射中目标。

就在地狱猫扑来的瞬间，他忽然意识到身后有什么东西从上方掠过——或者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因为下一秒钟，他就已经身在半空，紧靠着哈丽达尔的马鞍——机器马借助上升力场和扑扇的双翼正飞行在空中，而妮雅牢牢抓住了他身上的束带。

领头的大猫差点就扑中了他，利爪恶狠狠划过哈丽达尔的侧腹。但飞马毫发无伤，随即侧倾转弯，躲过了另一只大猫的攻击后扶摇直上。妮雅的手枪嘶嘶飞射着火舌，却都没击中这两只大猫。

“你撞了马我才没打中！”她怒骂，而雷正疯狂地手刨脚蹬，想找个支点。在两人的一番拉拽和挣扎后，雷终于被扯了上来，横趴在鞍前。

雷原以为马儿飞起来后就能甩掉地狱猫，可事实并非如此。一只大猫蹿上破烂机器堆成的金属垃圾山，紧追不舍，速度惊人。另一只大猫的去向他一时还看不到，因为被哈丽达尔的脖颈、身体、翅膀还有妮雅挡住了视线。

他大声警告妮雅，不过她早已看到。哈丽达尔突然改变

了方向。敌人异常敏捷强劲，上空又有穹窿所限，魔爪越来越近。哈丽达尔在推进力场里振翅腾跃，险些把雷绷上天。妮雅也全靠有力的长腿才能勉强骑稳。

不过地狱猫是扑空了，落在丘顶的低处。它掉头起身想再来一下，但在松动的废墟上两次打滑。妮雅驾马转向穹窿开阔处飞去，想找个临时安全位置。

“不行！”雷大喊，“穿梭艇舱门还开着！不能让它们进去！”旗舰正困于战斗，穿梭艇很可能是他们仅剩的脱身希望，也可能是联系接应侦察队的唯一工具。

他朝下望去，眼花缭乱中，他看到第二只大猫的尾巴消失在舱门里。恐惧向他袭来。

这时他看到枪套里的那支金刚狼步枪，于是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生怕失手落地。但飞马刚在穹窿远端绕一座废品山打了个弯，目标被挡住了。妮雅在离地很高的位置挑了个看上去稳当的落脚点降落。

雷滑下马鞍，妮雅随后跨下。远处不时传来吼声、杂物移动声，说明第一只地狱猫还在穷追不舍。

“别浪费时间了，”雷当机立断，“我得去追那只跑进穿梭艇的，你能对付这只么？”

她从两人的枪套里抽出各自的手枪，双手分握着不停掂量。她的手掌比雷的还大。“看来我非得这样不可了，是吗？管它呢，我能摆平它。”

哈丽达尔喷着鼻息，腾起前腿，展开翅膀更快地鼓动着缓缓起飞。雷突然有了个主意：“我们得马上兵分两路，各个击破。妮雅，你控制飞马的技术行吗？感觉好吗？”

她冷酷地一笑：“瞧我的吧，泰雷西亚人！”

过了一会，地狱猫从工业废品山的峰顶和坑洞之间跳了出来，在角落边徘徊，盯着妮雅。她正站立原地，平端双枪，

等待时机。那个男性泰雷西亚人已不见踪影，但跳跃声和偶尔传来的滑落声，都表明他正朝下直奔穿梭艇。

无机兽没去理会雷匆忙脱逃发出的声音，它的狩猎伙伴会收拾他的。更重要的是，一旦地狱猫盯上了某个猎物，就必会心无旁骛地一追到底。

卡巴拉首都的中央主脑型号早，能力有限，如今行星上方爆发战斗，它正急于布防，无暇顾及地狱猫的遭遇战报告。地狱猫只能先斩后奏，用战果说明问题。

无机兽向来不会大惊小怪。当它发现战术形势只是稍有改变，就兀自发起了更直接的进攻。它跳到一堆废墟后面，躲开了妮雅不太熟练的射击，接着就开始朝她潜进。现在大猫完全看不见那只有翼四足战机，但它仍保持着五感警觉，以防空中袭击。

妮雅在一台熔炼炉后面蹲下，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地狱猫在暗处偷窥着，开始酝酿如何越过那团机器废墟，完成最后一扑。

大猫一跃而起。它有把握在她举枪之前就干掉她，她那点火力挡不住它。可正当它飞掠过废墟，离目标只剩几码时，那团废墟活了起来。

手术刀般锐利的一对装甲后蹄如破城槌般猛踢而出，击中了地狱猫的下颚和侧肋。无机兽失去平衡飞了出去，下巴粉碎，肋骨尽折，裂口处电弧横闪。它一声惨叫，从垃圾山头滚落下去。

妮雅奔向崖边，脑中召唤着哈丽达尔。飞马改变了先前的歪斜姿势——她就是这样冒充残骸混在机器废墟里，才骗住了大猫。现在哈丽达尔收起了翅膀。

妮雅俯视下方，地狱猫躺在地上不停扭动，半边身躯碎裂，绝没机会反扑了。她手持双枪倾泻弹药，直到它不再动

弹。它的体内连串爆炸，皮缝里火花四溅。在发出最后的悲嚎后，地狱猫终归沉寂，静静地融化冒烟。

妮雅立刻跨上哈丽达尔。另一只地狱猫一定收到了警报，雷已独自追赶它去了。

另一只大猫确已知晓，正蓄势待发。它毫无畏惧之意，只有狡诈与灭敌之心。对它来说，完成任务的契约至死方休，因此它一定会全力以赴。

此刻它正伏在穿梭艇内，声音低沉。先前它已扫描记录了这艘船的特性和结构，供卡巴拉的主脑日后分析。之后它大肆破坏，直到被狩猎同伴的死亡怒吼打断。

它的第一冲动是冲出去会会敌人，但转念又决定还是先在舱里尽力搅个天翻地覆，也许会把对方吸引过来，还能避免被敌人伏击。它又砸倒了一排仪器，设备碎片和控制台外罩洒落了一地。它贪婪地紧盯舱门，确信自己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一定能抢在对方反应之前就克敌制胜，不管来的是泰雷西亚人还是大块头的有翼四足兽。

然而尖啸着钻进舱门的，既不是泰雷西亚人，也不是他们的古怪战机；它又小又快，在舱里横冲直撞，不仅让地狱猫的残忍计划落了空，还激得它提前动手了。

大猫扑落在主舱室的另一端，扯断了副驾驶座。小飞行器大胆俯冲，狠砸在猫头上，又飞奔向门口。怒火中烧的地狱猫犹如离弦之箭追出了舱门。

雷跪在舱门外，汗如雨下。他看到遥控侦察模块从穿梭艇里飞冲出来，这模块原本插在哈丽达尔后背上的凹槽里。他打起精神，感到双手汗湿，金刚狼在打滑。

地狱猫像一颗黑色彗星，从舱里呼啸而出。它一跳冲天，

有力的仿真肌肉块块紧绷。可蜻蜓般灵敏的遥控模块一个急拐躲过了它。大猫落下时，雷已就绪，扣下金刚狼的扳机，白炽的毁灭热流持续射出。

大猫身形电转，一个筋斗翻出火流。雷站稳脚跟，火束前后挥扫，全力封杀。他没注意到，妮雅正在远处大声呐喊着，翻过一座座垃圾山纵马奔来。她奋不顾身地冲向战友，即使面临失足的致命危险，即使事实上她鞭长莫及……

雷死死扣住扳机，人类指导者的警告早就抛诸脑后。就算被能量弹药包过载炸死，也比给地狱猫撕碎强得多。

大猫在金刚狼狂暴的射流中浑身浴火，时隐时现，挣出头来时已是踉踉跄跄，哀号连连。可没过多久，金刚狼就熄火了，它的结构已然烧毁。雷一把丢掉炙热的步枪，才没让手掌心给烧焦。

大猫伤势致命，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即使命在旦夕，依然迅猛有余，雷逃不出它的五指山。它的一只眼睛已经死亡冷却；另一只则闪着更火热的仇恨之光。它拦在雷和舱门之间，切断了他的去路。

雷疾步后退，可随即瘫坐在地。无机兽正要扑来，却突然摇晃起来，熔质涌出体外。正在这时，遥控模块歪歪扭扭地闯进了视野——它并非为负重而设计，载货之后很难飞得像样。就仿佛蝴蝶送来了钥匙，模块一个滚转，勾着的系带松脱滑落下来，货物掉在雷的大腿上。

大猫克服了短暂的不适，又将目光放回猎物身上。雷打开能量弹药包，顺着绿褐色厚枪带摸索到笨重的欧文斯枪，然后开火。持续近距开火曾烧毁了金刚狼，但欧文斯正是专长于此。地狱猫尖叫一声，终于坍塌下来。

雷紧扣扳机，手指丝毫不敢放松，直到大猫化成一滩熔浆。妮雅站在一旁，模块已回到了哈丽达尔后背上。飞马终于

再度展翅，发出了一阵合成的嘶鸣。

妮雅朝雷伸出手。雷疲惫地扔开欧文斯和弹药包，拉住她的手站起身。曾跟贝拉一起对雷满怀敌意的妮雅，现在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们会把你当女性看待的。”她的赞扬之情溢于言表。

雷先是高兴了一小会儿，马上又想起了那只地狱猫在穿梭艇里干的好事。他大叫一声，越过妮雅直奔舱门。

看到舱内的景象，他一下子沮丧地靠在门边。他看得出，穿梭艇还能再次升空，连接旗舰的上行通讯或许还能工作，但大猫的破坏力已经彻底粉碎了转发设备。他们和侦察队失去了联系，而且怕是永远也联系不上了。

# 16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并不是这学院里唯一一个需要证实或证伪某事的人；我从没问过，可看来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就像试飞员用飞机挑战极限那样把自己的生活推到极限。

我的父亲是潘博士，很自然，每个人都称他是地球上继埃米尔·朗博士之后的领军科学家。我爱父亲，可他认定我没接受新罗德奖学金而去参加军校是个错误，是我失去了理智。既然你们要求我把相关事情都讲出来，那我认为父亲在母亲因生我而死这件事上，仍然记恨着我——当然，只是潜意识里。

我原谅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希望他为我安排生活。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摘自太空堡垒远征军选拔面试记录中毕业士官生凯伦·潘的谈话

瑞克这边几乎立刻就发觉出了问题：每三十分钟的例行通讯在这一轮重试几次之后仍不见响应。瑞克下令停止前进，先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他们的随身设备当然没法将信号送上哨兵之船。只有穿梭艇上更先进的仪器才能做到，可雷和妮雅没有回音。

队员们对此并无异议；他们一路上历经艰辛，变得更加紧密团结，瑞克的领导地位也得以巩固。“我们不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他对大家说，“雷也许会重新建立联系的。就算他做不到，我们先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再回去，也不会耽误多久。”

看来没人打算反对，尤其是勒荣。不过贝拉提了一个中间方案。她走近瑞克，那只马尔鹈张着利爪栖在她的前臂护套上——在瑞克看来它活脱就是只“天杀的四翅膀妖怪鸟”。“哈格尼可以做我们的信使。”她说。

瑞克和其他人一起望着她和小鹰。“你是说她能自己找到雷？”瑞克慢条斯理地问，“要是她迷路怎么办？”

贝拉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哈格尼不会迷路。”她从衣带上精美的工具包里取出脚环和书写工具，点了点头：“她能记住每一条经过的路，地下也不例外。”

她又看向勒荣：“比任何卡巴拉人都要快。要是穿梭艇完蛋了，或者他们都死了，哈格尼会不带信直接回来。”

他们在洞里见过的那些飞行生物看来不太会给哈格尼惹来麻烦。这只钻石脚爪、利刃钩嘴的小宠物曾探过几次路，洞穴居民们一看到它刮起的旋风，就个个避之唯恐不及。

瑞克有点头晕，不过还是当场做出了决定。“我们到达观测点后再派哈格尼回去，这样她回来时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就不用——呃，再追着我们跑了。”他眼前浮现出小怪鸟嗖嗖飞穿洞穴的景象，不知哈格尼一个来回要多久？老天，没准会是趟特快车的。

贝拉点头赞许瑞克的明智决定，瑞克也回礼致意。他们继

续赶路。正像勒荣许诺的，没过多久，洞外卡巴拉那饱经风霜的广阔地貌就出现在视野中。山崖因风沙侵蚀而形成了蜂窝般的无数山洞，他们所在的这个想必也只是其中之一，却是唯一能直通卡巴拉秘密地道的入口。这儿洋溢着微弱的蓝绿色自然磷光，所以他们不需要夜视仪，也摘掉了蝠耳<sup>①</sup>。

普拉西斯人已在着手准备。“那么，消息要简短点才行，说些什么好呢？要知道，妮雅能给我这儿回信，但肯定也会很简洁。”

贝拉奋笔疾书，舌尖抵着嘴角。她用针管笔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那是一种普拉西斯的全表意符号系统<sup>②</sup>。她卷好这片薄纸条，塞进一枚小小的金属管，系到哈格尼腿上。小鹰没动弹，但示威般张开了喙，对这种侵权行为表示不满——即使是自己爱戴的女主人也不行。

贝拉亲了一下哈格尼的羽毛，哈格尼用喙回蹭了她，一双眼睛温暖闪亮。女战士松手放飞小鹰。小鹰俯冲下洞，沿着来路溯源而去。“你觉着这要花多久？”卡米问，面罩里的声音显得喻声喻气。

贝拉想了想：“一个来回吗？到了那里可能还要等旗舰的回复。依我看，两小时吧。”

“那我们先尽量休息。”瑞克决定。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而在哈格尼返回之前估计也不会再有急行军的必要，所以不用设双人岗，单是短时观察哨就足够了，这样每个人都能休息一下。卡巴拉的夜还要持续几小时，这段时间里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有军事情报价值的东西来观察分析。值班人员还要定时呼叫穿梭艇，尽快重建联系。

---

① 单兵佩戴的声音过滤装置，保护听力不受强音量的伤害。

② 以笔画构成的文字体系，通过字形本身即可表达内涵和义理，如汉字。和表音符号系统是不同的两种体系。

凯伦·潘自告奋勇要求站第一班岗，为时三十分钟。没人反对。勒荣不需要毛毯睡袋，独自蜷缩在洞口，望着夜幕出神。其余人或是大口喝水，或是找个角落料理一番，之后就各自安睡。

凯伦·潘依然肌肉僵硬，尚未从卡巴拉地下之旅的疲劳中恢复。她站到旁边一块岩石上，无声地打起一路太极，动作精准，流畅优雅，颇具东方之美。杰克蜷在木乃伊睡袋里，仅露一眼，悄然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你练的是什么？”贝拉忽然问，声音出人意外的柔和。其他人已开始打盹。

凯伦没停，同样轻声回答：“这是很久以前我们地球上创立的一套拳法，用来锻炼和格斗。它能让人专注，还能让人深刻认识人体和自然本身。”

她收拳，又换了一个姿势。“我们还有一些更强劲有力的拳法。”她打了一套简短的空手道，飞快地出拳踢腿，回转格档和劈掌，虽然优雅不足，但如机器般精确。

凯伦比划完之后，贝拉打量了她好一会，说：“这些格斗方式很美，看起来也挺有用，而你好像精于此道。你并不像我想的那么蠢，凯伦·潘。”她拉起战斗斗篷把自己裹了起来，看来她只需要这一条盖被。

凯伦直眨眼。“蠢？”听着，宝贝儿，如果我有你这么高，我会——

“对区区雄性看得太重，就是蠢。”贝拉说完，闭上猎鹰般的双眼，转头睡去。凯伦凝视贝拉，思索着她的话。杰克很幸运，在凯伦瞥向他之前，就已经完全蒙好了脸，兀自沉浸在交缠错乱的困惑和冲动里。

第四班岗是卡米。瑞克叫醒他后，就钻回自己那温暖舒适的超轻型睡袋，转眼睡着了。

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卡米在一小块壁凹里再次呼叫雷和妮雅，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他把设备放到一旁，发觉自己的感知有些异样，面前的事物失去了景深，变得一片扁平。他回想起自己先前曾调低了呼吸罐的流量，好在睡眠中减少消耗。

呼吸罐并非他唯一的空气来源，不然罐子会重得没法携带。作为补偿，面罩能随时把故乡的空气和当地大气有效地掺在一起，供他呼吸。

他加大了气流量。片刻后，高阶真境<sup>①</sup>在他眼前重又清晰，感知更为敏锐，意识更为宽广。风卷沙砾瑟瑟作响，悄声细语倾诉秘密；夜空群星闪闪发亮，亘古不变地传递信息。神谕——可惜很少——以意象或空灵之音向他显现。可他仍然感应不到这场战争更宏大的真相。

勒荣已从洞口的了望位置上翻身睡去，鼾声轻柔得令人惊讶。卡米踱到山崖边缘，凝望夜色。一抹光辉照亮了远方的地平线，他知道那里就是伟大的穹顶都市——璀璨勒尔，卡巴拉唯一的人口聚居中心。

卡米和他的族人出于礼节才克制住不去奚落卡巴拉人和他们的宗教仪式——吟唱颂祷长达数日，祭典做作乃至繁琐，演绎剧目华丽夸张，还统统打着熊人所声称拥有的某些“先见”的名号——这样是绝不可能与高阶神界沟通的，卡巴拉人不过是沉溺在集体妄想中罢了。

高阶神界通过嘎鲁达人的所有感官与他们沟通，指点前路，展现各种可能性，这多亏了嘎鲁达人奇特的生态系统。就这样，他们获准聆听世上万物单凭自身存在而发出的永恒独白，而且，有时他们还获准能理解这些神秘之语。

① 作者杜撰的嘎鲁达人宗教中的词汇，后文的高阶神界也是。

卡米看到了显圣，立刻毫不犹豫地行动了。他悄无声息收拾好行装，沿着狭窄的岩脊，从洞口一路蹿下了山崖。

一切正如显圣所示。卡米轻捷地穿越沙地，飞奔向地平线上的那抹光辉。他循势而行，身手不输任何野生动物。

然而，有些事显圣并没告诉他：一队强击蟹正在高空中疾速飞来，红外热敏仪捕捉到了他的踪迹；刃爪和螯拳兽群仿佛巨怪在黑暗中现身，毫无预警就把他团团围住。

卡米转身想逃，可敌人无所不在，巨大如战斗员，附肢无数，钢螯铁钳、多节触手、机器魔掌如天罗地网般朝他罩落。他伸手去抓背上的欧文斯枪，可枪已被抢走。

来不及用对讲机了，他扯下呼吸面罩，一声悲号久久回荡在荒原的夜空中。

勒荣立即惊醒，随后贝拉一跃而起，斗篷甩到背后。人类的反应也仅仅稍慢一步。

他们不敢照明，只戴上了夜视仪。勒荣嗅觉灵敏，贝拉眼光锐利，两人马上明白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又一个跟着幻想走上绝路的嘎鲁达人。”勒荣嗤之以鼻。

“他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的人民，跟我们一样，”杰克反唇相讥，“少挖苦他了。”贝拉点头赞同。凯伦站在一旁，对杰克刮目相看。

“你也别说了，中尉！”瑞克厉声说。

可问题是，现在怎么办？队里原有八人，三人或许已经丧命，剩下的人，包括他自己，很可能正被困在逐渐醒来的因维要塞中央，进退两难。忽然间，SDF-3的战术情报中心看来也不那么糟了，至少比这事儿强。

瑞克不得不相信卡米已经落入了因维双足怪的魔掌。可他是否应当率领其他队员铤而走险前去营救，就像护戒使者在罗翰平原上那样来个马拉松长跑<sup>①</sup>？

真该死，这次行动正在紧要关头，不能为了一个幻觉缠身的失踪队员再牺牲更多人了，何况他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们就待在这里，等哈格尼回来，”瑞克说，“每个人都做好准备随时出发。贝克、潘，你俩去壁凹里加热食物，因维人检测不到那儿的热量。有机会再呼叫一次穿梭艇。

“贝拉，去洞口放哨。你的夜视镜还能用么？很好。勒荣，你到这来帮个忙，按照这儿的地形特征把我的地图定位一下。”

人们忙碌起来，转眼又团结一致。他们聚精会神，以至于当哈格尼突然一声长鸣飞回来时，大家都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抬起了枪口，瞪大了眼。

这回，贝拉的小宠物两条腿上都系了金属管。贝拉拉着这些精巧纸条，皱起了眉头。她用天顶星通用语向其他人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内容：雷和妮雅重新联系上了哨兵之船，穿梭艇可以起飞，可就是对侦察队的通讯器彻底报销了。

接着贝拉说了关于卡巴拉儿童的秘密。她说的时候，勒荣的肩膀越垂越低，不停起伏，在渐亮的曙光中形成了一幅剪影。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发现这平日里橡树般坚强的老伙计，此刻正可怜地抽泣着。

最后，他向大家讲述了来龙去脉，和吉英·格兰特等人在上面听到的如出一辙。事情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丽莎和其他领导者已经一起制定了计划。贝拉苦思消息时一直眉头紧锁，现在明白了事情原委，她不禁仰头长啸，重重一拳落在勒荣背

① 指J·R·R·托尔金所著奇幻史诗《指环王：双塔》中护戒使者狂奔数百里营救同伴的情节。

上。

杰克·贝克暗自诅咒，凯伦面孔紧绷，表情坚定。瑞克从岩石上站起身：“看来我们总得跑一趟沙漠了。贝拉，你觉得因维人能撬开卡米的嘴么？”

她轻抚着哈格尼那光滑之极的小脑袋。“你那么想是因为你不了解卡米。就算敌人把他大卸八块，他也会当作是宇宙赐予他的认知体验。”

瑞克点点头。他算了一下，明白他们不够时间退回穿梭艇的着陆点。

“派哈格尼回穿梭艇通知他们，就说我们知道了计划，会原地待命。还有卡米被俘的事。”他本想给丽莎捎些私房话，可那样就等于是在假公济私。于是他捏了捏鼻梁，没再多说。

贝拉忙于工作，一边嘟哝着“不当战争领袖却当小小书记员”之类的话。瑞克又转向杰克和凯伦。

“仔细检查所有装备，特别是武器。勒荣，检查卡米下山的路线。小心点，别把因维人给引回来。”

“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刻了，对吧，长官？”凯伦问。

瑞克点点头，面露悲色。“是的，等待。”

人们说等死的状态其实并不太糟；可那时，我们并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来证明这一点。

# 17

这本书不会教你如何作弊。因为当你在现实中失意时，作弊只会是自欺欺人。而我要做的是把你变成老练的牌手，抓住每一个机会赢牌。

——科尔密特·布斯冈利恩，《赢一手好牌》

特斯拉几乎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他沐浴完毕，盛装华服，一身装束代表了远高于普通科学家的地位——事实上，应该说是接近瑞金特本人了——无数随从相陪，引他入席。

可惜，那些随从却是警惕的哨兵。他们装备了各种武器，而他仍只是个囚犯。一间巨大舱室改成了通讯室，技师们正在预热设备，准备和卡巴拉首都的因维占领军通话。

啊，如果这都是真的话那该多好！特斯拉心想。

在他面前站着几个最危险的敌人，装扮成一副披枷带锁蓬头垢面的模样。有卡米的配偶莱亚娜，还有克里斯塔，她的手爪在镣铐里躁动不安。丽莎·海斯·卡特站在她俩之间，在这次对因维群体智慧的华丽一击中，她的角色不可或缺。

微微发光的鲍丹，顽固不化的伯拉克，还有贝拉手下一名美貌而威严的褐发女副官，也都被紧紧锁在那儿，个个都像刚从泥浆里拖出来的，而且饱尝了能量鞭的滋味。在奴隶队列的两端，书挡般栓着海顿人维特和莎娜。他俩悬浮在地板上方几英寸高处，长袍撕裂，灰头土脸，因为没有手，镣铐就挂在颈部。

贾妮斯·安慕在边线外观望着。表面上她是一名卫兵，实际上却是媒体顾问，而更不为人知的身份则是朗博士的观察员。苏·格雷姆，年轻的女摄像师，是这个计划的制作协调人。她参加哨兵任务就是因为在在这儿她的工作能有更多自主权。

“你们知道这行不通的，”泰斯拉最后一次试图说服他们，“我们因维人既敏感又小心，我们的才智无穷无尽！我们难道会被如此天真的小把戏骗倒吗？”

“那是我们的事，”丽莎说，“你就按我们说的做。哦，对了……”

她挥了挥手，两个史菲利思人捧着一个光华灿烂的宝石项圈走上前来。他们把这皇家颈饰戴到泰斯拉粗壮的脖子上，咔哒一声扣上，让他莫名其妙。项圈上镶有来自许多星球的各种宝石，其名贵堪比龙之宝藏<sup>①</sup>。在哨兵们那场无耻卑鄙的暴动之前，他本想把它拿回去献给摄政王的。

他朝一旁的金属电力面板上照照，自我欣赏了一下。这东西戴在身上还是非常惹眼的，他想，等有朝一日报了仇，一定要好好把玩一番。

“三十秒。”苏·格雷姆高声说。

假奴隶们回到位置去做背景墙。摄像机镜头外，卫兵肃立两边，武器对准泰斯拉。倒计时开始了。丽莎出列一步，面

① 西方奇幻故事中，龙常常聚敛着世上最珍奇的宝藏。

带讥讽，身上的锁链叮当作响。“嗯，泰斯拉？还有一件事：你的表演最好别出任何岔子。”

“你在威胁我吗，女人？”

“我在说事实，”丽莎平静地告诉他，“你戴的项圈里有内置的十四盎司T-7塑型炸药。要是你让我们失望了，我就在你下面所有朋友面前炸飞你的脑袋。”

泰斯拉差不多快要哭了：“当然当然，低等有性生命形式里雌性果然就是恶中之恶！”不过一名技师很快让他们安静了下来。片刻之后，一名因维军官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它双肩各扛了一门重炮，活像个机器人连体三胞胎。

“泰斯拉！”它看上去十分惊讶，畏畏缩缩，机器般的声音怪声怪调。

“没错，当然是我！”泰斯拉打断了它。四周灯光如炬，热不可当，他更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引爆炸药炸断他的娇嫩脖子。哨兵们不会那么发神经的，会么？另一方面……

“我要和活体计算机通话！”泰斯拉大喊，“我来的正是时候，把敌人从这个星系赶走了，可我还有些重要消息！”

军官有点犹豫，但泰斯拉尖叫起来：“按我说的做！”

向来唯命是从的军官马上照办了。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具主脑，比在泰洛星俘获的那具小得多，外围设备较少，沟洫也较稀疏。

我们进入它们的系统了！丽莎默默欢呼，一面努力装得垂头丧气逆来顺受。接着来。

泰斯拉继续信口开河：他是如何及时赶回卡巴拉，击退了哨兵同盟；他又是如何急需停靠卡巴拉，修葺整顿，和主脑紧急磋商。

主脑所无法看到，也是泰斯拉几乎感觉不到（更不敢表露）的，是维特和莎娜散发的思维能量线。海顿人从两侧张

开思维火力网将自己和泰斯拉的意志思维绞合在一起，指引强化，在泰斯拉与主脑的交流通路上传送出持续的意识流。

维特和莎娜不为人见地操纵着泰斯拉，再通过他操纵着因维主脑。尽管他们因远离海顿4号星球而力量微弱，但要达到哨兵们需要的程度并不会太耗费精神力；只不过是这边触一下，那边打一下，营造出一种有利的氛围而已。只不过是能以假乱真而已。

活体计算机甚至取消了红色警戒——连哨兵们都喜出望外——还批准了立刻着陆的许可。

“顺便说一句，”它补充，“无机兽在外面的荒野里俘虏了一个异族，是嘎鲁达人。他正被送到这儿来。我准备慢慢折磨他，好让你欣赏到最后的高潮。”

“不，不，呃……”泰斯拉一时语塞。他知道哨兵们不会乐意让自己人被拷问的。

没时间和哨兵们商量的，科学家即兴发挥：“我要你把他完整地交给我来审讯。所以，暂时和其他人质关在一起吧。”

“很好，泰斯拉，”主脑回答，“你希望何时着陆？”

“嗯，我的船在和叛乱分子的英勇战斗中受损了，所以得先进入减速轨道再降落。”

“悉听尊便。”主脑刚一离线，泰斯拉的双膝就软了下来。他虚弱地呻吟着，乞求猎手们摘掉那华美的项圈。丽莎转身朝舰桥大声发令。一名和勒荣身材相仿的卡巴拉女舵手应声转动巨大的木轮。法拉戈号离开尘环轨道，徐徐驶向卡巴拉。

下层舱房、货舱和机库甲板上，战机都已进入最高警戒，正高声轰鸣。有阿尔法、贝塔、摇石、气垫坦克；有猛士驱逐士<sup>①</sup>，密布导弹的双臂筒好似两面大鼓；有怪兽二代驱逐士，张

① 此处机甲名称与官方设定有一定出入，猛士应为官方设定中的密集阵，下面的掠匪和石中剑分别是铁卫和战斧的昵称。

开一丛长炮管就像摇曳的九头蛇；有掠匪十型驱逐舰，四重机炮的独立炮组开起火来如十字大开；还有石中剑驱逐舰，携六套不同的重武器，巨神般撼天动地，是第二代驱逐舰中的哥兹拉。

虽然没发布过正式公告，可关于卡巴拉儿童和集中营的谣言，已在整个军队内不胫而走。

那么，他们这是要去枪杀一群儿童么？

战机列队，整装待发。乘员们热切期待着出击的命令。

“就这样了，”雷说，“我只能修好这么多。法拉戈号说了要开始行动，那就是没时间了。”

妮雅点点头。没时间修理副驾驶座了，于是她坐到他身后的通讯官座位上，又朝舱尾看了最后一眼，确认哈丽达尔已经安置妥当。然后她说：“好了。”

雷微笑，驾驶穿梭艇准备起飞。按卡特将军手册上的意思，这本该是由穿梭艇电脑自动完成的傻瓜任务，可那些电脑却被一只大猫给挠烂了。另外，雷自己也发明过一些相关设计，他不像电脑外行那样信任这些机器。

穿梭艇引擎尖叫着发动起来。

“不用很久的。”他对妮雅说。

法拉戈号开始进入漫长的下降轨道。路线是哨兵们选的，飞船将经过敌人监测天网中最薄弱的区域。

这一回泰斯拉的面孔占满了整个通讯屏。他那些“奴隶”们不能继续现身了，因为他们都忙着打点法拉戈号和船上武装，要对卡巴拉一击制胜。

“呃，卡巴拉控制台。”特斯拉语气谨慎。他仍戴着那副悚然的无价之宝；而且，不苟言笑的哨兵们也在镜头外包围着他，用心险恶地手持各种吓人的能量装置，甚至还有更原始的闪亮锐器。

“我的船和俘虏船结合在一起了，可它的烧蚀层和一部分外壳，经不住进入大气层的压力已经开始剥落了。都是些劣等技术，你知道。它们肯定会在掉到大气底层之前烧光的，不过你还是，嗯，警告一下你的传感器技师们，别去管跟我一起下去的那团小零碎。”

海顿人的法术还在起作用。“当然，”活体计算机回答，“当然。你的着陆区是相对坐标12-53-58；璀夏勒尔的穹顶会旋开一节，你们就从那儿进入。”

特斯拉努力装得热情感激，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肌肉发达的普拉西斯野蛮女站在他身边，一旦他出了差错，随时会被她拿长戟戳死。

“哦！真是太好了！我会面禀摄政王，说你很合作，效率很高。”

“十分感激，特斯拉。”主脑结束了通话。

“我们找到了一个地点，很可能就是集中营。”文斯在通讯里告诉丽莎，“不过还没完全确认。显然孩子们不在勒荣提过的那个营地里，因为那儿已经被摧毁了。但我们有九成把握这新地点是正确的。”

“我们要展开攻击力量，”丽莎决定，“让所有部队待命出击。”

“一切就绪。”他回答。

“那么，开始投放。”

拼凑之船开始漫天播种，洒下无数空战单位。打头的是变形战斗机和摇石；接着，骷髅中队出动，麦克斯和米莉娅率队保持着队形，贴地飞行慢慢逼向璀夏勒尔。接近地表时乔纳森·沃尔夫的气垫坦克战队也空降着陆了，他们沿着最隐蔽的路线前进，在气垫上压低身形，尽量减少暴露的风险。

远方，旗舰渐行渐缓，丽莎下令投放侦察部队。五花八门的飞行器纷纷散开在空中，有泰雷西亚飞行单车、嘎鲁达单人扑翼机、佩里顿天车，甚至还有维特和莎娜驾驶的海顿飞行器——那气泡盖的外形就像一只冰激凌蛋筒。勇士们组成的这支紧急搜寻队正驶向都城，去查探卡巴拉儿童的位置。

瑞克等人听到了等候已久的轰鸣声。穿梭艇裹着一身沙尘和热流，向山脚下降落。此时，恒星耶必斯特正在升起，阳光洒在卡巴拉贫瘠荒凉的大地上。

穿梭艇尚未落地，引擎声刚有减低，人们就冲了上去。“快走！快走！”大家还没坐好，瑞克就大吼起来。

雷应声驾驶着穿梭艇从离地仅一两码高处一跃而起。瑞克打算坐到副驾驶座上接管飞行，却发现那座位已经消失，不由吃了一惊。这处要紧的损坏雷没有向他报告。现在没时间着陆换人了，他知道雷的飞行技术不错；他必须得信任这个年轻人。于是他找了把加速椅坐好，扣上安全带，紧紧抓牢。

穿梭艇转往勒荣在地图上标出的集中营方向。一路上没见着因维巡逻队；雷说占领军为了迎接泰斯拉，把绝大多数机甲都抽调去应付检阅仪式了。

瑞克查看屏幕，只见法拉戈号正在遥远的西方降落。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会比穿梭艇更早抵达目的地，瑞克只盼他们再快一点。

“给我接通卡特舰长。”他吩咐通讯官座位上的妮雅，可她摇了摇头。

“不行，长官。我们增加动力起飞时有些系统烧毁了。和旗舰完全无法联系。”

瑞克意识到这下只能靠自己了。还会发生什么？希望时间表没有改变，否则，此时此地就是他生命的终结。

“不！”泰斯拉嚎啕大哭，“我拒绝！把我扔回监狱折磨我吧！我不要下去像只虫子一样被烤焦！”

丽莎·卡特给他看了一下控制器。“按我说的做，你就没事；如果不配合，就和你的脑袋说再见吧，蜗牛脸。”

她极力想表现出残酷无情，但她很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冷血地下手。这是违反太空堡垒远征军战争法则的，也和她的信仰相悖。不过另一方面，她倒是可以指望泰斯拉会根据他自己是什么德性来揣度她有多辣手。

大约一分钟后，法拉戈号在空中悬停，垂直下降穿过了璀璨夏勒尔穹顶的开口，降落在首都中心旁一块一英亩大小的着陆场上。周围都是些简单质朴、功能至上的卡巴拉典型建筑。

城市屹立在一块台地上，四周是深达数千英尺的裂谷。玻璃半球笼罩着全城，上部城区下是一个巨大的圆柱体，一圈液压减震器从侧面支撑，活像昆虫腿，又像飞扶壁<sup>①</sup>。这景象让她想起了长着无数根须的巨蘑菇。

飞船的前向坡道打开了，泰斯拉举步迈出。坡道下是一排又一排的刃爪、探地和鳌拳无机兽。在场的地狱猫很少，因为在密集人群里它们容易失控。其他士兵则在着陆区外围隔开好

① 一种建筑结构构件，是哥特建筑的特征元素之一，利用墙体上部出挑的券形构件来抵消承重墙的侧向水平推力。

奇而沉默的卡巴拉民众，不让他们靠近。

“泰斯拉万岁！”当地司令官喊，合成的声音十分怪异，“欢迎来到忠心又知足的摄政王领地——卡巴拉！”这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愤怒却又压抑的嗡嗡声。

泰斯拉微微发抖，用扩音器回答：“坚毅的因维驻军万岁！为了光大我们的荣耀，我给你们带来了俘虏，是……是我最近和哨兵同盟的大战中抓到的！”

与此同时，拼成旗舰的各独立模块，包括GMU基地，都伸出了一条条运货坡道。驱逐舰大模大样地列成一队走下来，偶尔有小尺寸的两个并排。

“战俘！”泰斯拉慷慨激昂，“为摄政王的荣誉和扩张而战的新奴隶！”

要塞指挥官吃了一惊，有点犹豫。与活体计算机交谈片刻后他说：“做得好。为摄政王效忠是我们生存的唯一理由。”

第一批驱逐舰已经落地，开始排好队形。旗舰中仍不断涌出更多驱逐舰。“不过，目前来说这些标本也许已经足够了。”指挥官补了一句。

“它们尽在我掌握中。”泰斯拉哑着嗓子打保票，一边悄悄移向舱门。

“也许是的，”指挥官回答，“可这些都是低等野蛮动物，秉性难以预料。”他转身命令无机兽：“关掉那些机甲，把里面的家伙赶出来！”

第一队无机兽立刻奉命出发。泰斯拉掉头钻进了舱门。丽莎在舰桥上看到这一切，心想，该死！她本希望在开打之前，所有驱逐舰都悉数到位，抢占先机。

“自由开火！”她高喊。

那时，“盖娅”模型<sup>①</sup>早就入土为安，可当我们遇到嘎鲁达人后，又不得不把它重新挖出来匆匆复习。这理论的重点，就是把一整个行星的生态系统当成单一的可交互超级有机体？这也太荒唐了，难以接受，不是吗？

人死后，灵魂也长不了了，公民。

——杰克·贝克，《节节高升》

好好活着并不是最佳报复。T·R·爱德华兹将军懒懒地坐在豪华扶手椅里，心中暗想。复仇才是最佳报复！

但最好是两者兼具：自己舒舒服服，敌人血流成河。

而此刻敌人们的鲜血也确实正流个不停。尽管星际通讯雪花斑斑，法拉戈号还是传来了消息：哨兵同盟已在一场战役中伤亡不少，现在还要发起另一场去进攻因维据点。全权大使委

---

<sup>①</sup> 盖娅假说，也称大地女神假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流行的一种论点，它把地球本身视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生命体，通过调整自身气候及生态圈来影响改造内部环境。盖娅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

员会中有些人含糊地谈到派遣援军，可爱德华兹马上就设法掐断了话头。

现在他无比满足地眺望着泰雷西亚。城市中绝大部分地区已清理了碎石，拆除了无法修复的废墟和残骸，正在快速重建。有了机器人技术之后，这些实在算不上什么奇迹。而远征军泰洛基地也即将竣工。实际上，爱德华兹此刻就在总部大楼顶层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俯瞰这一切。

总部大楼矗立在大地上，就像一枚只有下半截的早期洲际弹道导弹，细路环绕着中央带叶片的圆筒主楼盘旋上升。曾有人胡扯说什么要把委员会放到这上面来，可爱德华兹施了点压，搞了点小动作，就达到了目的。事情越来越如意了。

然而爱德华兹总还有不满意的：有一些资源分给了市区重建，而不是用于建设他自己打造的星际舰队。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这能让泰雷西亚人更加听话感恩，而且，过不了多久，这些人也自会有用。

当然，朗博士，还有他和爱克西多一起主持建设的科技综合楼正大肆铺展，都是必然的麻烦。得去安抚他，让他把工作重心放在SDF-3和舰队上。

通讯器里传来副官的声音：林明美求见爱德华兹将军。他确认了信息，轻弹扶手上的控制钮，旋回身来，目光掠过面前那张大得可作着陆场的办公桌，桌面光可鉴人。

林明美？她会有什么事——

当一身士官生装的林明美走进门，在桌前立定，漂亮地敬礼时，爱德华兹颇有点震惊。只是他仍然没把她当成军人。

“林士官生请求和将军谈话。”

他慢悠悠地回礼。“请求批准。稍息。”

她只放松了一点点。“将军，我对人们的想法是有点了解的。当每个人都为了完成使命而在这里埋头苦干，时光流逝，

那样……”

“我没那么多时间，士官生，”爱德华兹声音刺耳，“有话快说！”

见她被自己吓到了，他暗自高兴。“人们需要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她终于大声说了出来，“我知道的！我在SDF-1上就看到过！他们力所能及地自娱自乐，不过当然，那些都只是权宜之计，都太随意。

“而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娱乐。一个中心，人们无论职务和身份，都可以去放松。这样他们就会忘记烦恼，士气高涨。一个能让大家回忆的地方——回忆当初我们为何都来到这里。”

说到最后一句，她口气软了下来。当初可没人邀请她来参加远征军。

爱德华兹的声音也柔和了，对他而言，这是危险的语气。“让我弄明白：根据你过去的经历，你是在建议我们开一家歌舞酒馆吗？”

“不，是军人俱乐部！”她纠正，“人们需要保持士气，长官！”

“而你就是组织者，嗯？”

有那么一会儿，她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她知道即使她振振有词，爱德华兹也已经一眼看穿了她。当她在堡垒上为法拉戈号启航唱了那首送别之歌后，她曾发誓再也不在公众场合演唱了。

可渐渐地，她的决心一点点粉碎了。她是如此想念，想念自己的歌声带给人们的美好和欢乐。她又不得不承认，她也想念聚光灯、欢呼、掌声、赞美和关注。这些都融在她的血液里。她需要它们。

远征军的处境和当年困在太空堡垒一号中的麦克罗斯市如

出一辙，她的生命仿佛成了莫比乌斯环<sup>①</sup>。而她也还在重复过去的生活，体味昔日的渴望，追寻曾强迫自己要埋葬的梦想。

“我对演艺事业的了解在这儿所有人里是最多的，长官，”她坚持，“我会在业余时间为此尽力！但我希望您能跟委员会提议这件事，将军。”

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他嗤之以鼻的二十世纪电影情节：嗨，我有办法了，我们去谷仓里演出！耶！你能做服装！哇！他们能搭布景！

他几乎就要开口冷嘲热讽了，那一定很有趣，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是因为她的魅力，她的顽皮妩媚，还有她迷人的大眼睛。其他男人被她诱惑时会突然想要保护她，而爱德华兹却起了念头想要占有她。

他知道，她的爱慕者数以百计，她的歌迷更是成千上万，甚至也许有上百万之众。没人能拥有她，触碰她，只除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凯，她的远房堂兄，失踪多年，应该早就死在地球上了。

爱德华兹也知道，卡特曾一度爱过她。他还通过耳目知道，那个笨蛋沃尔夫不可救药地迷上她了。

明美没法从爱德华兹的脸上判断出他的反应或想法，那光亮的半边面罩和闪烁的假眼让他更加神秘莫测。

爱德华兹向后沉进扶椅，十指相抵搭在胸前。“这想法有点价值，士官生。晚饭时我们深入讨论一下。”

在爱德华兹心里，她已经是他的了，不论肉体还是灵魂。

---

① 数学概念，表示一个只有单一表面的曲面，具有从任一点出发沿固定方向前进即可遍历表面所有部分的特性；由纸带旋转相接后即可得到。这里比喻永无止境的轮回。

卡米恍惚意识到自己正被哐当作响的机甲扛着行进。稍微清醒一点后，他恐惧地发现一只探地无机兽正紧紧抓着自己。

他疯狂而徒劳地不停挣扎，回忆混合了显圣跃上眼前，逐渐明晰。对泰斯拉囚笼的恐怖印象让他生不如死。怪诞的无机兽连同装甲一路嘶喊无名之恨，天空则向他凄厉唱响死亡之曲。

但他身陷魔爪，挣脱不得。不过情况很快改变，他被随手扔下地，在硬梆梆的沙地上摔得头晕目眩。显圣晦暗一片，几乎消失。他能听到因维人离开了，却对此不明就里。

有什么东西戳了他一下。他警觉地尖叫一声翻过身，看到一圈毛茸茸的脸蛋。“你是什么？”其中一个问，“那么，你是因维人吗？”

另一个生气地用手肘捅了捅第一个：“真笨！他怎么会是因维人呢？”

“反正，他不是卡巴拉人！”第一个回击。这两个眼看就要对上了。

“我是嘎鲁达人，”卡米疲惫地说，“学校里没教过你们这些小崽子吗？”

他明白自己已经找到了卡巴拉儿童，即使他到来的样子不怎么光彩。

小孩们七嘴八舌吵成一团，有几个壮着胆子扶他站了起来。卡巴拉儿童圆滚滚的，就像成年熊人的玩具版，有几个快跟卡米一般高了。不过幼熊们不像父母那样戴着护目镜。他们的眼睛又圆，又黑，又湿润。

卡米呻吟着，想重新聚焦感知。一个幼熊想摸摸他的面罩，被他在爪子上拍了一下，缩回去了。他不明白为何因维人解除了他的武装，却留下了面罩和气罐。也许他们知道要是拿走了呼吸器，这囚犯没多久就会心智失常，甚至死亡。

他身边围着百多个小卡巴拉人，还有更多更多小孩正在宽阔的工棚区里到处游荡。根据此地的大小，基本可以确定地球上被掳走的儿童全都在这里。他们大多数看上去没精打采，对周遭的事漠不关心。

卡米在耶必斯特的曙光中眯起眼睛，四下环顾，想找些地图上见过的地标来确定现在的方位。此时日出不久，袭击就要发起，他必须尽力组织好这些幼熊。然而，视野里没有三连峰，没有破败的孤山，也没有灌木丛生的山麓。

他的血液一下子变得冰冷。因维人转移了他们！这儿不是地图上那个地点！

“我们在哪儿？”他向第一个同他说话的幼熊发问。那是个胖小子，身上有明亮的条纹。

“老思奇炭工场，”小熊人说，“他们把我们从小城市旁边的监狱转移到这儿，这样更容易看着我们。”少年朝冉冉上升的绿太阳那儿随手指了指，“就算在这儿最高的塔上也几乎看不到瑾夏勒尔。”

袭击行动里也有后备方案，会搜寻城市附近的其它地点，但不可能搜这么远。卡米朝幼熊所指方向望去，一阵阵挫败感涌上心头。

“先生？先生？”小家伙问，“你是谁？”

卡米甩水珠般甩掉绝望，毛发乍起，尾巴蓬松。他伸出手，示意孩子们安静。

呼吸器阀门不知怎地关闭了。他加大一点流量，仰望天空，大口吸气。

勒荣对嘎鲁达人沉溺幻觉的指责既不公平也不正确。事实上，嘎鲁达人的精神过程与行星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微生物和痕量复杂分子有着共生关系。

他们的大脑活动是环境中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思维受

到影响并做出反应是在亚细胞甚至原子级别发生的，其过程方式让人类的分子心理学家只能摇头叹息，百思不解。

嘎鲁达生命和整个星球是合作伙伴。他们的神经系统是微观生命生殖周期中的关键部分，而微观生命又在嘎鲁达人的感知思考能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卡米吸气，思考。某些感知开始迁移、强化。天空吟唱着挽歌，风吹拂着沙尘，展现出奇形怪状。之后，他意识到这里有吟诵之声，音域低沉，难以分辨。他跪下把耳朵贴在地面。幼熊们疑惑地面面相觑。

卡米听到了，沉闷的声音单调地重复。

思奇炭。思奇炭。思奇炭。

原来如此。他转向刚才和他说话的幼熊：“我叫卡米。你是？”

幼熊骄傲地挺起胸膛：“我叫达多，人民领袖勒荣和克里斯塔之子。孩子们也需要一个领袖，所以我把他们组织起来。我父母——”

那么，显然这就是行动委员会了，那些没有向绝望屈服的孩子们。

“我认识他们。大家都听好了！我们没多少时间了。这周围仍然有思奇炭，对吗？”

“就在库房那边，”达多指着低处一座仓库，“因维人不让我们星际航行，现在它也没什么用了。”

但在囚徒和思奇炭仓库之间，隔着一道因维能量狱墙。那是高达一百英尺的幽灵帷幕，血红的能量愤怒汹涌，围场四周每隔几百码便是一座能量生成塔。卡米明白，太过接近就会皮焦肉烂，人事不省；要想穿过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思奇炭对我们不再有好处了，”达多说，“更倒霉的是，它在这儿还特别多，满地都是。”

他用脚蹭开地上的沙子，挖出一个几英寸深的坑。拨开厚厚的沙质土壤后，达多的小胖手伸进去掏出一把混着沙子的暗色思奇炭。“瞧？”

“好，我看到了，谢谢你。”卡米不假思索地说。耶必斯特越升越高，时间愈加紧迫。第一轮空中或地面打击一旦开始，集中营的屠杀令就将很快下达。

达多耸耸肩，捏了个泥团掷出去。泥团击中能量墙后燃成一团火球。另一个小熊人也抓了一把，投上去后烧得更华丽。从围场上四处可见的挖洞来看，他们经常玩这个消磨时间。

思奇炭。思奇炭。思奇炭。大地在卡米脚下如巨大的打桩机般震颤不已，可这讯息对他毫无意义。他也拾起一把沙泥，捏成团，厌恶地扔向围墙。

泥团完好无损地穿过墙体，在外面几码处跌碎了。

“它——它没燃烧。”达多眨眨眼。

“那是因为……卡巴拉人没碰过它！”卡米在呼吸器里大吼一声。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不理解卡巴拉人和思奇炭之间那种奇怪的共鸣。但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只要没经过卡巴拉人的实际身体接触，这玩意儿就会一直保持惰性。

“快，从房子里找些棍子来，或者板子，或者随便什么能挖坑的东西。我们要多挖点出来，但别直接碰它！再给我拿水来，很多水！”

不久，小熊人们在卡米身边密不透风地站成了一圈掩护他，尽管因维人仗着有能量墙而没什么兴趣监视他们。卡米把粘稠的泥巴糊在身上。这东西很有黏性。

“我需要武器。你们谁看到无机兽怎么处理我装备的？”

一名高个儿的黑毛小熊女指着一座掩体：“我看到他们把

你带过来之前，先放了些东西在那里。”

卡米拼命往身上涂泥巴，确保无一疏漏，有任何部位没涂好都可能把他给烧焦。但他也得快点才行，因为就要没时间了。“好了！我去拿枪，要是我能轰掉一座塔，你们就冲向那个思奇炭仓库，越快越好！要是其他人也跟过来那最好，但别等他们，因为我需要你们在那里！明白吗？”

他们回答说明白。他已竭尽所能把自己包裹严密，只有双眼除外。面罩也盖上了泥巴，他必须从气罐呼吸纯粹的嘎鲁达空气了。

“可——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先生？”达多问。

“发消息。”卡米告诉他。他僵硬而谨慎地走向能量围墙，直到有热浪朝裸露的双眼滚滚袭来才停下。他拿怀揣的泥巴最后补了补脚底，又涂上眼皮，直到全身密封。他深吸一口气，朝那面静候着他的火墙一步步走去。

然后他就脚下一滑，跌倒了。

卡米本以为会被烧成灰烬，但砰然倒地后，他却一点没事。不过他已经彻底晕头转向，也不敢擦掉遮眼的泥巴。

他默默祈祷着，朝自认为正确的方向滚了过去。

# 19

我不理你了，我要去太空堡垒参军！到时候你就后悔吧！  
——SDF-3任务准备期间，地球儿童常用的威胁语

丽莎一声令下，驱逐士部队火力全开，万弹齐发。激光束、粒子束、导弹群呼啸而出，第一面骇人的弹幕以咫尺之距扑向最近的无机兽群，仿佛狂潮席卷海岸。

无机兽们烟花般炸上了天，或干脆直接消失。驱逐士不停地轰倒一个又一个，把奇袭发挥得淋漓尽致，毕竟人类依然胜算渺茫。坡道上的机甲也在开火，它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汇入下方战友之中。

法拉戈上的各种武器泼下阵阵火雨，人们小心地控制射击范围，以免伤及外围的卡巴拉群众。

因维人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千疮百孔。最初几秒钟里，它们一头雾水，不知所措，数十人瞬时报销。丽莎从监视器看到一发激光炮当胸击中船头下的一只探地兽，就像光针刺穿甲虫。就在探地兽化成碎片四下飞散时，它那标志性的触须或鞭

毛还在噼啪挥舞，好似愤怒的皮鞭。

双足无机兽想必是因维人变态审美下开发的极品。以人类眼光看来，它们双臂垂地，关节错位，满身凹进凸出，奇形怪状，好像因维人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面目可憎。

哨兵们倒不需要靠这个增加斗志，此刻法拉戈全船上下背水一战，胜利才是唯一的活路。烧爆的无机兽们不断翻飞半空，或是被崩到后排，炸开一片。

不过现在因维人回击了，数不清的湮灭光弹和激光束在人类阵营中横冲直撞。当最后一个驱逐士踏上地面后，人类机甲铜墙铁壁般并肩站立，齐喷烈火，惊天弹幕放倒了一排又一排参与检阅的因维部队。

可敌人前赴后继，源源不绝，无动于衷地继续开火。强击蟹群也已升空，旗舰上部的许多炮台不得不从对地转到防空。让丽莎稍感庆幸的是先前那支开拔的因维特遣队带走了螫击蟹、侦察蟹和震击蟹，这样要对付的空中力量就小了很多，否则本次作战计划也难有作为。

地球军队开始缓慢推进，步步为营，一时间炮火纵横，光束交错，烟尘沸腾，恍若地狱。在人类的强大攻势下双足无机兽全力顽抗。

一群刃爪集中了火力，寸步不让地死守阵地。一个猛士驱逐士在狂攻别处时被打成了筛子，它蹒跚着，在火光中砰然粉碎。

卡巴拉人早已四散奔逃，躲进最近的藏身之处。驱逐士部队又损失了一台掠匪十，而一架因维强击蟹则一举击穿法拉戈上部护盾的薄弱点，打坏了嘎鲁达模块上的一门双联装加特林炮。

尽管如此，驱逐士仍把无机兽赶出了着陆区。损伤报告滚滚涌来，所幸旗舰还能飞上天。但可以肯定的是，因维人正在

调来更多援军。丽莎命令驱逐舰开始在周围挖掘战壕，转攻为守。然后文斯·格兰特也在她授意下出发了，GMU基地从法拉戈上分离了下来。

百多英尺高的八只气轮载着庞大的陆行基地隆隆前进。一旦从旗舰下方分离，它就可以加载自身的上部导弹和炮阵用于防空。

强击蟹的攻势并不太令人担心，和刚才相比它们已大为减少，丽莎确信哨兵足以收拾它们。而因维人在璀夏勒尔也没有GMU那种能把旗舰一炮成灰的超级大炮。

不，这是场陆战机甲的决斗——驱逐舰对无机兽。东边已然拉开了序幕：四只鳌拳和几个怪兽驱逐舰对面厮杀，贴身缠斗，匆忙弃置的建筑物在它们旁边轰然倒塌。怪兽驱逐舰那兼发光束实弹的多重炮管终于发挥作用，开始渐占上风。

另一处在求援；又有一处在急报，说因维人派来了更多部队，甚至还有地狱猫。

丽莎竭力保持外表镇静。麦克斯、米莉娅，还有瑞克！快点啊！

活体计算机密室内，因维主脑沸腾不息，犹如暴怒。遥远的上方，激战声正震撼着这座混凝土玻璃的大蘑菇都市。

“卡巴拉人肯定背叛了我们！”它说，“传令下去！把小崽子们统统杀光，一个不留！”

气垫摩托飞行单车等部队检查了附近所有的前哨基地后一无所获。变形战斗机和气垫坦克合围完成，开始地毯式搜查全区，慢慢收缩包围。

为方便搜查，半数机甲变身为战斗员，其余以守护神、角斗士和战斗机模式在陆空两路进行掩护。

战斗员并不需要破门工具，只要将房子撕开一角看一下就行，当然动作得小心，以免伤到人质。它们搜过一座又一座建筑，扯开大门掀开屋顶，扩音器里不停呼唤。

没过多久，传回的报告让麦克斯·斯特林震惊不已。“没有找到，长官。他们不在这儿，我们找错地方了！”

“转到115航线。”勒荣冲雷咆哮。

“可——定位仪上——”

“转过去！”勒荣怒火冲天，“我看到那边有一堆思奇炭火光，那儿是老选矿车间。因维人不会放这么大的火，卡巴拉人也沒理由这么做，可嘎鲁达人喜欢烽火传信。听见没，快转过去！”

“照他说的做，雷，”瑞克说，“所有人做好准备。”

“传感器在城市方向接收到许多剧烈的史前文化活动，将军，”杰克向瑞克报告，“看来少了我们，宴会也开始了。”

“雷，轰一脚！”

雷不太明白瑞克的意思，不过他仍从容驾船直飞目的地，动作惊险之极。很快他们就在工场上空制动减速。看到下面的场景，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一团神秘之火已从矿坑里升起，光芒中闪耀着思奇炭那难以名状的色泽。火堆旁一长溜人在轮番添加燃料，看着像是卡巴拉人。可双足无机兽都追来了，远方还有包括地狱猫在内的更多敌人正朝这边全速进发。

而绝大多数探地、刃爪和鳌拳正包围住一片地区，那里高耸着一圈能量墙生成塔。但能量墙已经消失了。显然处决命令还没传到，无机兽只是往地上开枪，把大部分卡巴拉儿童朝回赶，不让他们逃走。

屋后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他一跃而出，朝一只刃爪开火。那无机兽在光芒中摇晃起来，它的同伙趑趄着反击，炮火击碎了屋角，而此时狙击手已退了回去。如今他身后只有熊熊烈焰，无处藏身。

“那小个子真有种，卡米。”杰克敬佩地说。

“凯伦……”瑞克喊。凯伦正坐在主火控席前。

“我看到了，长官。”她异常冷静地回答。穿梭艇的泵浦激光管<sup>①</sup>射出一束明亮的光流，一击干掉卡米打中的那只刃爪，随后又把另一个敌人一切为二。

第三只刃爪调转枪口朝陡然爬高的穿梭艇开火，但被雷躲了过去。卡米抓住机会夺路而逃，绕过房屋，直奔方堡。援兵及时赶到本来很值得好好庆贺，可他实在是连喘气都顾不上了。

之前在这里他已找回欧文斯枪和能量弹药包，还发现了一个电力系统的接口。所以他无需摧毁发生塔，只是花了点力气拉下卡巴拉人尺寸的大刀闸就关闭了整个狱墙。

可现在那些没跟着达多等人一起突围或是没能跟上的幼熊很快就会被无机兽赶上了。卡米必须马上动手，否则屠杀瞬间就会开始。他跪在方堡门口的掩体中，小心地算好时间，肩膀抗住巨大的陶瓷手柄，猛地合上刀闸。电路再次接通了。

能量墙蓦然弹出，拉起一道红色的死亡之幕。两只鳌拳恰好站在能场中间，顿时倒地翻滚，不一会儿就在两团炫目的电火花中灰飞烟灭。

卡米的时机把握得正好，能量墙截住了其余无机兽，人质暂时安全了。也许这坚持不了几秒，但现在能争取到的每一秒都弥足珍贵。

他拣起枪，转身朝火堆发足狂奔。

① 连续激励的激光。

“你确定我们联系不上麦克斯和沃尔夫吗？”瑞克头也不回地问杰克。他自己正忙着控制导弹发射架，撤下封盖，调整瞄准区域。

杰克冲着通讯面板直皱眉。“联系不上，长官。要是我们升到足够高度，用头盔上的无线电在舱外——”

“来不及了！”瑞克打断话头。事态还真给他说中了：一只地狱猫就在他说话时闯进了视野，大步惊人，卡米转眼便身处威胁之下，命悬一线。幸好雷已经疾速调头，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这家伙是块料子，瑞克断定。否则如何解释雷能把卡巴拉飞船开得如此娴熟？或许他只是个学者的门徒，但他拥有极佳的反应和协调能力。

瑞克紧盯地狱猫，凯伦则瞄准了另一只螯拳，它正绕着火堆旁的孩子们打转。她的激光束持续击中目标，对方仍毫不退缩地倾囊还击。

穿梭艇局部中弹，剧烈震动起来。雷立刻检查伤情，看飞船是否还能继续飞行。凯伦的长连射拦腰斩断了螯拳，它在一连串小爆炸中散了架。而瑞克的头两发导弹完全落空，弹头在那只地狱猫两侧炸起了一片火焰、泥土和碎石。

尽管穿梭艇越飞越颠，掌管船尾炮的勒荣还是倾泻出大把自动炮弹打中了地狱猫。大猫后腿跛了，变得拖泥带水，卡米逐渐掌握了主动。

瑞克意识到穿梭艇即使能够脱离战场，也不太可能爬升到可以和骷髅中队通话的高度。这时他听到有扇舱门开了。他回身，刚好看见贝拉消失在舱门外，进入了尾舱。

“嗨！回来！”但她已经走了，只剩舱门洞开。瑞克不知

她的用意，可那蛮女战士是否真能了解如何使用高科技还是个问题。“贝克，盯着她，别让她搞砸了！”

他又看看妮雅，她正从武器操作位上抬起目光。“坚守你的岗位！”他可不想让两名肌肉发达的女武神在战斗中四处乱逛。妮雅似乎想要顶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口，仍闷头遥控上部的旋转炮塔。

杰克东倒西歪地走向船尾。幸亏这船没做任何剧烈的机动——它也没那能力——不然他就会在里面给撞扁。走进尾舱后，他看到贝拉正蹲在紧急弹射舱门旁。外舱门仍关着，但显然她已经把这儿原有的逃生舱发射出去了，还把哈丽达尔扭成了一副双翼收紧四腿弯曲的蜷缩姿势。

她抬头看着他。“只有这样才能接通信号，”她敲敲战盔上朗博士安装的麦克风，“我还需要个枪炮手，杰克·贝克。”

来不及申请批准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吧，贝克！他这样告诉自己。一想到无机兽正逼近手无寸铁的小熊人，他就更容易下定决心了。

“你是怎么在这玩意儿上面坐稳的？”他问，一边跳向武器架，取下一具弹匣式火箭发射器——估计他顶多也只能带得动这重量了。穿梭艇还在震动不休，他跌跌撞撞地朝她走去。

“坐到我后面来，”她说，“用那根带子绑紧自己。”他在鞍尾处找到一根伸缩安全带，把自己绑好。贝拉已经系上了鞍带。杰克紧抓发射器，费力地合上了飞行头盔。通讯器一打开，就听见瑞克·卡特在里面怒吼：

“——你俩到底在后面搞什么鬼？立刻回来，这是命令！”

“抱歉，瑞克·卡特，”贝拉平静地说，“我会给麦克斯·斯特林带上你的问候。还有，贝克在这儿，比他看上去要

更勇敢。”

或者更傻，杰克心想。

她迅速按了一下舱内一枚按钮。弹射口盖板卷起，随后他们就像炮弹般出了膛。杰克瞥见大地在他头顶，正迅速旋转离去。

## 20

文件编号：#28364-4758

杰克·R·贝克

该受试者在宇宙大战期间成为孤儿，家庭成员尽失，仅剩亲属也于凯龙的最后一战中身亡。

该青年男子对亲密情感关系十分戒备，但令人疑惑的是，传统理论所预见的敌意与自我毁灭倾向并未体现在他身上。他拥有远超常人的智力、机敏，并在自身不受威胁时，表现出鲜明的同情心——对受害个体尤甚。

看来他并非缺乏情感，而是故意不为任何人投入过多情感，以此规避痛苦。

无正当理由拒其入校，特别鉴于其考分；但军方仍应予以记录：该受试者一定程度上反感纪律约束，未必适合服役。

——社工编号：594382，全球保健管理局

“很抱歉，丽莎，他们不在这儿。我们正在尝试别的搜寻方式。”麦克斯·斯特林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无奈。他自己也有

孩子，在地球上。

骷髅中队、沃尔夫战队和侦察队都找不到卡巴拉儿童，而越来越多的因维援军正抵达首都。又损失了三台机甲：一台猛士、一台掠匪，还有一台已在刃爪、探地和地狱猫的汹涌大潮中没了踪影，后来才知道是石中剑。

局部战场上驱逐舰仍在坚守阵地，可在别的地方，在和因维人近距离甚至徒手的残酷拼杀中，部队已节节败退。敌人仿佛根本不介意自己的损失。着陆场的另一侧部署着GMU基地，除了最重型的大炮之外，所有武器都已就绪。但为避免在巷战中误伤友军和平民，GMU基地和法拉戈号都无法提供更多火力支援。

丽莎曾指望卡巴拉民众能加入战场，哪怕只是牵制一下敌方注意力也好。但卡巴拉人依然置身事外，无疑是在偏执地空等奇迹降临，孩子们能逃出生天。

报告传来，南面外围防线正在崩溃。因维人放倒了一整排高楼，死死困住那里的猛士和怪兽二代。驱逐舰们动弹不得，被消灭殆尽。

丽莎不得不承认整个行动失败了。她在舰桥上向外眺望着燃烧的城市，准备命令驱逐舰和GMU部队有序地退向旗舰，撤离城市。

还得穿过那罩子才行，她提醒自己。

她正要下令，通讯网络突然传来一阵怪声。这是某种——歌声，是鹰鸣般的三个音符组成的曲调。随后人声出现了：“我是普拉西斯的贝拉！孩子们找到了！快定位到我的信标点上！哨兵们，来加入战斗吧！”

杰克·贝克使出浑身解数，稳住贝拉肩上的火箭发射器。

因维强击蟹在他的视野里晃进晃出，哈丽达尔不断侧身规避，四周弹如雨下。

杰克的火箭弹打偏了，敌机翻滚躲开，并准备好再来一次。“你就不能把这破马拉稳点吗？”

“能啊，杰克·贝克，”贝拉几乎大笑出声，“稳到当靶子的程度，你看怎样？”

她这么疯，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她在战斗中狂笑不止，任意妄为，驾着哈丽达尔上下翻飞，简直无人能及。看在上帝份上，对一个骑着铁飞马驰骋天空，一手开枪一手舞剑的女人，你还能说些什么？

我来告诉你老杰克·贝克会说什么，他愤愤地想。“好啊！”他脱口而出，“好啊，你没改主意的话就给我拉稳一秒钟。看来今天要打中点东西就非这样不可了。”

于是她真的照做了。哈丽达尔借推进力场盘旋空中，双翼半速扑扇，身形稳定，而杰克费力地摆弄着发射器。还没击中任何目标，却已报销了三发火箭弹，现在他只剩下两发了。

强击蟹远距开火，发起新一轮攻势。贝拉说到做到，飞马在她手下冷静盘旋，她自己则又开始放声大笑，挥舞长剑。杰克把炮筒架在贝拉的肩头，校好射击范围，连开两炮。“快离开这儿！”

哈丽达尔陡然拔高，一连串碟形湮灭光弹气势汹汹地扑空了。一心追逐的强击蟹终究没能躲开火箭弹，被轰得四分五裂，燃烧的碎屑如雨点般洒落。

贝拉的吼声几乎和地狱猫没什么两样。“好样的！”说完她好像又看到了什么，拉着哈丽达尔一头猛扎下去，差点让杰克把早饭全吐出来。

因维人再次关闭了能量墙，朝大部分幼熊藏身的工棚越逼越近。双足兽远远射来的炮火点燃了建筑物，里面的猎物即将

被赶尽杀绝。

杰克扔掉发射器，拔出手枪。他和贝拉朝因维人径直俯冲，一路弹无虚发，却于事无补。

火堆旁，地狱猫四方围堵，卡米且战且退，达多等小熊人紧随其后。耗尽能量的欧文斯枪已经没用了，卡米猛地拽脱背包扔开，紧握空枪当成了棍棒。

他最后一次看到侦察队的穿梭艇时，它已失去高度，坠向东方。卡米沮丧不已，只希望他们能幸免于难。无论如何，现在是没希望撤退了。

大猫目如激光，居心叵测地包抄过来，把卡米和无助的孩子们赶向火堆。那是一个八十英尺宽的大坑，铺满了燃烧的思奇炭。卡米精疲力竭，半身泥巴，尾巴上火烧火燎。幼熊们背靠火堆紧紧围成一圈，被地狱猫逼得一步步朝烈火里退。

强化的感官让卡米体味到了噩梦和酷刑。雾气般的痛苦笼罩着他，可怕的死亡又像电流一样从脚下大地直射穿他的身体。

“宁可战死，也不要白白烧死！”想到这个，卡米疲惫地抡起空枪，踉踉跄跄地迎向大猫。与其慢慢烤熟，不如一爪毙命痛快。

正当这时，大猫突然被冲飞了出去，就像被橄榄球重磅前锋狠撞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卡米才意识到，那是一架白底红涂装的阿尔法所变的战斗员。

战斗员和地狱猫瞬时滚作一团。大猫又撕又抓，但战斗员的大铁拳打夯般重重落下，砸穿了大猫的身体，还打碎了一只眼睛。

其它大猫一拥而上，但在它们面前，更多战斗员从天而

降，背部推进器火光四射，照亮了战场——是阿尔法、贝塔和摇石混编的机群。趁红色阿尔法和大猫扭斗之际，卡米向后一跳，夺路而走。

是骷髅中队赶到了。

无数守护神和战斗机猛扑向工棚区，无机兽不是落荒而逃就是崩飞上天。即使成功突围的地狱猫，也躲不过从高空罩落的第二波攻击，无不中弹倒地，粉身碎骨。

更多因维双足兽从前哨基地和巡逻队集结后，正沿着西侧峡谷长驱直入直奔集中营而来。但它们马上遇到了第一个麻烦：沃尔夫战队正迎候在那里。

这不是旷野大战，这是狭路相逢。双方毫无顾虑地全力拼杀，犹如在电话亭里短兵相接。另两种模式灵活不足，于是沃尔夫战队都变身为战斗员，格斗开火，拳打脚踢。而因维人同样手足齐上，用尖爪利螯和光弹火球还以颜色。山谷成了屠宰场，但火力更重人数更多的坦克战队仍然将敌潮一寸寸顶了回去。

卡米眼看着地狱猫翻身在上，呲着大牙，正想一口咬断阿尔法的喉咙，或者撕掉它的脑袋。

但阿尔法用一条前臂抵住大猫的下颚，慢慢把它撑开，接着又双手发力卡死它的脖子。大猫尖叫不止，疯狂挣扎，尾巴乱抽，却无济于事。随着合金吱吱呻吟，它终于不动了，骨碎壳烂，独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

然后那光芒突然彻底熄灭，大猫软软瘫倒，死去了。阿尔法起身把尸体掀到一旁，卡米脚下的大地随之振颤。无机兽已

成了一滩冒烟的不成形废料。

骷髅中队几分钟内就扭转了局势。因维机甲无一幸免，残骸遍地。但变形战机也有损失，战友们正在照料伤员。

尚能活动的变形机打开维修伺服系统，金属触手弯曲前伸，尽可能地修理损伤。许多瘫痪的机甲光靠它是修不好的，得用机器人技术工程区的全套设备才行。

但还有些骷髅战机永远倒下了，飞行员也付出了最后的代价。活着的人走下战机，忍受着悲痛和恐怖，去收拾残局。有些地方连残骸都已所剩无几。

红色阿尔法转身走来，穿过了未尽的硝烟。它低头看着卡米，外部扬声器传出一个女声：“不好意思，朋友，我们的时间卡得太紧了。”是米莉娅·斯特林。

卡米还能闻到自己身上的焦糊味儿。“要是再晚几秒钟，那可就惨了！”她大笑起来。随后他又想起了什么：“穿梭艇！它朝那边坠落的！”

米莉娅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在给麦克斯报告情况。随后在背部推进器的轰鸣声中，红色阿尔法迅速升空，变成真正的战斗机，朝卡米指出的方向导弹般呼啸而去。

着陆场上，丽莎坐立不安，度秒如年。驱逐士部队付出了双倍努力死战不退，部分地区还夺回了一点阵地。可因维人正再次占据上风。

突然间通讯网传出一阵噪声，紧接着是麦克斯微带哽咽的话音：“我们找到孩子们了，丽莎。他们一切都好。收到没有？我再说一遍，所有人质都已安全。”

麦克斯开始说如何安排人质转移，可丽莎打断了他：“麦克斯，这里情况在恶化。留点兵力保证他们安全，把其余所有

战机都带回来。重复一遍，我需要你的每一架战机，越快越好——”

“舰长快看！”一名史菲利思技师指着舰桥上方巨大的透明泡顶罩大叫。

“什么——”她问，忘了自己和麦克斯才说了一半。

在全城的屋顶和各处有利地点，门窗、通道口已纷纷打开，密集的炮火喷涌倾泻，大都是因维人用的湮灭光弹和光束。眼前的一切和网络上传来的消息表明，所有火力都是冲着因维人去的。整座城市光焰沸腾，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射击场。来自身后、头顶甚至下方的攻击把因维人打得措手不及，顿时溃不成军。

她让麦克斯等一下，然后用内部网联络上正和吉英一起呆在GMU基地的克里斯塔：“克里斯塔，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知道我们的人这段时间一直在偷藏武器，”克里斯塔回答，“可勒荣和我——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和你的武器制造者为敌实在不怎么明智，这想法闪过丽莎的脑海。“克里斯塔，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卡巴拉人准备这些有多久了？”

“从他们带走孩子们的那一刻开始。”克里斯塔说。

丽莎望着白炽的武器之火。这是卡巴拉人的复仇。

“贝克！”

凯伦·潘径直走向他。他正坐在一只死大猫的屁股上，漫不经心地远望，仿佛已经看破红尘。

他要的花招！作战时擅离职守！凯伦只想抢在卡特将军修理他之前，先好好教训他一顿。

当然了，她的恼怒一部分来自被三个战斗员连人带艇抬回

集中营的耻辱，而穿梭艇已成了一辆报废的破班车。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如此生气。

更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坐在那儿傻笑，吹口哨！“贝克，你祈祷吧，因为我就要——”

他转头看看她，一脸幸福。“嗨，凯伦。坐这儿来，好好看着。你以后没机会再看到这种场面了。”

她咬牙切齿，但还是决定先弄清他是什么意思，再打他一顿也不迟。“哈——哦！”

山脚下，达多和伙伴们正耐心劝慰着卡巴拉儿童慢慢走出藏身之地。战斗员部队基本扑灭了大火，退到一边——孩子们对铁巨人有足够的理由敬而远之。

但达多他们还是成功了，人质成群结队地走了出来。大多数获得自由的小熊人只是茫然四顾，可一部分已经开始欢呼雀跃。

凯伦没多想，就坐到杰克旁边一起观望。幼熊们在阳光里奔跑嬉闹，兴高采烈地庆祝脱险。“我宁愿看这个也不要大把勋章。”杰克认真地说。

凯伦看了看他，又看向小孩们。“你算得意了一回，贝克，知道不？”

“你也一样，潘。”

时间过得很快。他们看见勒荣赶到了，费力地从小熊人之间蹿过，举起自己的儿子抛向空中。孩子们在机甲面前也表现得勇敢多了，有些甚至在麦克斯·斯特林的战斗员脚下玩起了玫瑰圈圈<sup>①</sup>游戏。

“你刚才吹的是什么？”凯伦突然问，但没看他，“听着有点耳熟。”

他又吹了起来，仍然注视着小熊人，歪起一边嘴角微笑

①一种边唱儿歌边做动作的西方集体游戏。

着。几个音符之后，凯伦大笑起来，一张俏脸凑到他面前，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那是《泰迪熊的野餐》<sup>①</sup>。

---

<sup>①</sup> 美国家喻户晓的儿歌。

这悲剧堪比古希腊经典，足与莎翁作品齐肩。普世之力或公义之神已将哨兵同盟的领袖圈铸为钢铁之环，然不知何故，瑕疵也已炼于其中。

有人试以诗句释之：“以易碎操守为鉴，君王亦须恭谦。”

——安·伦敦，《钢铁之环：哨兵同盟内部斗争》

哨兵同盟头一次打了场真正意义上的征服战，它的余波尚未平息——卡巴拉人仍在索要可怖的复仇，而幼熊们还得安抚下来才能送回父母身边——混乱中有些细节就被忽视了。为了重建秩序，为了确认不再有因维后援而哨兵们确已获得了真正的胜利，每个人都差不多忙昏了头。

所以，没人注意到佩里顿人伯拉克取代了平日的执勤官出现在警戒小分队队长的面前，把泰斯拉带回了牢房。

伯拉克的确有资格调遣警戒小分队。他是哨兵同盟的主要结盟人之一，看管泰斯拉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但他挑选这个时

机是因为他不想在和敌人谈话时被人打扰，或者被人听到。特斯拉一回到笼中，这位来自佩里顿的年轻牛角男就解散了普拉西斯与史菲利思的混合小队，走到俘虏面前上下打量。

特斯拉已经转过了身，但又马上意识到伯拉克还站在那里。“怎么？你就不能让一个无助的战争受害者单独悲伤一会儿么？你们要的我已经给你们了。”一个因维据点就这样在火海中沦陷，而他，特斯拉，却为入侵者助了一臂之力。“走开！不然就杀了我，我再也不在乎了。”他指指暗藏炸药的华丽项圈。

“我要拯救佩里顿，”伯拉克终于开口了，“要是你不帮我，我就宰了你。”

特斯拉明白他说得出做得到。这年轻的佩里顿人刚刚跨出少年时代，他和那星球上的任何人一样刚愎自用——那儿至今还年年举办仪式来磨掉雄性长角上的绒皮<sup>①</sup>，为争夺雌性也往往非要打到你死我活不可。

而现在，这儿站着伯拉克，决心撇开哨兵同盟深思熟虑的日程表，因为他很有理由怀疑，这漫长的安排无法及时解决佩里顿的危机。“我要怎样才能拯救佩里顿，因维人？”

特斯拉看到伯拉克不知从哪儿拿到了项圈的引爆装置。但这回，他没感到恐惧——丝毫没有。盛装华服、颈悬宝石的特斯拉，立刻就逮到了对方的命门：伯拉克意志薄弱，伯拉克渴望知识。

某种特定知识。但这不重要。如果导师不够高尚，这种渴望会把追求知识者置于不利地位。而阴谋诡计正是特斯拉的专长，即使他在“作客”哨兵同盟之前也是如此。

特斯拉上前靠近笼栏，逼得伯拉克后退一步。伯拉克一手拿着引爆器，另一手握着一把像用白瓷和黄铜制成的小火枪。

① 作者模仿鹿类生物生理特征杜撰的佩里顿成人礼。

特斯拉走近囚笼正面，却又一屁股坐下，盘起大树杈般的双腿，摆出冥想姿势。即使坐着，他仍能俯视伯拉克。他就如溺水鼠群一般，拼力去捞每一根救命稻草，整理头脑中任何一条能投其所好而又最模棱两可的话。

“与其说答案在我身，不如说在你身，”特斯拉装腔作势地高诵，“我的力量告诉我，你的时机即将来临。你乃命选之人，将从每分每秒无始无终的诅咒中解放你的人民。你所背负的痛苦之源已铸就了你的命运。对此你早已知晓。”

特斯拉强忍着不笑出声。真是鬼话连篇！赤裸裸的自我安慰！当然了，如果让极品自大狂瑞金特听到他这些话，肯定会把他一拳揍翻。

但伯拉克年轻，初出茅庐，他的母星正大难临头，若他没被这套鬼话唬住那才真是奇迹了。

他隔着栏杆，在特斯拉够不着的位置坐下，同样盘起了腿。“把我应该知道的事情传授给我，我就给你自由。”

特斯拉早料到了这话，也知道他不得不加大赌注。此外，长袍、宝石和事情的转机又让他想到了新的出路。

他挖空心思故弄玄虚，应付这位已经云里雾里的哨兵。“自由？万物皆为自由。只有扭曲的感知才会将之囚禁。”

特斯拉开始享受起这些了。“但也有些特定事物例外，比如逆转佩里顿星所遭之苦难，并拯救你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中。”

他倾身靠向前方栏杆，精心计算距离，热情恰到好处。“这些事也并不那么困难！我会助你完成大业。你必能解救你的人民。”

他又装出一副虔诚恳切样：“我并不求你给我自由，也不求你给我信任。我只求你，伯拉克，听我诉说。”

伯拉克朝后一挪，退到安全范围内，但人却更向前倾去。

本来瑞克·卡特一直在考虑要给杰克·贝克纪律处分，可当他看到杰克已和侦察队大部分人汇合，此刻正坐在地狱猫尸体的屁股上欣赏泰迪熊的野餐时，又改了主意。

勒荣还在下面和小熊人在一起，丽莎他们在璀璨夏勒尔已打开了罩顶，最后一批无机兽也彻底报销了，接送卡巴拉儿童的车正朝这里赶来。

瑞克向他们走去，刚好听到贝拉在宣布：“他真有普拉西斯人的胆量！杰克·贝克简直就是我的亲闺女！”

她好像并不明白为何有些人哄笑成一团，杰克的脸色也红得不寻常。也许他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瑞克心想，这笑柄会一直追随贝克今后的军旅生涯。即使让他披麻蒙灰<sup>①</sup>也不过如此。

贝拉朝掌心吐了一口，伸出手。杰克也吐在自己手上，扣住她的手，就像在掰腕子。她的手无意中一紧，他的手指就咔吧地响，他不由缩了一下。

卡米也在那里，小熊人们不停地朝他奔去，七嘴八舌地向他汇报，芝麻绿豆都要说；有的干脆就拉住他的长毛不松手。是他救了他们，他的皮毛和周围的铁甲军装相比，看起来也更可亲。尽管嘎鲁达人个子小，抱不动卡巴拉幼熊，还是有几个小孩想方设法爬到了他的膝上。

瑞克忘记了他的公务，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如果他也过去和他们一起，事情就不一样了。会有军衔问题。

于是他就倚着仓库的一角观望。妮雅伸臂搂住雷，吻了他的脸颊，嚷嚷着地狱猫的事。哈丽达尔，仿佛从天方夜谭里飞出来的神物，时不时腾起前腿，缓缓拍打双翼。

他走开了，搭上回都城的车，好让他们尽情享受。他尚未

<sup>①</sup> 圣经用语，表示忏悔之意。

感觉到已经胜利了，他得从丽莎的话里，从她的表情上，确定这结果是输是赢。

第207课：有关爱情的事你很难预料。他想着，微微苦笑。

任何人类对神祇的信仰，都会被这样的闪电动摇——面前的景象让布里泰产生了这个想法。一场无雨大风暴正照亮了凡托玛的天空，它隆隆不绝，撼天动地，与采矿机器和铁甲工人的强劲坚韧混响争鸣。

在凡托玛无法呼吸的浓厚大气中，大布里泰俯视着一片记忆之外的土地。

扎寇波利斯！

在那里，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初次觉醒，历史从此起源；而那些曾从神经元中被统统抹去的事，仍顽强地刻在骨髓和灵魂里。往事阵阵冲刷，可他除了从中抓一把浪花之外，一无头绪。

采矿行动已在稳定推进，于是布里泰飞回这里，为看看扎寇波利斯这座天顶星人发源的城市。一个鬼魂萦绕的世界。他曾无数次冒出这念头，此刻它又再度浮现。

布里泰朝前走了一步，打算下去瞧瞧天顶星人的往日云烟。陪同的军官们亦步亦趋，如影随形。

“不用过来了，”他吩咐，“你们可以回营地，我想一个人待着。”他们犹豫了一下，就奉命离去。

那个时代的天顶星人如今只剩最后两个幸存者尚在人间，而爱克西多现在成了个快乐的小小微缩人。这想法有点刻薄，可他没法不这么想。布里泰是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人了。

他迈开大步，没多久就走进了荒废的城市。他看见了高高的、镂着条纹的无数尖顶，那都是他的人民克服了恐怖的重力

才树起来的建筑，它们更证明了天顶星人在极端环境中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是多么伟大！这和机器人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遗产又是多么不同！

当他还是一名被洗脑的统治者武士时，一直对那些昆虫般奔波忙碌的臣服种族——那些劳工们心怀蔑视。可如今他仰望扎寇波利斯，终于记起了在这每一条凿痕、每一块石板上所铭刻的苦痛与艰辛。

记忆开始涌现，他想起了他们原先的样子：天顶星人，建造者与奋斗者，和住在地球、麦克罗斯岛以及SDF-1上的小小人类颇具共性，而机器人统治者都不敢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难怪那时我们会如此强烈地被明美的歌声打动，现在，我明白了，他想。终于，终于，明白了！

在他的内心，平静随之降临。

他沉缓地踏下一步——脚顿时深陷下去，厚重的泥紧紧拽住了靴子——他走向那片满是奶白色地堡、低矮穹窿和综合建筑群的地方。在遥远的过去，它们一度是天顶星人生活的中心。

他停下脚步。为何要回到那么多痛苦、悔恨、怨愤的源头？然而——他阻止不了自己继续前进，即使他意志如钢。

他必须再一次走下去，走进天顶星劳工们饱经风霜、鬼魂萦绕的故土，无数声音穿越了无数世代向他倾诉。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再一次站到那里，站到整座城市的中心去。

“大人？”

他转身的速度比在低重力环境中慢得多，即使他是天顶星人中最强壮的一个，动作太猛仍会导致伤害。卡赞娜·赫施正朝他赶过来，她身穿改进的昆德诺军装，动作快得离谱。

她又涂了那些人类女性喜爱的化妆品。他透过那透明有色

面罩看到她的面容，疑惑不解。他问：“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应当去工作。”

卡赞娜赶得有点喘。她热切地望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已经做完了，现在下班了，大人。我——我很想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扎寇波利斯让您这样着迷，还想请您带我参观一下这天顶星人住过的城市。”

他俯视她，好奇她到底有多大年纪。机器人统治者帝国的鼎盛时期，一名克隆战士的期望寿命不足三年，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那时为填补军队空缺而量产的士兵之一。

可是——这种好奇又从何而来？是因为她那令人烦躁不安的容貌？布里泰转身眺望扎寇波利斯，突然意识到这是很久以前所有天顶星人都会有的反应。可以肯定，它们今日的重现可是个大好兆头。

“很好，我会的。”他再次出发，而她紧跟着他。布里泰沿路而下，走进城市。他一边四处指点，一边告诉她那些自从回到凡托玛后就一直在他脑海中时隐时现的事——仿佛一瞬间，那些事都从记忆的缺口中涌了出来。

“在这间大厅里，我们开会解决问题，我们全体都参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美地切割石柱，用它们支撑屋顶，装配屋顶要花的时间甚至更长。”

又走了几步：“这里，是克隆人培养区，当他们成长到足以工作时，就可以出来，走下那边的台阶，进入成年。”布里泰也只是最近才刚刚走过那些台阶，因为他先于这座城市出世，还参与了建设。

他们继续前行。尽管说不清原因，布里泰还是非常高兴有人分享自己的记忆。最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地带，在一幢不起眼的小屋前停下。比起绝大多数天顶星人住的集体兵营，它不过略显威严而已。

布里泰伸出一根裹着铁甲的手指按下按钮，气密闸旋开了。卡赞娜看出它已经过改造，沉寂几个世纪后又恢复了功用。她毫不怀疑这是布里泰亲手完成的改造。闪电再次撕裂天空，三倍重力的凡托玛星上那奇特的悍雷，被滑拢的外舱门关在了室外。

屋里平淡无奇，只是个工人/工程师的住处罢了。他已把房间清理干净，不过还留了几个模型和一些贴好的草图。都是那个年代的东西，那时的布里泰完全不同，那时的梦想也比统治者们称霸银河的狂想更宏大——那是建筑之梦。

看到卡赞娜正四下环顾，布里泰忽然意识到这里的布置有多粗陋。自打住到这里开始，他就学会了欺骗，可此时此刻，他说出了简单的真相：“我是矿工中最高大最强壮的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他又说，“只有多扎首领比我更高大，也只有他和爱克西多比我更年长。”

“但——我没什么朋友——也没有生活，真的，除了工作之外。在我看来，他们都以为我——”

他忽然打住话头，震惊地看到她啪一声打开头盔密封扣，摘下来扔到身后。当然，她军装上的仪器会告诉她这里的空气可以呼吸，是他引进了这些空气。可他并没看到她查过仪器，他只能怀疑她这么做是出于人类所说的“直觉”。

“他们都以为你什么？”卡赞娜·赫施鼓励他继续说，一边在房间里转了转，浏览了草图，又打开她装甲上其它的密封扣。“以为你太压抑自己的欲望？以为你太令人畏惧？大布里泰？他们这么看待你，好让你不论在工作还是独处时都感觉好受些？”

她过去对他毕恭毕敬，但此刻却像是在嘲弄他。她已经把这间小起居室参观完了，现在又用手指轻拂他头盔密封扣的按钮。“他们看不到你的内心？”

她松开他的头盔，把它取下来。尽管她个子很高，也非得踮起脚才行。强化地板在他们脚下吱嘎作响。布里泰惊得说不出话，后背已靠上墙壁，无处可退。

“无法看到真正的布里泰么？”她继续着，“嗯，大人，我能。”她捧起他的脸，拉向自己，就像有些人类做的那样。他感到她正深深地亲吻他。可这些天顶星人的禁忌，她又是如何学会的？

他的族人有很多曾微缩成人类体量，也许那多少影响了她，也许她耳闻目睹过某些事情。

但他来不及好奇那些了。一个吻，当年看到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在天顶星会议桌上演出这一幕时，他曾动弹不得。一开始他有点笨拙，不够自然，但卡赞娜看来并不介意，而且实际上，她对这些的了解也并不比他强到哪儿去。

这个热吻结束后，他本想紧紧抱住她，再多吻几次，可她推开了他，反而啪啪弹开了两人军装上的密封扣。

他突然明白了她想要什么。“你……这是明令禁止的。”

“是谁禁止的？是飞到星系那头的机器人统治者么？是那些从来都没属于过我们的法律么？”

布里泰认同了她，也认同了自己对她的渴求。这里有张床铺，已整修一新，工作之余他也曾在那上面睡过一两次，躺着期待往事能再次重现。

他伸出双臂搂住卡赞娜，小心地吻她，满怀喜悦，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要学。然后，他拉起她裹着护套的手，领她走进自己的小卧室。从他造好这栋小屋的那天起，从泰雷西亚领主尚未变成机器人统治者的古老年代起，还从未有别人进入过那个房间。

## 22

他不顾她的反抗，逼她就范。她的善良光芒四射，却犹如恒星引力，牢牢吸引着他的无尽之恶。

他是否意识到，仅仅因为我在强自忍耐，他才得以苟活？我相信是这样，任何善意之光都逃不过他如此兽性之眼。但他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来改过自新。

否则，几天内我就会去结果爱德华兹的性命。

——太空堡垒远征军服役编号：666-60-937

“往右边一点。不，不！我的右边！”

那块“远征军士兵俱乐部”的招牌看起来已经很正很平了，但明美仍不满意，挂牌的士兵们对此也并不意外。自打委员会批准之后，她对俱乐部就执着得近乎病态，它既让她头疼，又让她心疼。

明美尽量想耐心点，提醒自己这些技师是业余时间来义务帮忙的。不过这店招已是最后一桩要紧事了，俱乐部当晚就将开张迎宾。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她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但很

快——几小时后——她就可以再次站在聚光灯下，对台下昏暗的人山人海放声歌唱，用她唯一擅长的方式与人类同胞交流沟通，的确……

至于眼下的问题——就是爱德华兹将军的豪华军车恰好停在她身后，前翼板上的一面小旗子几乎蹭到了她的臀部。

爱德华兹坐在后座，那儿比很多人的起居室还要宽敞，他摸摸按钮，车窗滑下。“我们小夜莺的笼子进展如何了？”

她希望他别再那么说话，可又知道自己得小心忍让才行。冒犯他的话，他无疑会撤回支持，那么这项目就全完了。

另一方面，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牵制他多久，让他保持距离。从第一次面谈起，她就对他产生了戒心。她现在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借口——来解释为何不能和他共进晚餐、为他私下献唱、陪他出席外交宴会等等，诸如此类的一打邀请，个个都是引诱她上床的第一步。

“顶级水准，长官，如您所见。太空堡垒时间20点整开门营业。”她坚持不直呼他的名字，他那半张脸上眉头微皱了起来。

爱德华兹又按下另一个按钮，车门反常地一掀，擦到了她的后背。她装作有事要办，朝俱乐部入口走，但他立刻赶上了她。义务技师们看到这两人走进俱乐部，面面相觑了一下，就动手钉上了招牌。

爱德华兹捉着明美的手肘，表面上是扶她穿过走廊，实际上是在用力抓着她——还几乎无法控制地摇晃着她。他大手一挥，指着俱乐部主厅里的舞台、餐桌和座椅。

“你还打算假装这些能让你开心么？那为何以前它们办不到，全世界的掌声也办不到？”

他厌恶地甩掉她的手臂，裸露在外的半边脸涨得通红。

“你是个蠢货，明美。你的这个俱乐部，是我给你的小小礼

物，你还不明白吗？”

他那冰冷的金属面罩和充血的愤怒面孔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给你满足，只有最伟大的权力和荣耀才能支配的满足！”

他差点就漏出了主脑的事，还有他打算利用它达到什么目的。对他而言，明美的出现就是为了填补他逐渐觉醒的思维和梦想。她躲避他的进攻，对他屡试不爽的领袖魅力无动于衷，这都只能让他更想要她。更何况她曾经属于卡特！

别想阻止我，他发誓。可某种程度上，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明美已经占据上风。爱德华兹对此怒不可遏，并非因为败给了这个柔弱的小女巫，而是因为在这场为赢得美人芳心而全力以赴的追求中，她已成为他欲望和梦想的具体化身。他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

尽管如此，他那钢铁般的自卫和谨慎的本能，不允许他向她坦白出秘密计划。他俯身靠近她，半张裸脸上的表情令她畏缩。

“是因为那个混蛋沃尔夫吗？你以为他会像白马王子一样带你回家，从此跟你幸福生活吗？如果是这样，你给我听清楚，林明美：沃尔夫连站在我的影子里都不配！”

“归根到底，只有我，才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满足你的愿望！只有我，才能停止你的痛苦！”

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越说越狂热，隐约明白了明美用来迷惑别人的法术，也施到了他的身上。只不过，他是T·R·爱德华兹，他绝不会为情所困。

他重重地抓住她的双臂。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明美知道挣扎根本没用。他的嘴唇朝她的压了下去。她既没有反抗，也没有配合。他就好像在吻一具尸体。接着他猛地推开她，她倒在地上，轻声啜泣。

“继续哭吧，明美！为他伤心吧，可他还在惦记地球上的老婆孩子呢！你真以为你不是沃尔夫的临时消遣么？”

然后，他跪下来，冷笑着，牙齿闪闪，像要一口吞掉她。她用手背捂着嘴，不住退缩，却无法控制地瞪着他。

“也许我不会像看家狗一样忠心耿耿，也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爱情，明美。但权力和不朽，还有激情——那都是我的动力，你可以和我一起分享。”

她头晕目眩，以为他还会再来抓住她，或者——别的什么她说不上来的举动。可他没有，仿佛悬崖勒马一般，爱德华兹回过了神，站起身，面无表情地俯视她。

“这事你再没有选择余地了。”他告诉她，随后转身大步离开了俱乐部。

他刚出大门，司机就急跑过来。“长官，皇家大礼堂传来信号，代码‘金字塔’。”

爱德华兹脚不停步。“送我去那儿，快。”

皇家大礼堂地下，爱德华兹走过了一间又一间房，每一间都堆材般堆满了休眠的无机兽。他匆匆赶到泡沫室跟前，那失效的主脑正漂在水底。

在一旁的通讯屏幕上，爱德华兹看到了一幅画面。

摄政王瑞金特，当然是他。爱德华兹曾在情报摘要里见过照片和画像，还仔细看过泰斯拉的模样，他能推断出那就是瑞金特本人。

而另一边，瑞金特居高临下地怒视这名半遮面的人类，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主脑还没被破坏，无机兽部队也一样。但此人不会是人类远征军的首脑，他们接收瑞金特信号的方式，有些偷偷摸摸。

啊，好啊！原来是个阴谋家！他这回终于转运了。

之前他可够倒霉了。在通讯链路失灵之前，瑞金特只断断

续续收到过一些关于哨兵发动袭击的报告。他已经懒得再拿顾问们的性命来出气，更重要的是，这么做除了自断臂膀、闹得人心惶惶之外，毫无成效。

于是他就使出了他的绝招：假意求和！真可恶他居然没能早点想到。立即冻结战线。要求谈判，拿话诈他们，一直拖到他重整旗鼓，发动奇袭。

可他如今面对的，并不是太空堡垒远征军委员会，而是这名半金属脸的人类，他们称他爱德华兹将军。“召回你们的军队，他们无缘无故偷袭我的王国，”瑞金特咆哮，“否则我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一个不留！”

“我能完全信赖你吗？”爱德华兹问。

瑞金特发觉自己现在玩的这场游戏已非之前他预期的那样了。“是你表达错了，还是我理解对了？你是说你不介意那些可怜的哨兵小臭虫死无葬身之地吗？”

爱德华兹干笑一声：“你和你的小子们干得不怎么样嘛，嗯？这儿有些东西你或许应该记牢了，下次好派上用场。”

他转身抓过一张记忆盘，那里面有G2、G3署对法拉戈号的全面分析，包括它那醒目的阿喀琉斯之踵<sup>①</sup>。

瑞金特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他亲自看了看母巢大蜂房上的一盏指示灯，确定信息录制运行无碍。这可是摧毁哨兵同盟的关键。

“你没什么要给我的吗？”爱德华兹狡猾地问，朝沉睡的活体计算机歪了歪脑袋。

瑞金特还沉浸在这巨大的成功中。“噢，有的，有的，当然有，只要你的情报准确。我想，我们必须谈一谈，爱德华兹将军。”

“当然要谈。可是，得在泰洛谈，嗯？”爱德华兹的口气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典故，指强者身上的致命弱点，要害。

几乎不容商榷。

瑞金特想了一下。“我们确实要谈，将军朋友，确实要谈。让我安排一下，回头再通知你。”

爱德华兹用食指嘲弄地飞了个礼。“记得要快点，事儿还多着呢。”

“一旦收拾掉哨兵同盟，我们就谈。”瑞金特赞同地说。

“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卡巴拉上的小子们，下一个目标会是普拉西斯。”

“啊，谢谢你。我期待着和一个，唔，志同道合的人对话。”

爱德华兹以宫廷式礼节低头致意，随后关闭了屏幕。他站起身，看到幽灵中队的技师们震惊地望着他。

“收起你们这副表情！”爱德华兹朝屏幕甩甩头，意指瑞金特，“等时辰一到，他也一样会报销。”

瑞金特枯萎的生命再一次活力焕发。他昂首阔步穿过鸟巢高耸的走廊，不停地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他也怀疑过那个地球人类不可靠，但一整排的活体计算机都证实了爱德华兹所给的情报，于是瑞金特决定放手一搏。

即使有了爱德华兹的战略资料，要想摧毁法拉戈号可能也非易事。

然后就是去泰洛谈判的事。要瑞金特去亲身犯险，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那个叫爱德华兹的生物很好骗，似乎想当然地认准了他一定会去。也许会有些法子——瑞金特突然停下脚步，一名倒霉的顾问一头撞在他身上。

瑞金特随手抓起顾问扔到一边，随即冲亦步亦趋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滔滔不绝。“我太太在奥普特拉这儿的起源坑还能不能用？那么，快给我查清楚！要是不能用，就马上给我弄好，这计划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把其他项目上的工人、技师、

科学家都抽调过来，有必要的話就用飞船运过来！”

“噢，该死的人类，这真太可笑了！”他狂妄地高叫。那么，自打我决定反向进化后，瑞吉斯就一直以为我已经失去幽默感了咯？

伯拉克锁上舱门，偷偷溜进来，坐在特斯拉的囚笼前。本来外面有几名卡巴拉人负责看守，可现在他们都去和朋友们一起欢庆胜利了，而且，他们也不太……不太“能耐”，按地球人的话来说。

特斯拉一言不发地盘坐着，像一尊巨大的佛陀。伯拉克伸手进长袍，目光游移，长角低垂。

他掏出三枚发光的正球体，碧绿晶莹，像碎裂的海浪，又像烧融的玻璃。一看见它们，特斯拉差点就要打破修炼者的姿势伸手去拿，但他知道这么做只会摸到笼栏发出的冲击波，那滋味可不怎么好。

“生命之花的果实，卡巴拉上也有生长。”伯拉克说。

“这样。”特斯拉端坐不动，俯视那三枚果实。

因维文明，还有许多其它文明中，都流传着一个有关这种生命之果的传说：如果能尝遍海顿“灵触”过的全部世界所产的生命之果——那些世界恰巧正是哨兵成员的所有母星——就能拥有某些更宏奇更伟岸的大能。

特斯拉在这神秘的传说里浸淫了一辈子，深信内中蕴含了科学原理。“把它们给我，”他说，“再给我其它海顿世界的果实，那些哨兵母星的果实。”

“我不信任你。”伯拉克说。

“我也不指望你信任我，”特斯拉反击，“为何你认为和平如此难以实现？”

伯拉克一拳捣在甲板上。“少啰嗦！你到底能不能解除佩里顿的诅咒？”

泰斯拉看到对方长袍的腰带上有块凸起，想必那儿藏了把手枪。他明白，若不能在此时此地控制住伯拉克，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我能。但你必须帮助我。信任我。而我会帮你赢回你的家，你的星球，还有你已经失去的所有一切。因为你就是那个人，命中注定将成为佩里顿的弥赛亚<sup>①</sup>。”

伯拉克望着甲板，颤抖地静坐了很久。然后他垂了一下头，摇摆双角，点头同意。

---

① 圣经用词，即基督，希伯来语的原意为受膏者，指上帝所选中的人，也指拯救者。

## 23

为什么乔纳森离开了我？为什么丽莎的新娘捧花一下子落在我手里，而后就全都不对劲了呢？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是那么美妙。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卡巴拉人又投入到哨兵之战下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中。他们干劲十足，和推翻因维人时一样斗志高昂。

然而，大片都城工业区已经夷为平地。车间和太空船坞尚能修葺法拉戈号和绝大多数变形飞机、坦克，但短期内是没法制造新机甲了。

部分哨兵成员认为应该先行等待，建造新的武器机甲，甚至战舰。但瑞克和丽莎所代表的另一批人，则坚称此时此刻普拉西斯上很可能正在生灵涂炭，于是，继续向女武士母星进发的决议最终获得了一致通过——只除了伯拉克固执地投了弃权票。

这次表决，瑞克和丽莎少有地意见一致。如今人类兵员序

列出现了缺口，尽管部分机甲还在维修，驾驶员的伤亡仍造成了不少无主战机。两人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晚上回到了住处后，瑞克才坦承：“我要回骷髅中队去，丽莎。他们需要我。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变形战斗机没人飞。”

她在床上翻过身来，看了他很久。“但愿我能想出点大道理来阻止你。可我一条也想不出，不是吗？”

他摇摇头。她又翻了回去，两人一起瞪着天花板发呆。“你这该死的骑士，你的生命对我太重要了，”她终于开口，话音哽咽，“你让我心痛，瑞克。”

他想来拉她的手，她却抽开了。她只想静静躺着，想点法子，好从今不再心痛。

在连续二十一小时的面谈、简报、磋商、训练和计划会议之后，乔纳森·沃尔夫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床的滋味。

但刚一躺下，他就眼前一亮——床头柜上躺着一枚小挂件。这种小挂件在远征军中十分流行，许多人都戴着用来留念。他拿起来按下开关，心形的小盒子就像一面三联屏风般展开。

明美的微型全息像在空气中飘浮起来：“希望这能让你觉得我就在你身边，乔纳森，因为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永远都是。快点平安回来，回到我身边，亲爱的。我会一直等你，无论多久。”

“你们能来做向导真是太好了。”卡贝尔说。他们的卡巴拉天行无篷货车正航行在午后的日光下。

“哦，我们很喜欢去纪念碑那儿。”克里斯塔热情地说，控制台前的勒荣点头赞同。另一边，达多正在教雷玩一种拍手唱歌的游戏，现在也停下了。雷问：“纪念碑有多长历史了？”

“许多世，许多纪，”勒荣深沉地说，“没人知道确切年代。史书上说它是在海顿来到卡巴拉之后就建成了，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天行车开始下降，落在—座俯瞰都城的山顶上。下车前，雷再次问卡贝尔冷不冷。老人让他不用担心。

勒荣和克里斯塔在前方引路，一行人走向山巅—座从岩石里凿出来的亭子。在那里，—英亩见方的地面中央，矗立着—座高达—千英尺的雕像，高耸入云。

是海顿的雕像。它出自卡巴拉人之手，经年累月后已渐渐风蚀，但仍能看出那是一位人类外形的男性，长袍飘逸，仪态高贵睿智。

“海顿把思奇炭的秘密教给我们祖先，”克里斯塔说，“也是他，为史菲利思的水晶吹入生命，创造了鲍丹—族，又裁令普拉西斯成为纯女性的星球。”

“海顿还教会嘎鲁达人如何思考，”达多开始背课本，“甚至还有人说，是他把生命之花交给了因维人！”

卡贝尔当然早就知道这些，但还是尽量表现出对达多的博学赞叹不已。毕竟克里斯塔和勒荣很为儿子骄傲。

雷抬头望去，雕像那石刻的面庞如今已模糊难辨。海顿，银河系的大谜团，无数人为之深深吸引，他也是其中之一。奇迹携来者究竟来自何方？又是什么促使他把黄金时代献给了茫茫太空的这—片星区，在此间世界穿梭旅行，遍施魔法呢？

雷早已立志要找出答案，只要能走遍这些星球。而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他仰视那平滑的面容，期待能与之对话。那一

刻，他对自己起誓，在旅程结束前，他一定要知道这座纪念碑上曾经有过一张怎样的脸庞。

“红色警戒，”一名幽灵中队的文书跟另一名耳语：“别挡老头子的路！”

那人点点头，尽力显得忙忙碌碌，这时爱德华兹正从他的办公室大步走出，满脸杀气腾腾。

哨兵同盟在卡巴拉星大捷！爱德华兹竭力压抑愤怒，可惜没用。更糟的是，当他打电话去俱乐部找明美时，她却不在。好像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他每晚都去那里，坐在台下桌边，听她唱歌，与她举杯小酌共进晚餐。如此她向委员会的提议才得以批准，她的士兵俱乐部才能大获成功。可每当他确信自己已经让她忘了沃尔夫时，她一定会把那个蠢材的名字再提一遍。

爱德华兹猛地停下脚步。他突然想到了她会去哪儿。

他果然找到了她。她正和许多人一起查看按姓名排序的伤亡名单。这些名字很快就会在远征军广播系统里公布，但人们都等不及了。那儿水泄不通，后排的人正高喊着名字，让前排帮忙查看。

当将军挤到明美身后时，她转过身，笑容洋溢。“哦，将军！他不在上面！乔纳森不在名单上，那么他安然无恙！”

爱德华兹勉强一笑。是啊，沃尔夫在卡巴拉活了下来，可哨兵同盟即将挺进普拉西斯星，而瑞金特也已经知道了这事。

“是啊，他很幸运。”他把带来的礼物送到她面前。

“哦，真美啊！”明美接过花束，深吸一口外星花束那甜蜜的异域芬芳。她欣喜万分，沉浸在乔纳森的好消息里，即使爱德华兹冷酷得近乎残酷，可还是个肯帮忙的人，一旦她要找

人倾诉，要重建信心，他总是在这儿。

她没多想，伸出手臂勾住他的脖子，轻快地亲了一下他的嘴唇。然后她就跑去排练了。

爱德华兹看着她离去，想像着有朝一日，当乔纳森·沃尔夫的死讯传来，他就能对她百般安慰。

爱德华兹回到总部时，情绪明显好了很多。可好景不长，副官亚当斯面色冷峻，走进来放起一段录像。“我们的内部安全人员在窃听朗的私人通讯时录到了这个，”他说，“是今天早些时候发送的，在泰洛基地和卡巴拉失去联系之前。”

朗在录像里说：“卡特将军，我本身并不反对建造更多的星船。SDF-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法回航地球，我们的确会很需要爱德华兹将军一直在争取的这支舰队。

“但我私下得告诉你，我对爱德华兹的动机非常怀疑。”

另一半屏幕上的瑞克看上去形容憔悴。“直接一点，你想说什么，博士？”

“爱德华兹野心勃勃。我认为这支舰队建成之时，就是他发动政变之日。”

瑞克想了一会儿。“如果其它的哨兵星球能像卡巴拉一样迅速解放，那舰队还没建好，我们就早回来了，博士。到那时会有很多哨兵盟友，帮我们将死爱德华兹。可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把因维人从他们侵占的星球上彻底赶走，在看到这儿的一切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这一点。”

朗点点头。“我同意，将军，但我要提醒你我们这儿形势严峻。”

亚当斯关掉录像。“下一步怎么做，长官？”

爱德华兹仰身靠后。“暂且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朗建造舰队，还得修好SDF-3。一旦哨兵同盟到了普拉西斯……”

他露出一抹微笑。“一旦他们不再挡道，整个远征军就全

归我了。”

雷回到璀夏勒尔时，惊讶地发现贾妮斯·安慕正在等他。

卡巴拉战役匆忙紧张，他俩没什么机会在一起。此时，她拉起他的一只手说：“我以为我们是朋友，雷。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了？”

他皱起眉头。人类的暗示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当然没有！你说哪儿去了？”

她微微撅嘴：“我都快以为一个姑娘要想引起你注意就非得变成肌肉发达的男人婆不可了。”

他才明白她说的是妮雅。“啊？妮雅和我是朋友，当然了——我们在执行任务时一起共患难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年轻的女战士交谈，了解她的生活和她们们的世界。

贾妮斯已经握住了他的双手。“如果你想要我让路，就直说好了！”

他困惑地摇摇头。“什么？不，不，我——”

贾妮斯突然钻进他怀里，开心地笑了。“哦，我真高兴！你——你已经变得对我很重要了，你知道的。”

被她拥抱的感觉很美妙。她的双唇轻拂过他的脸颊、脖颈、嘴唇。令人忐忑不安，却又妙不可言。“让我们找个地方单独待着。”她说。

他乖乖地跟她走了。“和我说说你们这次去海顿纪念碑的全部情况吧，”她又说，“关于这个海顿，勒荣和克里斯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卡贝尔，他又是什么反应？”

她终于把雷给盼了回来，两人有那么多事可说，为何她偏要把话题扯到海顿身上？然而她有种疑惑的感觉，让她对这个话题、对卡贝尔和哨兵同盟的计划都无比好奇。而雷对她还有

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她兴奋不已，让她想和他在一起，想知道他的一切。

或许这就是爱吧，她无奈地耸耸肩。

普拉西斯星上，瑞吉斯高举双手，仰头高喊：“听我所言，我的子民！”

不论在哪里，不论在做什么，她那一半族人都停了下来，聆听她的话语。

她丈夫的属下在这里没法窃听她的精神连结，所以她的孩子对他全无更多忠诚可言。

尽管和配偶一样约有二十英尺高，她的模样还是比海顿人更像人类。不过，她气质轻灵飘渺，一双正蓝色的眼睛闪现着异星的神采。她身材修长，没有毛发，身穿及地长袍，戴着奇异的流苏手套，长袍围领上镶着四枚翠绿色甲虫形传感器，就像美丽的别针或东方式的面具。

“听我所言！”她再次高喊，“我在此地已经了解，海顿四号星上有我寻求的答案！在那里我终将找到机器人统治者的去向，和最后一个史前文化母体的下落，它是我们实现大进化工程所必需的宝藏！”

这个充满了抢夺与争斗的时代应该告一段落了。而在很久以前，在曾如天堂般的奥普特拉花园里的那个夜晚，依然如炽热的熔渣，尘封在她的记忆深处。

在那里她向佐尔屈服，被他激发的热情吸引，被他的才智和外形诱惑。她把自己交给了佐尔，也把花儿的秘密交给了他。

此幕恰好被瑞金特看到，他从此自暴自弃投向退化之路。但很快，所有这些恼人的记忆和罪行都将被她和她的子民抛在

身后。

“因此，做好准备吧，我的子民！集合起来，做好准备，我们立即舍弃这颗星球，向海顿四号星进发！”

在瑞吉斯遗弃的奥普特拉起源坑里，瑞金特凝视着一具克隆容器。他的计划曾经问题连连，手下的遗传工程师不如瑞吉斯的人熟练，首次尝试便告流产，而后又只好从零开始。

但现在事情进展顺利。工程师们采用了一只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完美的卵。它从未被催生，当初和瑞金特本人同出一窝，他们认为这是终极完美的因维卵质。

瑞金特望着容器，就像望着一只水族箱。但里面漂浮的绝非普通的因维克隆体。它同样长着眼镜蛇式的肉甲，眼球般的传感器官，酷似瑞金特。

它是个新的瑞金特，假的摄政王。

“我很满意，”他说，“在我打败哨兵同盟之前务必把它准备好。”

凯伦在哨兵临时营房附近的一片训练场找到了杰克。她本来打算好好嘲弄一下他的强制训练，但一看到他还有人相陪，就不禁变了脸色。

贝拉正在射击训练区指导杰克如何使用普拉西斯十字弓。他渐渐练上手了，已经能在二十步远处射中离靶心不到一英尺的地方。

“啊，凯伦·潘，”贝拉微笑，“你问过我关于我们武器的事，现在你看到了，它们很容易用，即使男性也能使用它。杰克在这儿进步不小，你要不要也来试试？”她亲切地拍拍杰

克的肩膀，给了他一个大刺刺的拥抱。她比他整整高出了一个头。

凯伦毫不掩饰自己冰霜般的语调：“不用了，谢谢。贝克中尉，我是来通知你，你的请求已经批准了，你被重新分配到沃尔夫战队的气垫坦克部队服役。”

“嘿，那可真棒！”他研究了乔纳森·沃尔夫的作战风格，决定要当他的手下，“你的批准了吗？”

她看他咧着嘴笑，只想拿皮带狠狠抽他。他甚至没意识到她在为他心痛。“批准了。明天我就会调到格兰特少校的GMU去。”

“恭喜！那咱们去庆祝一下吧。贝拉，一起来吗？”

但凯伦直摇头。“不用了，你俩肯定还有很多训练。我可不想打扰你们。”

杰克看着她离去，一脸糊涂。“我说错什么了吗，贝拉？我不明白刚才怎么了。”

贝拉耸耸肩，握住十字弓前托上的把手，麻利地重新挂上弦。“我个人觉得，要理解你们这个种族实在太难了。”

经过数星期忙乱的准备、训练、重新装备、重新武装以及重新组织之后，法拉戈号终于一切就绪，等待升空。

原计划卡巴拉将派一艘星船和一支军队跟随哨兵同盟前去，但此方案已经作废。因维人瘫痪了所有的卡巴拉舰船，而新船还在图纸上，几个月内都没法派上用场。

“变形战机和其它机甲的新生产线将在六周后投产，”卡巴拉高层向哨兵同盟保证，“等你们解放了普拉西斯的女人们，我们就能帮她们组织成一支军队。”

据说普拉西斯上的因维驻军规模要比卡巴拉的小很多，

哨兵们也期望这会是一场短暂的战役。当哨兵之船升空穿出穹顶时，卡巴拉人一片欢腾。丽莎俯瞰这颗行星，心想，尽管伤亡惨重，但能让一颗星球和人民重获自由，却完全值得。

只是，她仍然默默祈祷：但愿最艰难的路已在身后。

## 24

可以说，哨兵任务正是我以往一直反对的事：冒全盘皆输的巨大风险，去投身银河争端之源。

不过，哨兵同盟内部还存在着另一重维度，那就是法拉戈上的绝大部分种族都来自海顿的世界。我为他们祈祷，但愿这能带来史前文化塑造力最善意的一面。

——埃米尔·朗博士，《新约》

这一次出征，法拉戈号可算是准备万全，未雨绸缪。它在离普拉西斯星很远的地方退出了超光速，比卡巴拉星那次还要远，因为丽莎想在开火之前摸透情况。

没有任何直接对抗——事实上，毫无迹象表明因维人已发觉有客来到——为了把奇袭的优势最大化，丽莎动作很快。变形战机已在巡航掩护，进攻部队也只等一声令下。旗舰一路驶向星球，前方仍动静全无。

“没有空中状况，没有地面活动，没有通讯，没有能量源——什么都没有，”技术官从GMU基地发来报告，“卡特舰

长，如果他们是在装死，那装得也太像了。我看那儿大概一个人都没有了。”

“书史上最古老的伎俩。”丽莎听到乔纳森·沃尔夫在网络那头喃喃自语。可要是沃尔夫错了呢？她已经从这场战争里学会了期待意外，而一场平静的登陆就是最大的意外。

旗舰谨慎地接近行星，仍保持一定距离，停在两颗小卫星轨道的最外沿。下一步并不难办，却让丽莎暗自一阵胸闷。

“骷髅队长，我们要派人侦察。挑几个人，下去时小心身后。”

“收到。”麦克斯·斯特林回答。

瑞克穿上了旧日的飞行服回到战斗岗位，却没有争取指挥权，这让丽莎有点惊讶。不过骷髅中队跟早年以色列和瑞士空军相似，并不单凭军衔或资历来决定谁做指挥官。

而是以对特定机甲的经验、对当前战情的了解、战绩等等来决定的。如今的瑞克·卡特，尽管身披将星，却已远非头等人选。于是，他收起自傲，当了一名年轻少校的僚机。当年他自己出任骷髅队长时，那少校还是个中学生。

不过，瑞克无疑还是会参与这次飞越行动。骷髅中队的人数已越来越少，而麦克斯又喜欢在这种可疑任务上起用老兵，这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瑞克在内的数架阿尔法，按麦克斯的命令分散开，与同样数量的贝塔尾部对接。双机合体后射程与火力均大大增强，不过机动性会随之降低，变形能力也将完全消失。

合体机在前昂然开路，其余阿尔法、贝塔和摇石则在米莉娅的指挥下后撤保卫法拉戈号。当然，领导本次飞越行动的是麦克斯。

计时器嘀哒作响，走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分钟。但是没有任何探报，只有死寂的星球和通讯系统里的一片静电噪音。

骷髅中队完成低轨道飞越后，燃料已快耗尽，由法拉戈号上前接回。丽莎下令出动第二支侦察队，飞得更低，穿梭机和登陆人员也一同待命。

战斗员们踏上了普拉西斯空无一人的街道与乡村。杰克所在的一支气垫坦克分遣队，正在检查普拉西斯的最大城市之一——其实也就是个大点的海滨城镇。他们挨家挨户地清查，好把此地用作行动基地。穿梭机上的技术组断定这地球上没有比本地野生动物更高等的生命形式，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大量迹象表明因维人曾经占领过这里，但工事要塞和临时蜂房都已遭遗弃。

也没有普拉西斯女人们的踪迹。

“可——可她们怎么会和因维人一起离开？为了什么呢？”妮雅快要哭了。

贝拉拍拍她的肩膀：“我不知道，战士，但我们要找到原因。要是我们发现姐妹们出了事，那就让因维人去死吧！”

丽莎同样体会到了普拉西斯人的恐惧，此外还有别的问题。一弹未发，哨兵之战却令人毛骨悚然地中断了。看来普拉西斯人若不找出点线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可与此同时，多耽搁一小时，敌人就多一份机会重整旗鼓。

她浪费不起时间。

这种时候丽莎真的很希望法拉戈号的舰桥能小一点，跟太空堡垒的差不多就好。她期待能像亨利·格罗佛习惯的那样，坐在自己的指挥椅上，也许把大帽檐压低到眼睛上，努力思索，作出决断。

但那已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了，此时每分每秒都是无法再生的宝贵资源。哨兵高层领袖鲍丹、维特等人打算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尽管贝拉等普拉西斯女人甚至拒绝离开母星表面回船上来。

于是丽莎行使了舰长职权。到这个阶段，她已经是事实上的总司令了。她联络上了文斯·格兰特。

如果普拉西斯人死活不肯上来，恐怕也只好迁就她们……她想。

“我们准备让旗舰低空通场<sup>①</sup>，空投GMU基地。之后，GMU部队要深入调查普拉西斯，并尝试做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这期间我将召集全体哨兵负责人进行商议。给我列个清单，文斯，你需要什么？”

他要的物资大部分都在GMU基地上了，其余的也正在迅速调拨过去。事情越来越明显：普拉西斯上并没有敌对力量和诱饵陷阱，正因如此，丽莎开始担心起旗舰的安全。她只留了一小队变形战机和气垫坦克继续执行地面任务，让骷髅中队的大部分人都回撤保卫法拉戈号。而主要的地面警戒将由驱逐士小分队接手负责。

正要结束通话时，她突然又想起一事：“文斯，还有一样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告诉吉英，让她准备好给因维人用的测谎仪。我要把泰斯拉转移到GMU基地上去。”

普拉西斯建筑看上去像混合了日本古典风格与黑暗时代的北欧风格。建材大多是木料和粗切割石料，这表明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不耐火、不防震的房屋，也接受了这一点——建筑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留传后世。

她们也有很多加固工事，尽管最后一场战争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结束。那场史诗般的世族恩仇延绵数代，充满了浴血奋战、宏大冲突、残酷杀戮和英勇篇章。不过工事都在建筑底层，上层部分则可以对外敞开，拼花墙、镶木板都能滑开或抬

① 飞行器以很低的高度在地面上空飞过。

起。

星球的最高统治者由全民选举产生。GMU基地所降落的城堡，正是她的夏宫。在空旷的御殿内，贝拉似乎有些踌躇。随后，作为一族的高级战士，她挑了个王座脚边的位子，但并没有直接坐下。

其他哨兵都已聚在那里，四周是巨幅的古画和神像。大殿位置很高，可以望见远方，一边是躁动不安的碧绿海湾，另一边是覆盖着蓝白雪帽的灰色山脉。

根据普拉西斯风俗，只有当全部战争机器关闭停用时，和平与宁静才会主宰世界。连GMU基地都关掉了动力，史前文化引擎也休眠了。

贝拉犹犹豫豫地宣布会议开始。身兼沃尔夫副官和观察员两职的杰克·贝克在旁看着，心里暗想：她真的就只是个游骑兵而已，不过是被机缘挑中，推到了聚光灯下。不过这一次，他觉得是挑对了人。

贝拉很快就信心大增，尤其有妮雅和一众普拉西斯女人的支持。哈丽达尔站在一边，不时轻轻顿足、喷鼻息。跟随贝拉的日子越久，她就越像个真正的动物。

贝拉开门见山：“我不像那些外交家，喜欢旁敲侧击，”她承认，“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直接去下一个星球。可以说，我不会怪你们，因为这里没有敌人可打。但普拉西斯的女人们不会离开这里，直到找出我们族人的下落。”

“如果你们等不及，我们会祝你们好运。但我们的星球发生了怪事，我们必须揭开谜团，才能继续下一步。”她的语气不容反驳。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连资深的哨兵们也不例外。凯伦不情愿地想，当初南十字军的高等领导培训课应该向贝拉学两手。

但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是伯拉克。他踏上了御殿那极其精致光亮的红色硬木地板。“我和普拉西斯的姐妹们一条心，”他说，“但问题是，她们是否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条心呢？现在是做出理性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到卡巴拉寻求机甲，离开时却只有沉痛损失。我们到普拉西斯寻求人力，却只找到一个无人星球。这场战役的领袖们，何时才能面对事实？海顿四号没有战士，嘎鲁达也没有战争机器！佩里顿，只有佩里顿才是关键！让我们跳过这些没用的世界吧，它们没法推进我们的目标。把佩里顿从诅咒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必能拥有大军！”

瑞克静静听着，不太确定伯拉克是怎么了。但的确有某样东西，让他变得目光炯炯，声如洪钟，神态激越，仿佛已经参透了个人命运。瑞克曾见过类似的情景，而那让他隐隐不安。

维特不知怎地发出了清喉咙的声音，尽管他没有嘴。“伯拉克，我已经私下告诉过你，为什么我认为要让佩里顿等到我们力量成熟之后——为什么我认为哨兵们现在就去佩里顿无异于自杀。此中困难在于——”

伯拉克双角猛挥，打断了他的话。“说得真轻巧，你这话我已经听腻了！我要对哨兵同盟说的是：既然你们这么不在意佩里顿，那就这样吧！法拉戈拆开来要容易得多！哪块是我的船，哪块就归我用，我们本来就说好的！”

“那么，说再见吧。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佩里顿的伯拉克要离开这里，追求他的使命，拯救他的世界，不管你们是否与我和我的人民同在！”

人群中一片低语，十来个人七嘴八舌地试图劝阻伯拉克，但他不为所动。其他一些佩里顿人则面无表情地跟在他身后，大步走向出口。

丽莎手腕上的通讯器突然尖声大叫。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御殿里充满了同样的紧急信号，所有哨兵都收到了警报。

“法拉戈号遭到大批因维军队攻击。”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听到的全部。之后通讯就中断了。

这是他的时刻，是新时代的开端。瑞金特决定颁布一套新历法，以这个辉煌时刻作为起点。

他调来边哨和要塞的全部兵力集结成军，甚至比那次派回奥普特拉的大军更具规模。

而且这一次，运气在他这边。舰队退出超光速后正好出现在最有利的地方，队形完好，部署得当。一班艺高胆大的老练指挥官驾驶着侦察蟹和螯击蟹飞速升空，与对面保卫法拉戈号的敌方机群斗成了一团。

是啊，还有法拉戈号！他垂涎这块肥肉已经太久！舰上的一具主脑已将对方的规格和爱德华兹给的数据匹配上，因维传感器极其精确地反复探入，直至找到爱德华兹特别指出的那个联结点 and 部件——正是哨兵同盟初来乍到，勒荣向远征军和朗博士解释的那些地方。

没有GMU那雷霆万钧的大炮，法拉戈号只得求助于火力较弱的武器。即使几近绝路，船员们依然顽强地不断开火。很多人都尝过因维囚笼的滋味，绝不愿再落魔窟，为了自由他们甚至不惜生命。

但幸运之神这回没有眷顾他们。根据爱德华兹的情报，因维技师和科学家们已准备了一发超级炮弹。现在，炮弹轰然出膛。

它击中了法拉戈号的要害，强大的脉冲瞬间穿透了船体结构。顷刻间，旗舰迸裂。曾经化零为整团结一体的力量，如今又让她四分五裂。

瑞金特杵着下巴悠然观赏，一边盘算着有什么可拿来教训一番。随后他起身冲通讯兵们大吼：“还没联系上瑞吉斯吗？啊？”

哈，一场多么美妙的胜利！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就在他太太的眼皮底下，把来犯的哨兵同盟一网打尽，正好让她看个够——这是他武力和智慧的铁证，是他反向进化的伟大一击，货真价实，所向披靡！他定能就此赢回她的心！

法拉戈号的裂缝越扯越大，护盾失灵，电力中断，通讯也完全消失。她从来就是一艘拼装船，如今在瑞金特的一发重炮下，正逐渐分崩离析。

主走廊里一连串爆炸烧出一路火线，仿佛一台巨型缝纫机打下的针脚，困在那儿的船员们伤亡惨重。弹片烈焰横飞，丽莎的得力助手布雷克先生也终被波及。

他就快成功了：史菲利思模块正在前方，是旗舰上最后一个完整模块，里面已经没有生还者——他们都没能逃过剧震和爆炸。

布雷克拖着残躯勉强朝它爬去。他失血过多，意识模糊，但仍奋力一手扶住通讯盒，支撑着爬进舱门，摸索着紧急释放装置。

他拼命撕扯安全密封条，指甲都撬松了，却已感觉不到疼痛。他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才终于抓住那小石英控制杆一把拉下。舱门关闭，一声水晶般的清音回响在空荡荡的史菲利思舱体中。在那枚重炮的奇特冲击力下，它开始从法拉戈号脱离出去。

但紧接着又一次爆炸崩飞了整条走廊。史菲利思舱体洞穿，布雷克立时身亡。它再也逃脱不了了。舱体断成两截，驱动部分兀自自射而去，剩下的连同布雷克的遗体，一起消失在法拉戈号迸开的又一团巨焰中。

遭到突袭的变形战斗机被因维大军团团围困。它们互相靠拢，全力自卫。有几架试图突围飞向普拉西斯，却不幸被阻。骷髅中队重新编队，准备决一死战。因维人的劝降广播夹杂在通讯信号中不断传来，但飞行员都听过哨兵们被俘受辱的故事，所以个个宁死不降。

他们以寡敌众，孤军奋战。他们勇闯敌阵，和对方贴身缠斗，狂打猛扫。他们慷慨赴死，直战到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们是地球最好的儿女，他们安于清贫，不顾低饷，长期离家，为一个崇高目标奋斗不息。当他们在炮阵中，在甲板上，在机舱里失去年轻的生命时，甚至无人致谢。但他们英勇战斗并非为了谢意，也未曾期待过谢意。

法拉戈号终于彻底瓦解，无数部件、碎块四散而去，飞向遥远的群星。因维人大举涌入，向最后的人类战机和旗舰残骸疯狂扫射。

“还是联系不上瑞吉斯？”瑞金特狂怒地挥舞着一只巨拳，“她就不知道我获得了多大成就吗？”

一名技师看上去极其沮丧，他明白几秒后自己很可能会没命。“哦，无上的王！瑞吉斯已经不在普拉西斯上了！我们接到的信号显示她可能正在前往海顿四号的路上，和她那一半族人一起，但是——普拉西斯上没有任何史前文化读数，没有能量来源，没有活动迹象——什么都没有！”

瑞金特大吼大叫，不过实在懒得从王座上跳出去痛打那技师，只好拼命咽下了这口气。

“浪费，真浪费！你有没有把我的胜利好好记录下来，到时候让她看？好吧，那就准备离开这儿吧！”

“去普拉西斯吗，殿下？”一名副官问。

瑞金特一拳揉开副官，对方狠撞在甲板上，强击蟹装甲也撞弯了。“不，当然不是普拉西斯！回奥普特拉去！我要找到那个女人，让她看看真相，让她好好称赞我！”

甚至就在他继续发令时，他已感到周围开始加速。“派一小支观察队去普拉西斯，以防万一。这儿暂时没用了，让他们弄一个信号发射器，一旦有麻烦就通知我。然后我们马上回母巢大蜂房！”

他还得训练他的替身，再派它上路。他受够了那些多事的人类，他的替身会代他去对付泰洛基地，之后再要对周边星球加强控制就不在话下。等他掌握了所有的牌，瑞吉斯自然会乖乖就范。

突然他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他能复制一个自己，为何不能复制一个瑞吉斯？对！一个尽职、温顺、礼貌的妻子？谦恭、听话、还有……永远服从。这幅图景让他甚至有了父亲与丈夫兼具的感觉。

但不行。当他想起瑞吉斯已经带着她所有的详细遗传模型远走高飞，不禁咆哮起来。更关键的是，若想要征服配偶的意志，仅仅占有一个形象与占有她本人相比，实在大相径庭。在心底某个角落，他会一直意识到真实的她并不在这里，而在宇宙的另一处。

“我们还在磨蹭什么？”他怒吼。指挥舰霎时模糊起来，进入了超光速状态。

## 25

种籽须得保卫，  
否则我们必枯萎。  
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

——摘自泰雷西亚三位一体缪斯们的歌词

见她的鬼去！

T·R·爱德华兹想告诉自己，他再也不在乎她了。今晚他远离了那张舞台边的桌子不就是明证吗？传奇般的林明美魔力对他不起作用了，全世界都知道。哦对，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和亚当斯等人一起喝酒，泰洛产的波旁，本来没打算会超过一杯，可后来还是多喝了点。等他感到快要站立不稳时，就该回家了。策划一场武装政变需要思路敏锐精力充沛。那么，去睡觉吧。

只是——他住处的房门，竟微微开启。

他悄悄拔出从不离身的手枪，无声地潜入房内。他本可以

呼叫警卫，但今晚他有杀人的心情。

他一步一挪，躲在墙角后小心地探出来——然后就全身凝固。

“快来，快坐下，菜要凉了。”明美吹灭了一根长火柴。简易餐桌上点着几支蜡烛，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

她把火柴梗扔进壁炉，有点窘迫，像个少女。“只是些家常菜，”声音轻得像耳语，“俱乐部给的原料，不过是我做的，我手艺不错——以前我在亲戚的餐馆里打过工，那是很早了。”

她咽了一下，望着他。一瞬间爱德华兹心潮澎湃。对任何一个人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都将是他的末日。

“你真的爱我吗？”明美突然问他，“我绝不是要逼你，但请不要对我说谎！你能爱我——”

她的话被书房内专用通讯器的哔哔声打断了。他一言不发，扫描了视网膜打开门锁，进入书房，又锁上门。书房成了一间隔音的密室。

他很高兴自己在按下通讯钮之前已经坐了下来。信号从皇家大礼堂的因维通讯设备转接过来，他的心腹技师一直守在那儿负责操控。瑞金特目光锐利地瞪着他：“你应答的时间可真够长的。”

爱德华兹隔了一会儿才开口：“向您致歉。如果我提前知道，我会——事先安排的。”他没说“事先等候”。他必须在这儿保持某种平等。

瑞金特做了个厌烦的手势。“其它事情你也用不着安排了。哨兵同盟已经完蛋了，彻底完蛋。”

爱德华兹只觉一阵热血冲顶，不禁握紧双拳暗庆胜利。但除此之外他不动声色，任由无声的欢呼激荡全身。“现在是我面对面的时候了。”瑞金特又说。

爱德华兹眯起双眼。“当然，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到，到——”

“到奥普特拉？不。你不会来的，对吗？不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一次，我来找你。算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方便。人类，你可不能让我白跑一趟。”

瑞金特挂线了。爱德华兹坐在那里，仍然兴奋难抑。我的对手们死了。而银河系的未来霸主，想和我做个交易。

他马上开始盘算下一步，欺骗、利用、背叛，如何把摄政王玩弄于股掌之上。

当爱德华兹回到烛光照亮的餐厅，明美抬起头望着他：“好消息，我猜？”

“根本就没什么消息，”他双手按住银光闪闪的面罩，稍稍用力，“不过……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请别对你说谎，你说请告诉我我是否能爱你。”

柔和的光线下，他脱去遮住半边脸的面罩，让她看他。

那曾是一张英俊面孔。但现在，那上面有白色伤疤纵横交错，一道从发际伸到鼻梁，又反折到下巴底。伤疤封闭了一只眼窝，只露出里面的一点点义眼。这半毁的脸呈现出一幅宿命的悲剧形象。

“你真的爱我吗？”他用她的话反问她，“我绝不是要逼你，但请不要对我说谎！”

这出戏要演到哪里，真相又何时开始？如果她此时回绝了他，他会立刻发起政变，把她当成第一个人质，而且永远也不会释放。

她试探着伸出手，抚摸那被毁的半边面庞。他从未容忍过任何人如此的触碰。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以沉默回应，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然后，在桌边，她坐到他膝上，亲吻了他。

“法拉戈号已经毁了，”文斯·格兰特说，“但因维人不像是来追我们的样子。肯定有什么原因。”

其他哨兵默默地站在周围，都憋了一肚子问题。他们已经明白，要是大家一起开口，结果只会是一团糟。

他们呆在停动的GMU里。普拉西斯人要求在开会时关掉全部机甲能源，这要求意外地救了所有人的命。

没准我们会就此时来运转呢！妮雅想。

上空的因维舰队忽然喷墨般吐出一大把小型传感器，紧接着进入了超光速。

螯击蟹、侦察蟹和装甲震击蟹组成的小型侦察队毫无顾忌地直扑而下，把普拉西斯分划多块，隔离出重要的商业中心，开始登陆。

哨兵们已经获悉瑞金特离去的消息。变形战斗机升空迎敌，沃尔夫麾下的气垫坦克也纷纷出动，或以角斗士枪炮齐下，或以战斗员腾挪跃高，把敌人拽下天空。遍地都是修罗场，如此疯狂——又如此决然，今天或是战士们的永生之日。

“骷髅十号，你被盯上了。右剪刀机动！”

“骷髅六号，骷髅六号，剪刀机动。把它从我后面弄掉，麦克斯！”

GMU主炮开火了，第一轮就打中了因维指挥舰。给瑞金特的求救信号再没机会发出去了。

因维人凶残无比。但他们的对手，是年轻的地球战士。这些人曾为卡巴拉人的苦难而愤慨，又为普拉西斯人的下落不明而困惑悚然。可以说，因维人的确让敌人深感恐惧，以至于除了死战到底之外别无出路。

双方都已破釜沉舟，只能拼个鱼死网破。尽管战绩显赫，变形机仍然一一中弹坠落。普拉西斯上空一片追逐厮杀，人类战斗机渐渐弹尽力竭。瑞克和麦克斯都在能量耗尽前迫降了，米莉娅也早已因座机损毁严重而不得不弹射退场。

一旦有因维人落地，驱逐士部队与沃尔夫战队就一拥而上，其他人驾着气垫摩托、单人扑翼机或任何能开动的机器也都不甘落后。虽然因维人数量占优，但气垫坦克和这些非正规部队相比之下毕竟是生力军，几经殊死搏斗，将因维人逐一歼灭。但哨兵们也代价惨重。

战斗结束后，哨兵同盟的核心成员们重聚一堂。人们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震惊不已，痛苦万分，终于艰难地明白了当前的处境。

幸存的两三架变形战斗机降落了，能量全部耗尽，再也无力升空。气垫坦克和驱逐士也仅有很少几台捱过了这场惨烈大战。

数百人阵亡，再加上和法拉戈号一起牺牲的数千人。现在GMU基地是他们仅有的资源了。他们无法联系泰洛，也无法向其他任何人求援。

杰克瘫坐在GMU基地旁不远。贝拉朝他走来，准备拉他一把。他险些没能逃出燃烧的气垫坦克。看来他只能再做一回普通轻步兵，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

他一身风尘，疲惫不堪。两天两夜来他都没合眼，一直忙着带队巡逻，确保因维人已被消灭干净，并试图找出线索，帮助哨兵走出当前这条死胡同。只可惜一无所获。

贝拉牵着哈丽达尔，它是极少数尚能运转的机甲之一。“卡特将军想见你，老伙计。”她说，拉他起身。他吃力地哼了一声，掙上了金刚狼。

“你要去哪儿？”他问。她和机器马都背负着武器和装备。正快步走来的妮雅也一样。

“侦察这颗星球，为卡特，也为我自己。杰克，她们不会全都走掉的，”贝拉转身按住他的双肩，飞马的缰绳从她手里滑落，她一双会催眠的鹰眼锐利无比，面部线条也变得有点狰狞，“她们不会全都死掉的！”

他伸拳捶了捶她的肩膀。“我们会找到她们的，姐。等着瞧吧。”

她拥抱了他，亲亲他的面颊，又揉揉他的头发。犹如一出感情丰富的哑剧正在上演。妮雅也拥抱了他。然后两位女武神跨上了那匹有翼飞马。哈丽达尔前蹄腾起，发出一声嘶鸣，几乎要让杰克怀疑它的内部组件是不是快假戏成真了。

飞马拔地而起，那只马尔鹑哈格尼，也如蜂鸟般追随着直上云端。普拉西斯人的集结呼号在天空中久久回荡，仿佛孤鸿的哀鸣。

GMU基地内。在贾·安慕惊人的有力协助下，凯伦把残存的物资整理成表：它们所剩无几了。

一旁站着卡朋特少校。原有的编制职权如今已经作废，这名堪当全能维修工的军官就成了一颗崭露头角的新星。杰克并不喜欢他那套拍胸脯打包票的腔调，但好歹这家伙是在竭力帮着亡羊补牢。

瑞克·卡特将军看上去也和杰克差不多灰头土脸的。“我要你带支队伍去给我查一个地方，可能是因维人的基地。”他

说。

“没问题，长官，”杰克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到底下去，拿焊枪撬开泰斯拉的嘴。”

随即他想起丽莎正要来给大家作简报。瑞克作了个手势，他就点点头，挑了个位子坐下。

又是侦察，杰克心里说。我要是有匹飞马就好了。

“好吧，现在得面对现实了。我们——我们被困在这儿了。”丽莎告诉文斯、斯特林夫妇以及哨兵同盟的核心成员们。

也许我们会在此地度完余生，杰克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忍不住偷瞄了一眼凯伦，但她正埋头忙碌。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丽莎的声音坚定有力。人们表示赞同，却各自表情迥异：愤怒、疑虑渐增、坚定克己，以及伯拉克脸上那种，不切实际的天真热情。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儿，杰克又想。我可没法确定，大家还能在这样的一团乱麻中坚持多久。

丽莎大致陈述了一遍新战略和新的可能方案。散会之后，她把瑞克拉到一旁。“恐怕我不太擅长夸夸其谈。”

“你刚才就说得很好。”

他们离开了GMU基地，朝夏宫内自己的住处走去。至少在这里饮食起居还不成问题。普拉西斯人撤走后留出了足够的生活资源。

走到半路，丽莎忽然停下脚步，轻捶一旁的石壁。“得把这事重新推动起来，在哨兵同盟崩溃之前，在所有人不得不去种地打猎之前。因维人不会任由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你知道的。”

他伸臂揽住她的腰，两人又继续朝前走。“每个人都会明白的，丽莎，只要他们找到时间思考。相信我。”

“瑞克，他们一定得明白！”

她的呼吸起伏不定。“听着，告诉我：刚才你跟贝克一起站在边上的时候，在想什么？你那时的表情很特别。”

他弹了个响舌。“不值一提吧，也许。我当时在想，至少我俩还在一起，而且……”

她追问：“而且什么？”

“而且，如果我们当中一定得有一个人死在法拉戈上，我宁愿那是我。因为我无法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你的任何情况。”

暮色降临，GMU基地和夏宫里，逐渐亮起了点点灯光。



## 附录

## 卷二译校成员表

章节	翻译	二校	三校
1	luxin3751	kiki	yeedar
2	kiki	阳光の创可贴	yeedar
3	阳光の创可贴	kiki	yeedar
4	顺时针	kiki	yeedar
5	moontree	顺时针	yeedar
6	kiki	moontree	yeedar
7	moontree	kiki	yeedar
8	允祥	moontree	yeedar
9	kiki	顺时针	yeedar
10	顺时针	kiki	yeedar
11	kiki	顺时针	yeedar
12	moontree	kiki	yeedar
13	kiki	moontree	yeedar
14	kiki	moontree	水弓
15	kiki	VT-102	水弓
16	kiki	VT-102	水弓
17	kiki	VT-102	水弓
18	kiki	VT-102	水弓
19	kiki	VT-102	水弓
20	kiki	VT-102	水弓
21	kiki	moontree	水弓
22	kiki	顺时针	水弓
23	kiki	moontree	水弓
24	kiki	顺时针	水弓
25	kiki	moontree	水弓

感谢以上成员的热情参与，欢迎更多有志于推广太空堡垒的朋友加入。详情请登陆 [RTUCN.NET](http://RTUCN.NET) 论坛。



## 杰克·麦金尼 Jack Mckinney

是布莱安·达利 (Brian Daley)和詹姆斯·路奇诺 (James Luceno)合用的笔名。两人职业经历丰富，曾当过助理精神科医生、融合摇滚吉他手、录音师、野外探险向导、东南亚美军驻军“顾问”（虽是被军队征召的）等，在科幻界和主流媒体发表了很多作品，包括小说、广播剧本、电视剧等，并使用了不同的笔名。